女奴伊佐拉

〔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范维信译

〔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女奴伊佐拉

范维信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女奴伊佐拉　〔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
范　维　信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块）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22,000　印数000,001—122,6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93　定　价：0.7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巴西著名小说家、诗人贝纳多·吉马良斯的代表作。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释奴运动开展前夕的巴西。美丽聪颖的主人公伊佐拉的母亲不幸被庄园主迫害致死，生父也被赶出庄园。在女主人庇护下，伊佐拉幸得生存。庄园主之子莱昂西奥阴险、狠毒，耍尽花招企图玩弄伊佐拉。伊佐拉不堪虐待，只得出逃。流亡中伊佐拉结识青年阿尔瓦洛，两人一见钟情。但经坏人告密，伊佐拉又被抓回庄园，打入苦牢。慷慨正直的阿尔瓦洛买下莱昂西奥的全部债券，宣布后者已彻底破产。莱昂西奥自杀身死，伊佐拉和阿尔瓦洛终成眷属。

这部小说情节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拍成电视系列片后深受观众欢迎。这是一份揭露奴隶主暴行的罪行录，也是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颂歌。

第一章

事情发生在彼得罗二世初年。

坎波斯·德·果依达卡斯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足。离坎波斯镇不远，帕拉依巴河畔，有座雄伟、漂亮的庄园。覆盖山丘的树林，间或有农夫用斧头砍伐过的痕迹。山丘脚下，水泽旁边，那座宏大、华丽、结构匀称的建筑，便是庄园主人的住宅了。朝远处望去，大自然依旧在炫耀原有的苍莽；近处，奇思巧构的住宅四周，人们的双手已经把往日茂密的森林开辟成赏心悦目的花园、草坪、果园或者肥美的牧场。若不是牧场上间或有几棵无花果树、贝罗巴树、苦配巴树和雪松亭亭玉立，人们难于想象出当年原始森林的丰姿。这里，几乎看不到围墙和栅栏，只有一行行翠绿的竹子、龙舌兰、黑莓和凤梨树把花园、菜地、果园及牧场隔开，使这里的田园风光情趣横生，令人心旷神怡。

走上六七级方石台阶，就到了葛藤缠绕、缀满鲜花的廊檐。再往里走，便是正面对着山丘的主人住宅了。宅院深处，有几幢附属房间，接着是奴隶们的房舍、牛栏和粮仓。最后则是花园、菜地和一直延伸到大河陡峭的岸边的果

园。

这是十月的一个静谧迷人的下午。行将落山的太阳飘浮在金线镶边、色彩变幻无定的团团雾霭之上。微风夹带着花卉的香气懒洋洋地沿着河岸吹来，矮小的树丛在喁喁低语，而高大的椰子树则轻声夸耀自己的挺拔，在粼粼的河水里欣赏自己颀秀的身影。

正是宜人的季节。几场不紧不慢的雨下过以后，一切植物都抖起精神，显得生机勃勃，青翠欲滴。汛期还没有到来，河水缓缓流动，清晰地映照出地平线上纷呈的色彩和岸边树林的葱绿。在果园、草地和树丛飞翔了整整一天的鸟儿也累了，不再穿林绕枝，开始停歇下来，演唱着音乐晚会的序曲。

落日照得玻璃窗通红通红的，仿佛里边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之间就要把整座建筑烧成灰烬。然而，屋内屋外，到处笼罩着深邃宁静的气氛。几头公牛失去了往日的凶猛之态，和几只油光锃亮的牛犊一起躲进大树的阴影，在草地上悠闲地反刍、咀嚼；住宅四周，母鸡在咯咯地叫着觅食；时而传来几声羊咩。奶牛不慌不忙、自作主张地朝牛栏踱去。听不到一点人声，看不见一个人影，似乎这是个无人居住的场所。然而大门敞开，住宅里面一间大厅的窗帘高高卷起，看起来这个华丽的庄园里，并非所有的居民全都远走高飞了。

这时清晰地传来钢琴伴着女人的歌声，与大自然和谐的宁静相映成趣。这歌声悠扬悦耳，充满激情，那音质的纯净与清新超乎人们的想象。

虽说歌曲稍稍失之于压抑，然而歌喉响亮，音域宽广，足以表明女歌唱家的声学造诣出类拔萃。那曲调忧伤、细腻，象是一个孤独寂寞、饱经磨难的生灵在呻吟。

在这广阔的、无声无息的庄园里，只有这歌声打破了沉寂。外边，万物闭口凝神，侧耳细听。

从摇篮里，
就呼吸着奴隶的空气。
我象一粒种子，
撒在万恶的土地。
日复一日，
为悲惨的遭遇哭泣。

我的双臂被紧紧捆绑，
不能拥抱心上的人；
我的双唇、两眼，
无法表达一往情深。
上帝赐我一颗心，
只为让它把痛苦强忍。

旷野上，
花儿散发清香；
彩霞，
自由歌唱；
丛林里，

鸟儿呖呖啼啭，
互诉衷肠。
唯有可怜的女奴，
既无歌，又无爱，
只身伴着凄凉。

缄默吧，可怜的女奴，
你的怨诉是罪恶，
你苦恼的歌是僭妄。
生命不属于你自己，
你的心啊，
也不归你所有，
虽然它跳动在你的胸膛。

柔美、深情的旋律溢出敞开的窗户，飘向远方。不论谁听到这歌声都会急切地想看一眼这个美人鱼①——除了美人鱼，只有天使才能唱得这般出神入化。

现在，我们拾级而上，来到爬满葛藤、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的廊檐，这里就算是主人住宅的前厅了。好，让我们不拘礼节，径直进去看看。一进走廊，右边有一扇宽阔的大门敞开着，里边是个陈设豪华的大客厅。客厅里，一位美丽、高贵的少女独自一人坐在钢琴前面。在乌木箱和比琴箱更黑的秀发的烘托下，姑娘的倩影显得线条分明。这线条洁净、

①据欧洲神话传说，上身为美女，下身为鱼的精怪，歌声动人。

柔和得令人头晕目眩，甚至会使人的一切分析判断能力都会陡然丧失殆尽。她的皮肤酷似象牙琴键，有一种微妙的色调，洁白而不刺眼，你难以说清到底是轻度的苍白，还是褪了色的玫瑰红。这是匠心独具的雕刻家着意创作的一座温情脉脉、妙不可言的少女胸像。乌黑闪亮的卷发自然地垂下来，成绺地落到肩头，几乎把椅背都遮得严严实实。夕阳的余辉照着她大理石般平滑、安详的前额，形成明暗相宜的影像。看到她，你准会以为是一盏雪花石琢成的神奇的灯架，玲珑剔透的胸中蕴藏着天国的灵感之火。现在，她面对窗外，空漠的目光正凝视着天际。

朴素或者可以说近乎寒酸的穿着使文雅的女歌手显得更加迷人。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简练地勾勒出她苗条的腰肢。连衣裙的下摆曲线流溢，婉若一朵云彩，而女歌手则象大海的浪花中飘然而出的维纳斯，又象缭绕的云雾里缓缓出现的天使。脖颈上那条黑缎带上系着的小巧的黑玉石十字架就是姑娘身上仅有的装饰了。

唱完歌，姑娘的手指并没马上离开琴键，而是凝神思索了片刻，仿佛在聆听绕梁的余音。

正在这个时候，边门的门帘轻轻掀开了，一位我们尚未认识的人物进入客厅。她身材匀称，雍容华贵，是个正值韶秀年华的漂亮少妇。服饰的考究和珠光宝气，姿态的高雅和稍显造作的倦态，使她带有一切既富有又漂亮的年轻女性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改常态的那种高傲神气。不过，在玉洁冰清、淡雅自然、举止朴实无华的歌手面前，这位高贵的女人也一时间黯然失色。平心而论，玛尔维娜确实美丽迷人。尽

管因美貌和尊贵而显得骄矜，但她那双温柔的蓝色大眼睛依然闪烁着天生的善良的光芒。

玛尔维娜蹑手蹑脚走近女歌手，站到她身后，竟然丝毫没有被察觉。

“伊佐拉！……”玛尔维娜等歌手唱完最后一段，才把纤细的小手轻轻放到她肩上。

“啊！是太太?!”伊佐拉惊愕地回过头，“我不知道您在听。”

“这有什么关系？……接着唱吧……你的嗓音真美！可是，我倒想听你唱支别的歌儿。你为什么偏偏喜爱这支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如此悲伤的曲调呢？……”

“我喜欢唱它，觉得它很美，还因为……啊，我不该说……”

“说吧，伊佐拉。我不是对你讲过吗？什么都不要瞒着我，不要担心我……”

“因为它能使我回忆起我没有见过面的死去的母亲。可怜的母亲！……不过，要是太太不喜欢这支歌，那我就不再唱它了。”

“我不爱听你唱这支歌，伊佐拉。它会让人们误以为你是个不幸的女奴，遭受着野蛮、残忍的主人的虐待。实际上，你在这儿所过的生活连许多自由人都羡慕不已。主人对你十分尊重，让你受的教育是我所认识的不少名门贵妇也望尘莫及的。你长得漂亮，皮肤细嫩，谁也不会以为你的血管里流着哪怕是一滴非洲的血液。你清楚地知道，我那善良的婆母在去世之前对我和我的丈夫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对你

多多关照。我会永远遵从那位已故的圣洁女性的嘱托。你看得出来，与其说我是你的主人，倒不如说更象你的女友。啊，这首悲伤的歌不应该，绝不应该出自你的口！我不愿意……”她以稍带责备的口气接着说，“我不愿意让你再唱它。听见了吗，伊佐拉？……否则，我要把钢琴关上了。”

“可是，太太，尽管如此，难道我不是个区区女奴吗？主人让我所受的教育，还有众人交口称赞的美貌，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倒象是豪华的陈设放到黑奴的房舍里——黑奴的房舍并不因此而不再是黑奴的房舍。”

“你在抱怨命运吗，伊佐拉？……”

“我没有抱怨，太太，没有理由抱怨……我只不过想说，虽然有这些条件和天赋，但我仍然了解自己的处境。”

“好啦，我已经明白你为什么烦恼了，歌儿也替你吐露了真情。象你这样的美人儿，不会没有恋人的。”

“太太，您在说什么呀？千万别这么想。”

“说的正是你呀。这有什么不好？到底有什么喜事？快说呀！一定是心里有了个中意的小伙子，因为你生来不是自由人、不能爱他而难过。是这么回事吧？”

“请原谅，玛尔维娜太太。”女奴天真地微微一笑，“您完全错了，我绝对没有想过这种事！”

“什么？绝没有想过！……别骗人，我的好姑娘……你肯定爱上了谁。不过象你这么漂亮，这么聪明，不该屈身去爱一个奴隶，除非他是象你一样的奴隶——我不相信世界上能有第二个。象你这样的姑娘，完全应该得到某个出身高贵、倜傥风流的美男子的爱情——这才是你爱唱那首悲切的歌曲

的真正原因。不要难过，我的伊佐拉。我可以告诉你，明天，等莱昂西奥回来，你就会得到自由。象你这样的少女，身份仍然是奴隶，简直是一种耻辱！”

“别这样，太太！我既没有想到爱情，更没有想到自由。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感到难过，不是因为什么……”

“没有关系，是我愿意让你自由。你一定能得到自由的。”

这时候，一阵马蹄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骑手们在庄园门前下了马。

玛尔维娜和伊佐拉赶紧跑到窗前，看看来人是谁。

第二章

在门前翻身下马的两个青年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他们刚刚从坎波斯镇来到这里，下马之后就径自登堂入室。看样子不会是外人。

原来，其中一个是莱昂西奥，玛尔维娜的丈夫；另一个叫恩里克，她的弟弟。

在接着叙述我们的故事之前，应当对这两位年轻的骑手有个详细的了解。

莱昂西奥是这座豪华庄园的主人阿尔梅达骑士的独生子。殷富的骑士因为年事已高，百病缠身，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前一年儿子成婚后，他便把庄园交给儿子经营，自己躲到京城①，求医治病，颐养天年。

父亲挥金如土，对儿子娇生惯养，腐蚀了莱昂西奥幼小的心灵，把他的聪明才智引入了歧途。莱昂西奥虽然说一贯吊儿浪当，桀骜不驯，学习成绩低劣，但倚仗着父母的荫护，他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又象炭火上的猫儿一样跳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因为老师们慑于慷慨好施的老骑士

①指巴西原来的首都里约热内卢。

的高贵地位，不敢让莱昂西奥留级。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年他便对这一学科感到厌倦。父母无法违拗，只得听任儿子转到欧林达学习法律。在欧林达，他恶习不改，放浪形骸，耗费了一笔不小的钱财之后对法学深恶痛绝，认为只有在欧洲——那里是各种知识最纯正、最丰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施展才华，满足求知的欲望。父亲相信了他的话，把他送到巴黎，一心指望儿子学成回国以后成为象洪堡①一样的学者。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群魔殿堂里，莱昂西奥如鱼得水，只在兴致好的时候才偶尔去听听当代杰出的教授们口若悬河的讲话，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更是从来看不到他的踪影。与此相反，他是玛毕尔公园和最有名的咖啡馆和剧院的常客，成了各繁华街区引人注目的花花公子。几年之中，他或者在巴黎消遣，或者乘船观光，在欧洲各国首都游历，毫不吝惜地挥霍父亲的大量钱财。最后，连对掌上明珠似的独生子百依百顺的老骑士也不得不把他召回自己身边，以免彻底破产。尽管如此，为了不让儿子因突然中断狂放骄奢的生活而伤心，老人委婉地说是为了让他同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成婚，这桩婚事再合适不过了。

莱昂西奥果然上了钩，返回祖国。如果说他在知识和本领上两手空空，那么在刚愎自用、奢华无度方面却收获颇丰，把上流社会的穿戴修饰、行为举止学得炉火纯青，大可跟某位亲王见个上下。只带回一个一无所有的头脑倒也无妨，更糟糕的是，恣意放荡的恶习腐蚀了他的灵魂，吞噬了

①洪堡（1769——1859），一译洪保德，德国自然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心肝；大自然赋予他的仅有的一点儿善良、慷慨的天性，经过比他更为恶劣的楷模们的处世哲学的熏染，早已丧失殆尽了。

从欧洲归来的时候，莱昂西奥刚好二十五岁。父亲转弯抹角地劝告他，该到了干点什么、确定个职业的时候了。还说，他的学费没有白花，所受的教育已绰绰有余。现在的问题是要学会如何增加，至少是如何保持父亲原有的财产，因为这份财产迟早总要由他经管。几经犹豫之后，莱昂西奥选定了经商。在他看来，商业较之其他职业更为自由，更为保险。然而，他在商业上规模宏大的设想使老骑士一下子冷了心。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眼里，进出口贸易，即使是大宗进口贸易，比如说贩卖黑奴，也不过是一种投机活动而已，象他这样地位显赫、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降格而趋。开零售商店，对这类柜台买卖他感到恶心、可怜。高级的汇兑交易，银行业务，可以投入巨额资本，这才适合他经营。只有这样，才能让父亲的财产成倍成倍地增长。以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的证券交易所的所见所闻，他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领导最重要的银行的全部业务活动，或者管理巨大的工业系统。

由于莱昂西奥迄今为止仅仅在短时间内毫无收益地耗费大笔钱财方面表现得才华出众，父亲不肯把资产交由这位未来的金融学家掌管，于是决定暂且不再谈及此事，待年轻人稍有头脑之后再作商量。

莱昂西奥看到父亲把给他一笔本金的计划搁置起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婚事上。这是一条轻而易举并且顺理成章的

发财之路，是眼下唯一能够拿到钱以便任意挥霍的职业。

美丽的玛尔维娜是骑士的旧交、京城一位富商的女儿，经双方父母商定，早已同莱昂西奥订了婚。骑士带领全家前往京城，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不几天便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莱昂西奥的母亲不幸猝然去世。这位心地善良、受人尊敬的太太生前同丈夫的关系并不融洽。骑士冷酷无情，脾气暴躁，毫不理解妻子高尚、纯真的温情，而他荒淫放荡的恶习更日复一日地让妻子伤透了心。最为不幸的是除了莱昂西奥以外，她所生的几个儿子相继夭折，上天又没有恩赐哪怕是生一个女儿的福份来为她孤独的晚年消愁解闷。不过，命运对她的不幸遭遇也有所报偿，把一个纤弱的生灵送进她的家中，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颗温柔、善良的心所感到的寂寞，减轻了为熬过单调、烦闷的日子不得不忍受的悲凉。

原来，一个小女奴出生了。打从摇篮时候起，这个活泼、伶俐的小生命就引起了善良的老太太的爱怜和关心。

伊佐拉的母亲，一个漂亮的混血姑娘，一直是骑士妻子的贴身女奴和忠实佣人。骑士这个寡廉鲜耻的好色之徒把手下的女奴们看成是任他随意玩弄的妓女，自然要向标致的混血姑娘投去灼热、贪婪的目光。很长时间，她拒绝了主人的无理要求，可是最后不得不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暴力。骑士这种愚蠢野蛮的勾当无法长期瞒过贤慧的妻子。结果，妻子气得死去活来。

骑士遭到妻子的严词痛斥，不敢再向可怜的女奴施加淫威，也无法用其他办法消除女奴对他根深蒂固的恶感，于是

老羞成怒，炮制了一个最恶毒、最野蛮的复仇阴谋，把她从只干轻活、细活的客厅打发到黑奴房舍，同时叮嘱工头，一定要让她干最粗笨的农活，并且要毫不吝惜地惩罚她。偏偏工头是个善良的葡萄牙人，年纪正轻，而且没有主人的那种铁石心肠。他爱上了混血姑娘，不仅不用重活和皮鞭折磨她，反而对她百般照顾和体贴。后来，混血姑娘生下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漂亮的小女奴。骑士得知以后勃然大怒，对可怜的女奴更加恨之入骨。他把忠实的工头狠狠臭骂一顿赶出庄园，又对女奴肆意虐待，派她干最笨重的活计，致使她不久便离开人世，丢下了可爱的女儿嗷嗷待哺。

美丽而又不幸的伊佐拉就是在这样悲惨的背景下出生的。不过，仿佛为了补偿她的巨大灾难，一个圣洁的女人、善良的天使在摇篮前伏下身来，以她慈悲的翅膀保护着可怜的孩子。骑士的妻子把娇嫩、漂亮的婴儿看成上天赐予的礼品，以减轻因荒淫无度的丈夫胡作非为而不得不忍受的烦恼和痛苦。她满眼泪水，举目望天，向混血女奴的在天之灵发誓，一定要把伊佐拉哺养成人。

她以教徒最大的虔诚履行了誓言。女孩一天天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骑士的妻子亲自教她读书、写字、祈祷、做针线，以后又请来家庭教师教她音乐、舞蹈、意大利文、法文和绘画，还购置了各种书籍供她阅读。总之，老太太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给她以上层社会最高雅的教育。伊佐拉呢，不仅出落得俊美可爱，而且聪明颖慧，学业飞速进步，大大超过了善良的老人最美好的想象，这使她满心欢喜，越发乐于雕琢、打磨这块晶莹的宝石，把她看成自己苍苍白发上的

一颗珍珠。“虽然上天没有赐我一个我肚子里出生的女儿，”她总是这样说，“却给我一个我的灵魂生下的女儿。”

这个有趣的姑娘最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受到无以复加的恩宠和关怀，但并不因此而趾高气扬，蛮横无理，即使对待别的奴隶也是如此。对她的爱抚丝毫没有改变她心灵天生的正直和善良。对奴隶们，她总是和悦、真诚，对主人，她总是顺从、谦恭。

妻子潜心照顾混血女孩，老骑士绝无好眼相看。他把妻子这种古怪的举动称之为“老朽的疯癫”。

“大傻瓜！”骑士常常带着怜悯的口气说，“请看，她正造就一位了不起的娇小姐呢！往后她会后悔的。老太太们各有所好：有的整天祈祷，有的从早到晚唠唠叨叨，有的养狗，有的喂鸡。可我这位呢，却一心想把混血丫头变成公主。不错，这玩艺儿费钱不少，可是……话又说回来，起码在醉心于照料她的心肝宝贝的时候，不会对我吹毛求疵地说教，生气发火……还是由她去吧，各得其所嘛！”

莱昂西奥结婚后不几天，骑士带领全家，包括新婚夫妇，返回坎波斯的庄园，把土地、房屋、奴隶及庄园里所有的其他财产交给儿子管理，并对儿子说，他年事已高，百病缠身，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想摆脱劳心费神的事务，靠留下来的那份收益，足够颐养天年。骑士把可观的产业交给儿子，了却一桩心事，便前往京城去了。妻子愿意留下来陪伴儿子，丈夫满心欢喜，满口答应。

玛尔维娜尽管表现出大家闺秀特有的高傲，却有一个真诚、善良的灵魂和一颗有教养的心。象她这样的人不可能不

从一开始便对女奴伊佐拉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感情。而伊佐拉虽然相貌出众，聪颖过人，仍能以她善良、温柔、和顺、谦恭的性情赢得人们的同情和爱怜。

过惯了京城丰富多采的娱乐生活的玛尔维娜来到寂寞的庄园，能有这样可爱的女奴陪伴左右，心情自然舒坦了许多。于是，伊佐拉很快成了她的伙伴和女友——这里我不想说是她的称心的贴身女奴。

“为什么不释放这个姑娘呢？”有一天她对婆母说，“这么好、这么精明的人不该生来当奴隶。”

“说得有理，孩子。”老人慈祥地回答，“可是，让我怎么办呢？……她是上天为了安慰我、为了让我度过晚年漫长而又沉重的时光而赐给我的一只小鸟，我没有勇气放出笼。再说，放了它又为了什么呢？在这里，她是自由的，甚至比我更自由——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也缺少享受自由的力量了。你想让我把小鸟儿放走吗？如果放它出去，流落在外，再也找不到原来鸟笼的门，那又怎么办呢？不，孩子，只要我活着，就要把她留在身边。我要让她是我的，归我一个人所有。你心里一定会说，‘这老太太太自私了！’。可是，我活不了几天了，她付出的牺牲不会太大。我一死，她就能获得自由。我不会忘记给她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

确实，老太太曾几次想写遗嘱，以保证她纤弱的女奴、无依无靠的伊佐拉的前途。然而，骑士总是以各种借口敷衍塞责，一再拖延，不理会妻子虔诚的请求。有一天，她突然全身瘫痪，不省人事。直到临终，她也没有瞬间的清醒来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

玛尔维娜在婆母的遗体前发誓，要象死者生前许诺的那样保护和关怀不幸的女奴。好长时间，伊佐拉因为失去了心目中慈爱的母亲而悲痛。现在，她依然是女奴。不过，她的主人不再是那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老太太，而是个性情乖张、荒淫无耻、凶恶残暴的家伙了。

第三章

现在，我们还不认识另一个角色——莱昂西奥的妻弟恩里克。他今年二十岁，长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和几乎所有的小伙子，特别是有幸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小伙子一样，往往失之于轻浮。不过，与他那颗善良的心和高尚的灵魂相比，这点缺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是医学院学生，现在正值假期，应莱昂西奥的邀请，前来看望姐姐，在庄园小憩数日。

头一天，莱昂西奥找到妻弟。今天，两个年轻人便从坎波斯来到庄园。

以前，莱昂西奥很少来父亲家里呆几天，直到结婚之后才注意到伊佐拉绝顶的美丽和无与伦比的娴雅。他命运不错，娶了一位漂亮、贤慧的妻子，只是并不是因为爱，而是为了投机才和妻子结合的。在他心里，爱情似乎还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情感。妻子的年轻、美貌仅仅能引起他生理上一时的冲动，这种激情随着性欲的满足而化为乌有。莱昂西奥尚未被放荡、纵欲消磨净尽的几根心弦却被薄命的女奴深深拨动了。他爱伊佐拉到了盲目的地步，并且，癫狂的情感由于遭

到出乎意料的挫折和障碍而与日俱增。他费尽心机，毫无用处，然而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眼里，伊佐拉毕竟是他的财产。纵然其他手段都不能奏效，最后还能用暴力压她就范。莱昂西奥不愧是骑士的后代，把父亲恶劣的本能和色情狂统统承袭了下来。

伊佐拉的形象一直萦绕在莱昂西奥的脑际。来庄园的路上，他不停地向妻弟谈论她，急欲偷香窃玉的淫猥心思溢于言表。姐夫的这些话恩里克听起来很不入耳，甚至为姐姐感到羞辱和气愤，同时又激起他强烈的好奇心，想亲眼见到相貌非凡的女奴。

两个年轻人来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八点钟，伊佐拉刚刚打扫完客厅，把家具擦拭干净，坐到一扇窗户跟前，一边绣花，一边等主人们起床之后端上咖啡。莱昂西奥和恩里克并没有让人久等。他们在客厅门口停住脚步，端详起伊佐拉来，她却对此毫未察觉，还在若无其事地穿针引线。

“你看怎么样？”莱昂西奥小声对妻弟说，“这等模样的女奴难道不是一件无价之宝？谁能怀疑她不是加的斯①或者那不勒斯②女郎呢？”

“不对，完全不对，还要好得多！”恩里克神采飞扬，“她是十全十美的巴西女性。”

“胡说！不管巴西有多少女人，她都在一切人之上！倘若这个年方十七的姑娘是自由人，肯定会让无数富家子弟心醉神迷。你姐姐非让我释放她不可，说是我已故母亲的心

①西班牙港口城市。

②意大利城市。

愿。我还没有愚蠢到这步田地，把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白白扔掉！当初我母亲心血来潮，对她悉心培养，让她受头等教育，绝不是为了把她丢弃到世界上不管。你说对不对？她的父亲是个可怜的葡萄牙人，就在附近一带干活，一再请求我父亲释放他的女儿。好象老人最后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老人提出要他付一笔巨额赎金。你想想，恩里克，这样的女奴是用钱买得到的吗？……”

“的确是个迷人的姑娘。”恩里克说，“要是在土耳其王宫，她肯定会成为最受苏丹王宠爱的妃子。不过，作为朋友和你妻子的弟弟，我应当提请你注意，莱昂西奥，”说着，他向姐夫投去一个狡黠的、意味深长的眼光，“在客厅里，在我姐姐身边有这么漂亮、标致的女奴，不会不给你家庭的平静造成某种不便甚至危险……”

“真了不起！”莱昂西奥含讥带讽地打断了对方的话，“你年纪轻轻，倒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伦理学家了！……用不着你担心，我的好小伙子，连你姐姐也不这样顾虑重重呢。她最愿意看到伊佐拉受到大家啧啧称赞。她做得对。伊佐拉象一件豪华的陈设，应当永远摆在客厅里。你难道让我把我的威尼斯古镜挂到厨房里去吗？……”

玛尔维娜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带着万木秀发的四月的韶光，从屋里走出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早安，懒汉先生们！”她银铃般的声音喜气洋洋，仿佛是燕子在呢喃，“你们总算起床了！”

“今天你可真高兴，我亲爱的。”丈夫微笑着回答，“看见报喜的金嘴绿鸟了吗？”

“绿鸟还没有看到，不过一定会看到的。我太高兴了。今天应当是个全家喜庆的日子。这要靠你了，莱昂西奥。我早就盼你回来了。我想和你谈一件事——本来昨天就该对你说，可是见到我这久不露面、忘恩负义的弟弟，就把这件事忘到脑后去了。”

“什么事呀？说吧，玛尔维娜。”

“你不记得许下的诺言吗？这个神圣的许诺早该兑现了。你今天就得兑现，非兑现不可。”

“真的？……什么诺言？我记不起来了。”

“你可真会装得健忘！……不记得答应过要释放……”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莱昂西奥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妻子的话，“不过，现在，就在这儿，当着她的面商量？有必要让她听到吗？”

“这有什么不好？……既然你不愿意，”妻子拉住莱昂西奥的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那么我们到里边去说。恩里克，你稍等一会儿，我让他们马上准备好咖啡。”

玛尔维娜来到客厅以后，伊佐拉才发现两个年轻人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小声议论。至于玛尔维娜和丈夫之间那段简短的对话，她没有听到几句，一点儿也没有听懂。夫妻二人离开以后，伊佐拉站起身来打算出去，却被恩里克拦住了。

“有什么事吩咐吗，先生？”她垂下眼睛恭恭敬敬地问。

“等一等，姑娘，有话对你说。”恩里克站到姑娘面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贪婪地打量着她。奇异的美

人儿使恩里克神魂颠倒，忘乎所以。在光华四射而又天使般沉静的高贵形象跟前，他自惭形秽，手足无措。与此同时，伊佐拉也在惊恐地看着恩里克，心神不定地等待他吩咐什么。恩里克这个浮华而莽撞的小伙子想到，伊佐拉虽然美貌无比，但毕竟是个女奴。精神恍惚，目瞪口呆地盯着区区女奴实在荒唐可笑，有失身份。于是，他大大方方走过去拉住她的手说：

“混血小姑娘，你想象不出你是多么迷人。我姐姐说得有理：象你这样漂亮的女孩子竟然是奴隶，太可惜了。要是你生来是自由人的话，肯定会成为沙龙女王的。”

“好了，先生，好了！”伊佐拉从恩里克手里挣脱出来，“如果先生想对我说的只是这些，那么请允许我走吧。”

“再稍等一会儿，别这样，伊佐拉。我绝不想做对你不利的事情。啊，如果让你得到自由同时又能得到你的爱情，我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你太漂亮、太可爱了，不该长时间屈身为奴。我相信，总会有人把你救出火坑的。与其让你落到某个不了解你真正价值的陌生人手里，倒不如由我，亲爱的伊佐拉，你女主人的弟弟，把你从奴隶变为公主……”

“啊，恩里克先生！”姑娘面带愠色，“对您姐姐的女奴说出这种调戏的话，莫非先生不感到难为情吗？漂亮的姑娘不可胜数，您尽可以去和她们谈情说爱……”

“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能和你媲美的姑娘，伊佐拉，我向你发誓。喂，伊佐拉，没有什么人比我更有条件

让你获得自由的了。我完全可以迫使莱昂西奥释放你，因为——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已经猜到他的阴谋和企图。我向你保证，一定让他的一切打算全都落空。对他的无耻行径我不会听之任之。除了人身自由之外，你还能得到所希望的一切——绸缎、宝石、车辆、任你使唤的奴隶。你将发现，我会是你忠诚的丈夫，永远爱你。不论别的姑娘多么富有，多么美丽，我绝不离开你，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姑娘加在一起也不如你更珍贵。”

“我的上帝！”伊佐拉以稍带揶揄的口气说，“那样的荣华富贵会让我忘乎所以的。绝不可能，先生。把它们留给更相配的人去享用吧。至于我，我对自己的命运很知足。”

“伊佐拉！……为什么这样残酷呢？喂，”说着，他伸出胳膊去搂伊佐拉的脖子。

“恩里克先生！”她喊着躲开对方的手臂，“请你放尊重点，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发发善心吧，伊佐拉。”小伙子仍不甘心，还想拥抱她，“啊……别喊！让我吻一下……吻一下就放你走……”

“如果您还纠缠不休，我就要大声喊了。我简直不能干活了，一会儿也不成，总是有人来打搅，来表白，而这些话我是不该听到的……”

“好一个趾高气扬的姑娘！”遭到伊佐拉的严词拒绝，恩里克有点烦躁了，“你真是完美无缺，连贵妇人高傲的风度都具备了！……别生气，我的公主……”

“住嘴，先生！”女奴忍无可忍，大声叫道，“莱昂西奥先生一个人还不够！……现在又来了您……”

"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还有莱昂西奥？……噢，我早就猜到几分了！……真是厚颜无耻！……对他，你不至于这样暴躁，对吧？"

"和对您一样，先生！"

"这我不怀疑，伊佐拉。女主人对你很器重。出于对她的忠诚，你不会去听那个卑鄙家伙的甜言蜜语的。我与他不同，你有什么理由对我这样残酷无情呢？"

"我对主人们残酷！！！岂有此理，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拿可怜的女奴寻开心了。"

"不，我绝不是拿你寻开心……伊佐拉，你听我说……"恩里克还在千方百计想拥抱她，吻她。

"干得好啊，太好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伴着尖利、讥讽的大笑在客厅里响起来。

恩里克大吃一惊，猛地回头，心中狂热的激情一下子冰冷了，凝固了。

莱昂西奥站在门中央，双臂在胸前交叉，面带令人火冒三丈的刻薄的微笑，瞧着恩里克。

"好啊，我的妻弟先生，你干得蛮不错嘛！"莱昂西奥依然带着揶揄的口气说，"追求我的女奴，以妙不可言的方式实践你那伦理主义的说教！好一个正人君子！应该懂得如何尊重你姐姐的家庭！……"

"唉呀，是这个该死的家伙来了！"恩里克咬牙切齿，嘟嘟囔囔地说。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朝姐夫猛扑过去，用拳头回答他肆无忌惮的嘲弄。可是，转念一想，觉得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为有利，反唇相讥方能转败为胜。于

是，他镇定下来，脸上堆起傲慢、轻蔑的微笑。

“啊，对不起，姐夫！”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对客厅里的瑰宝珍爱到时刻盯梢的地步。依我看，你对她的热忱远在对家庭、对妻子的尊重之上。可怜的姐姐！……你太单纯了，竟然没有早一点认识你这位了不起的丈夫！……”

“你这小子在说什么？”莱昂西奥张牙舞爪，大声咆哮，“你在说什么，给我重复一遍！”

“刚才说的，你已经听到了，我决不改口！”恩里克寸步不让，“你放明白点，你这种不光彩的行径不可能长期瞒过我姐姐的耳目。”

“什么行径？你疯了，恩里克？……”

“用不着装模作样！……你以为我也蒙在鼓里吗？……好了，再见，莱昂西奥先生，我走，因为在我看来，为争夺一个女奴的爱情而同你唇枪舌剑是不适宜的，有失尊严的，荒唐可笑的。”

“等一等，恩里克……恩里克……”

“我和先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再见！”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出客厅。

莱昂西奥垂头丧气，懊悔万分，悔不该冒冒失失招惹这个轻浮的浪荡公子。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弟竟然知道他对伊佐拉十分钟情，知道他为消除女奴的冷漠，博取她的青睐机关用尽。不错，他曾不加多少掩饰地对妻弟谈论过姑娘，可那仅仅是小伙子们之间的打诨而已，不足以让恩里克以此为据，当着妻子的面严词指斥。那么，肯定是伊佐拉向恩里克披露了什么。想到这里，他对这两个男女恨之入骨。对他来

说，家庭的安宁遭到破坏倒也无妨，而在可爱的女奴身上打的恶毒的主意有夭折的危险，却使他怒火中烧。

“混账！”他心里暗自嚎叫，“这疯子很可能把我的计划全盘打乱。要是他真了解了什么——看样子确实如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玛尔维娜……”

莱昂西奥木然伫立，双眉紧蹙，脸色阴沉，任凭无情的焦躁折磨灵魂。过了一会，他环顾四周，正好和伊佐拉的目光相遇。他刚一进来的时候，伊佐拉又羞又怕，气喘吁吁，哆嗦着躲到客厅的角落，默默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争吵。她象受伤的牝鹿落到两只猛虎之间，听着它们为争夺吞噬的权力而狂嗥怒吼。

其实，伊佐拉内心也后悔莫及，恨自己一时急躁，让那几句有失检点的话滑出唇边。这一疏漏导致了一家人的不和，到头来她本人也将成为这场争吵的主要牺牲品。两位年轻人的冲突恰似两个云团在天空相遇，顶撞之后依然各自悠然飘游，而它们所放出的雷电却要狠狠击中薄命女奴的额头。

第 四 章

“哈哈，你藏在这儿！……干的好事！”莱昂西奥刚瞥见伊佐拉就嚷起来。姑娘正躲在角落里，浑身颤抖，似呆若痴，向上天千遍万遍地祈祷，此时此刻主人不要看见她，不要想起她。“伊佐拉，”莱昂西奥接着说，“我看你是过早地谈情说爱了！……刚才还在听那小子的甜言蜜语……”

“正象不得不听您说一样，主人，我别无办法。女奴敢于爱慕主人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你对那个浪荡公子说了什么？伊佐拉！……”

“我？”女奴有点心慌，“冒犯主人和他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

“你要好好掂量掂量你的话，伊佐拉，别想骗我。没有和他说过我什么吗？”

“一句也没有。”

“敢发誓？”

“我发誓，一句也没有。”

“好，伊佐拉，很好！你很谨慎。如果说我一直耐着性子忍受了你的拒绝和轻蔑，那么，我决不允许你在我家里，

几乎当着我的面，听别人向你献媚调情，不管他是什么人；更不许你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外人泄露。假如你不愿意接受我的爱情，至少不要遭到我的仇恨。”

“请原谅，先生，是你们向我求爱，我有什么罪过呢？”

“说得有些道理。我想，最后还得让你离开这个家，藏到一个别人看不到，无法觊觎的所在……”

“为什么，先生？……”

“好了，我现在不能对你说，伊佐拉。我们俩在这儿单独谈话不合适，另找时机吧。”莱昂西奥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现在要防备那个头脑发昏的小子到玛尔维娜那里找我的麻烦。哼！这条狗！我在这个该诅咒的时候把他带到家里来了！”

“上帝啊，千万不要发生那种事！”看着主人离去的身影，姑娘在心底里高声呼唤。面对莱昂西奥越来越疯狂的纠缠，她痛苦，惶惶不安，又没有办法让他罢手。她想到可怜的母亲。母亲悲惨的遭遇，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几个上了年纪的奴隶曾提心吊胆地私下对她讲过。她决心抗拒到底，至死不从。现在，前途阴森可怖，布满凶险的色彩。

把一切都告诉玛尔维娜，由她阻止丈夫的狂放行为，避免将来的灾祸，这是呈现在伊佐拉脑际的唯一办法。不过，伊佐拉太爱年轻的女主人了，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不愿意往她胸中倾倒无穷的烦恼和苦痛，永远打破她幻觉中的欢乐与甜蜜。

伊佐拉宁愿和母亲一样受尽残暴的折磨而死，也不肯亲

手搅乱可爱的女主人那至今还宁静的心田。

在世界上，父亲是她唯一的亲人。除了玛尔维娜之外，只有父亲关心她。可是，可怜巴巴的农工力不从心，无法保护女儿免遭暴力威胁。环境险恶，伊佐拉束手无策，只好为自己的厄运暗暗垂泪，祈求上苍替她驱除妖魔。

现在，读者该明白了，伊佐拉心爱的歌儿为什么唱得那样凄婉动人。玛尔维娜把姑娘的悲伤说成炽热的爱情所致，看来是大错特错了。伊佐拉的心灵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纯洁。假若能猜出姑娘内心痛苦的真正原由，聪颖善良的女主人不知道该对她寄予多大的怜悯与同情呢。

第五章

伊佐拉从惊恐和痛苦中清醒过来，提起放针线的小篮，打算离开客厅，躲到某个最隐蔽的角落或者果园里不为人知的地方藏身，避免刚才那种无耻下流的场面重演。她刚刚迈出几步，一个奇形怪状、荒唐可笑的人物潜入客厅，站到她眼前，拦住去路。

这是个好歹有点人形的怪物，身体各个部位蹩脚地拼凑起来的侏儒。他那两条短短的外罗圈腿支撑着佝偻的上身。头大得出奇，蓬乱的长发简直和熊罴无异，丑陋的模样几乎与猴子相同，酷似一个相貌古怪的丑角。在中世纪，伟大的国王都豢养着一批这样的必不可少的角色供他本人和王室成员们取乐。造物主一时疏忽，竟忘了给他安上脖颈，那颗不成比例的大头只好从两肩中间的一个肉瘤里生长出来，而肉瘤则在四周形成一道屏障，为它遮风挡雨。不过，如果仔细端详，他的脸倒也不算非常怪异，令人作呕，反而透出相当的聪明、恭顺和善良的表情。

要不是对这个怪物模样的东西早已熟识，伊佐拉一定会吓得惨叫一声。此人是贝尔索先生。这位来自葡萄牙某个沿

海岛屿的忠诚杰出的移民虽然样子生得委琐痴呆，却是庄园多年来兢兢业业的称职的园丁。照理说，花是世间一切美好、纯洁和精巧的天经地义的象征，不该由一个这样不成人形、面目可憎的园丁照管。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主人异想天开，偏偏造成一个如此鲜明的对照。或许是为了用他的丑陋来衬托花儿的美丽吧。

贝尔索一只手提着一顶大草帽，帽沿拖到地上，另一只手举着不是一束、而是一捆各种各样的鲜花，想用花的阴影遮掩自己不雅的相貌。看来，他活象简陋的小餐馆里的花瓶，形状怪诞，做工粗糙。

“我的上帝！”伊佐拉和园丁的目光相遇，心里暗想，“我的命运这等不幸！又来了这么一位！……比起其他人，他还算是最堪忍受的了。别人令我烦恼，折磨我，而他有时还能让我笑笑……”

“你好，贝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吗？”

“伊佐拉小姐，我……我……我来……”园丁诚惶诚恐地说。

“小姐?!……称我小姐！……您也跟着他们戏弄我吗，贝尔索先生？”

“戏弄小姐？……我不敢……要是我对小姐不尊敬，让虫子咬烂我的舌头……我是给小姐送花……花儿来的，您本人就是一朵鲜花……”

“别说了，贝尔索先生！……口口声声称我小姐！……要是再这样，我就翻脸，不要您的花！……我是伊佐拉，玛尔维娜太太的女奴。听到了吗，贝尔索先生？”

“虽说是这样，您还是我心中的女王。我……姑娘……要是能吻吻您的脚，我就心满意足了，伊佐拉……”

“对，就该这样称呼。”

“喂，伊佐拉，我是个可怜的园丁，这倒是真的，可是我会干活，钱袋从来没有空过，现在里边还装着五百金币呢。要是您也喜欢我，象我喜欢您那样，我就想法让您得到自由，我们就结婚。到那时候，您就再也不是什么人的奴隶了。”

“对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贝尔索先生。不过，您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花多少钱主人也不会让我自由的。”

“啊，真的！……这帮坏东西！……让美丽的女王当奴隶！……别难过，伊佐拉，我宁愿是象您这样女奴的奴隶，也不想当有一千个奴隶的主人们的主人。伊佐拉……您想象不出我是多么喜欢您。每逢我给花喷水的时候，总是想起您，想……”

“唉呀，这算是什么爱情！……”

“伊佐拉！”贝尔索说着，两个膝盖慢慢弯下来，“可怜可怜您这个不幸的奴隶吧……”

“起来，站起来！”伊佐拉不耐烦地打断他，“要是主人来了，看见您扮演这种角色，可就太体面了！……我怎么说的？……他们就在那儿！……啊，贝尔索先生！”

果然，莱昂西奥在一边，恩里克和玛尔维娜在另一边，正看着他们呢。

脾气暴躁、举止轻浮的恩里克怀着对姐夫的满腔怒火离开客厅以后，径直到餐厅找姐姐。见玛尔维娜正准备早点，

他便毫不犹豫地把满腹愤恨一古脑儿发泄出来，根本没有顾忌到这些不慎重的话会在年轻的女主人心里撒下怀疑和不安的种子。

“你的这个丈夫呀，玛尔维娜，原来是个不要脸的流氓！”他气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你在说什么，恩里克？……他怎么了？……”弟弟出言不逊，玛尔维娜大惊失色，赶忙问道。

“我真可怜你，姐姐，……要是你知道……太无耻了！……”

“你疯了吗，恩里克！……到底怎么回事？”

“上帝呀，千万别让你了解你的丈夫！……太卑鄙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恩里克？……说呀，看在上帝份上，对我说呀！”玛尔维娜急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声呼喊。

“哦，你怎么了？……用不着急成这个样子，姐姐。”恩里克对刚才失去理智冒出嘴边的话感到懊悔，意识到自己扮演着一个可悲可叹的角色，把不和与怀疑带到这对夫妇之间，破坏了他们迄今为止完全和谐、平静的生活。现在，他想设法减轻他致命的不慎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可是为时已晚了。

“不用担心，玛尔维娜，”他脸上堆出勉强的微笑，“你丈夫太固执己见了，如此而已，小事一桩。你不要以为我们会决斗。”

“可是你刚才进来时气呼呼的，眼睛都冒火，看样子

……”

“哪里话！……难道你还不了解我？……我就是这种脾气，象干草一样，为些须小事就着火，可是转眼就灭。”

“可吓了我一跳……”

“可怜的姐姐……给！”恩里克说着递给玛尔维娜一杯咖啡。这种时候，消除惊吓和精神紧张，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咖啡了。

玛尔维娜想镇静下来，然而弟弟的话潜入了她的内心深处，就象蝮蛇咬过能把毒汁留在人体内一样。

莱昂西奥从客厅来到这里才结束了这场对话。早餐桌上，三个人都缄默不语，心怀愤恨，互相投过的是狐疑的目光。这个刚才还幸福、美满、亲密无间、风平浪静的小小家庭，时时能看到不和的阴云。他们匆匆用完早餐，都下意识地赶紧起身离座前往客厅。恩里克和玛尔维娜手挽手沿大走廊过去，而莱昂西奥却独自顺几个与客厅相毗连的房间穿行。这时候，一个无辜然而可怕的导火线正在客厅，它能使这个家庭四分五裂，彻底崩溃。

他们都没有错过时机，赶上了观赏贝尔索在伊佐拉脚下表演的这场滑稽戏的尾声。莱昂西奥站在一个房间里从帷幔半开的窗户朝外窥视，并没有瞧见在走廊正门那边停下脚步的另外两个观众——恩里克和玛尔维娜。

“嘿！”莱昂西奥对正匍匐在伊佐拉脚下的贝尔索大喝一声，“看起来，我家有座偶像，人人都要向她曲膝下跪，顶礼膜拜……甚至连园丁也不例外！喂，贝尔索先生，干得好啊！……你的演技不赖，把这出丑剧接着演下去吧……不

过，我要警告你，贝尔索先生，这朵花用不着你费心劳神……”

“请原谅，主人！”园丁举止失措，浑身颤抖，慌慌张张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来给客厅的花瓶送花……”

“而且是跪着送！……有意思！……你听着，你要是再扮演这英俊风流的角色，我就朝你的驼背上狠狠踢上两脚，把你踢出门外。”

贝尔索吓得一瘸一拐、跌跌撞撞下了台阶，象个失魂落魄的瞎子，踉踉跄跄朝大门口逃去。

“伊佐拉！啊，我的伊佐拉！”莱昂西奥奔出房间，张开双臂，扑向姑娘。刚才粗声野气的叫喊一下子变成温情脉脉的呼唤。

随着客厅里一声尖厉的惊叫，他猛然收住脚步，顿时冷彻骨髓，凝成一尊石雕，哑然无声，纹丝不动。他看到玛尔维娜由恩里克搀扶着站在门中央，脸色苍白，昏厥过去，前额伏倒在弟弟的肩头上。

“啊，弟弟！”她刚刚苏醒过来就叫道，“你刚才说的，我完全明白了。”

她一只手按住痛苦得快要爆裂的心脏，另一只用手绢擦着那双美丽的眼睛里不断涌出的泪珠，跑回自己的卧室。

这个难堪的意外事件弄得莱昂西奥心烦意乱，气急败坏，长时间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妻弟身上。这个轻浮、鲁莽的家伙是危及他的祸根，自己在伊佐拉身上花的全部心血、打的一切主意，可能全坏在他手里。同

时，他也在苦苦思索，谋划脱离险境的计策。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竟有三个人不顾廉耻，接踵前来纠缠。伊佐拉又惊又怕，精神恍惚，羞辱难支。她逃出客厅，象被一群狂吠的猎犬追逐的野兔，仓皇跑进果园，藏到桔树林里。

恩里克对姐夫恨之入骨，绝不愿再看他一眼，于是抄起猎枪到树林里打鸟，打算这样消磨这一天的时光，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京城。

奴隶们惊愕地发现，午餐桌上只有莱昂西奥一个人。他打发人去叫玛尔维娜，妻子借口身体不适，拒绝离开卧室。这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大闹一场，把桌子、盘子、刀、叉等餐桌上的一切掀翻，而后冲向肆无忌惮、傲慢无礼的妻弟，抽他一顿耳光，狠狠教训这个不合时宜地前来搅乱他人家庭的平静生活的无赖。然而，他及时忍住了怒火，镇静下来。现在要装着若无其事，以最大的冷漠甚至轻蔑的态度对付妻子的怨恨和妻弟的恼怒才是上策。莱昂西奥知道，难以继续遮住妻子的耳目，掩饰自己的卑劣行为。既然不愿意向她认错求饶，只好以狡诈的冷漠为盾牌来躲避这场行将降临到头上的风暴。这个决定来自他的狂妄和偏见。在他看来，任何女人都没有自尊自重可言。

午饭之后，莱昂西奥骑上马到庄稼地和咖啡园里巡视，以前难得看到他干这类事情。太阳西斜，他心平气和地返回家里，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走进客厅，坐在新购置的柔软的沙发上，悠闲自在地吸起哈瓦那雪茄来。

这时候，恩里克打猎归来了。他找遍宅院各个角落，

不见姐姐的踪影，最后发现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你到哪儿去了，恩里克？……让我等得急死了！”看见弟弟，玛尔维娜大声说，“留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太不象话了！”

“孤孤单单一个人？以前我从未来过庄园，不是有那位好丈夫陪伴你吗？”

“再不要提起他……我受骗了，现在才明白，有那个卑鄙的人陪伴比孤身一人更糟。”

“还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你的事情，你自己亲眼看到了。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你立刻就能看到……他在哪儿？……你见到他了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在客厅里。沙发上有个人影。”

“好吧，恩里克，陪我去！”

“为什么不你一个人去呢？免得我受这份罪——看到他我就生气……”

“不行，你一定得跟我去，我等你回来就是为的这件事。我需要有人给我壮壮胆。现在我竟有点怕他了。”

“啊，我懂了，想让我当保镖，你好随心所欲地斥责那个混账东西。好，我愿意效劳，看他胆敢对你不恭。走！”

第六章

“莱昂西奥先生，”玛尔维娜走近丈夫的沙发，声音变得难以辨认，“如果不妨碍您，我想对您说两句话。”

“随时听你吩咐，亲爱的玛尔维娜。”他马上站起身，笑容可掬，似乎对妻子过分礼貌的口气毫无察觉。

“我想告诉您，”少妇声音严厉，温柔秀丽的脸庞竭力然而徒劳地表现出恶狠狠的表情，“我想告诉您，先生，您在家里最不体面、最不诚实地侮辱、欺骗了我……”

“神圣的上帝！……你在说什么呀，我亲爱的？……请你解释清楚，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

“何必装模作样，好象很吃惊？先生，那是枉费心机。您对我不愉快的原因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本应该预感到您的可耻行径。您对我的态度早就不一样了，变得冷淡、无情……”

“唉呀，我的心爱的，难道你想永远度蜜月吗？……那会单调、庸俗得可怕……”

“您还在嘲弄人，不要脸的东西！”少妇大声叫喊，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放射出极度愤怒的火花。

“喂，不要生气，玛尔维娜，我是在开玩笑。”莱昂西奥说着去拉妻子的手。

“多好的开玩笑的场合！……放开我，先生！……太不要脸了！……这对我们两人都是耻辱！……”

“你到底想不想给我解释清楚呀？”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先生十分了解。现在，我只要求……”

“说吧，玛尔维娜。”

“给那个女奴——您经常低三下四地匍匐在她脚下——随便找个出路：释放她，卖掉她，悉听尊便。要么我，要么她，一定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而且就在今天。在我们之间任选一个吧。”

“今天？”

“立刻！”

“太苛刻，太不公正了，玛尔维娜。”莱昂西奥经过短暂的惊愕、犹豫之后说，“你完全明白，我是想释放伊佐拉的。可是这难道能取决于我一个人吗？你所要求的，只有我父亲才有权决定。”

“您的辩解相当蹩脚，先生！您父亲把庄园和所有的奴隶统统交您掌管。您所做的一切，他都会欣然同意。不过，要是先生喜欢她甚于喜欢我的话……”

“玛尔维娜！……别污辱人！”

“污辱人！……鬼才知道！如果还不想把我永远赶出这个家，那么请马上处置这个姑娘，任凭怎么处置都行。至于我，我一刻也不想让她侍候我。作为贴身女奴，她漂亮得过

分了。”

“我刚才对你怎么说的，莱昂西奥先生！”恩里克对自己扮演缄口无言的保镖角色感到脸上无光。现在，他忍无可忍，觉得应该出面参战了，“看到了吧，这就是非放在客厅不可的豪华、漂亮的陈设带来的后果……”

“要不是有多嘴多舌、挑拨离间的小人，这些陈设本来不会如此危险。为了自己龌龊的目的，这类小人不惜破坏别人家庭的安宁……”

“住口，先生！……目的是不让你把这件陈设从客厅搬到你的卧室里，明白吗？……这桩丑事迟早会弄得尽人皆知。我姐姐受到卑劣的污辱，我没有义务袖手旁观。”

“恩里克先生！”莱昂西奥气呼呼地挺起胸膛，大声吼叫着逼近妻弟。

“够了，先生们！”玛尔维娜站到两个年轻人中间，“为这种事不值得大吵大闹，这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光彩。我该对莱昂西奥先生说的都说过了，现在由他决定吧，随他的便。如果他想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现在还为时未晚。否则，我只能对他嗤之以鼻，那是他罪有应得。”

“啊，玛尔维娜，为了让你心境平静，高高兴兴，我愿竭尽全力。但是，你该知道，若非首先征得我在京城的父亲同意，是无法满足你的愿望的。你也应当知道，我父亲绝对无意释放伊佐拉。这个女奴的父亲为了使女儿获得释放，不惜一切代价，曾一再前来交涉。我父亲为了摆脱他的纠缠，要他付一笔巨额赎金——这个可怜的人儿几乎不可能凑足这笔大得出奇的款项。”

“请问，家里有人吗？……可以进来吗？”这时候，有个人走上廊檐的台阶，声音洪亮有力。

“不论是谁，请进来！”莱昂西奥大声吩咐，心中暗自庆幸。感谢上帝的好心，在这个时刻派人来访，打断这场讨厌的争吵，让他得以摆脱窘境。

然而，读者马上就能看到，莱昂西奥没有多少值得庆幸的理由。来人是米盖尔，伊佐拉的父亲，当年被老庄园主粗暴地辞退了的工头。

莱昂西奥还不认识米盖尔，殷勤地招呼着：

“请坐，请坐。请告诉我们，什么事使大驾光临。”

“谢谢！”来访者问候过恩里克和玛尔维娜之后说，“看来，您无疑是莱昂西奥先生了！……”

“正是敝人。”

“很好！……您父亲他老人家不在，我只能跟您商量。我的事情很简单，看来先生和夫人都是自家人，我可以当面说了。”

“当然！我们之间无任何秘密和保留。”

“我带来了，先生。”米盖尔从宽大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递给莱昂西奥，“请打开吧，里边是一笔钱，正好是您父亲他老人家对释放名叫伊佐拉的女奴所要的数目。”

莱昂西奥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他机械地接过钱包，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

“看来，”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先生就是……那个……那个女奴……人们所说的……她的父亲……叫……我记

不清……”

“米盖尔，您的仆人。”

“对，对，米盖尔先生。你能筹措足够的钱来为姑娘赎身，我深感欣慰。她无愧于你做出的牺牲。”

莱昂西奥打开钱包，把纸币逐张点了一遍又一遍，与其说是在核实钱的总数是否准确无误，倒不如说是争取时间，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走，以应付这种局面。好吧，让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本书女主角的父亲，善良而正直的葡萄牙人米盖尔吧。关于他，前面我们仅仅顺便提到过几句。

此人五十多岁年纪，长得端庄、开朗，透出坦率、忠厚的气质。穿着虽然寒伧，但非常整洁。从举止言谈上可以发现，他不象几乎所有的同胞那样是受攫取财富的贪婪所驱使才来到巴西的。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显得极有教养。

原来，他出生于一个姓米盖尔的名门望族，全家早年迁来巴西。在他十八岁至二十岁期间，父母相继死于政治迫害，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无依无靠，不名分文，只能凭两只手谋生，先后当过园丁和种菜农工。这类活计对庄园主的儿子、身强力壮、聪明肯干的米盖尔来说，当然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莱昂西奥的父亲见到了他，很欣赏他的才干，便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做庄园的工头。在庄园工作的多年中，他备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后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由于犯了那个致命的但又非常情有可原的过错，被主人粗暴地辞退了。米盖尔内心的怨恨和苦楚主要不是出于

对自己，而是出于对两个不幸的人儿的爱。面对狠毒、凶残的主人的淫威，他无法保护她们不受欺凌，只能忍气吞声。活计，倒是不愁找不到。附近的各个庄园主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精明能干，都张开双臂欢迎，问题在于作出选择。最后，他挑中了毗邻的一座，为的是离亲爱的小女儿尽量近一些。

骑士几乎总是住在京城或者坎波斯镇，米盖尔有机会经常去看望女儿，父女间的骨肉之情日益深厚。只要骑士不在，他的妻子便任葡萄牙人随意出入家门，并为他看望、爱抚女儿提供种种方便。这对米盖尔来说，是个不小的慰藉和愉快。上天有眼，把女主人作为第二个母亲赐予女儿。这第二个母亲和第一个一样，有副善良、火热的心肠，而且更有能力扶持、保护纤弱的姑娘。得知品德高尚的女主人猝然身死，米盖尔肝肠寸断，心中一切美好的希望顿时化为齑粉。

崇高而富于情感的生灵心中的父爱具有无穷的力量！……米盖尔强咽下对老骑士的仇恨与厌恶，毫不犹豫，忍辱来到他面前，眼含泪水苦苦哀求，请他为释放伊佐拉出个价钱。

“多少钱也不卖，她永远是我的！”老骑士冷酷无情，趾高气扬，总是这样回绝心急如焚的可怜的父亲。

米盖尔一再前来恳求，打搅。老庄园主为了图个清静，没好气地对他说：

“你真是没完没了！好吧，一年之内，拿十个康托来，我就释放你的女儿，交给你……发发善心，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要是到期不来，就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

“十个康托？这笔钱对我来说太大了……不过，没关

系，她的价值要高得多。骑士先生，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限期之内把这笔钱送来。我想上帝会帮助我的。”

不幸的米盖尔靠辛勤的劳动，靠节衣缩食，又变卖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到年底积攒了所需款项的一半。他不得不去求助于慷慨的新主人。新主人了解到工头崇高的目的，又得知他遭受的屈辱和敲诈，爽快地以借贷和提前支付工钱的形式为他补足了差额。

莱昂西奥原本和父亲不谋而合，认定米盖尔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凑够一笔如此巨大的款项，所以接过他递上的钱之后，头昏脑胀，心烦意乱。

“十个康托。”莱昂西奥点过钱，终于开口了，“正是我父亲所要的数目。”不过他心里暗自埋怨：“我父亲是个糊涂虫，吝啬鬼。要是我的话，一百个康托也不放手。”

“米盖尔先生，”他把钱包退还米盖尔，高声说，“你暂时先留着这笔钱，伊佐拉还不归我所有，只有我父亲才能处置她。眼下老人在京城，没有授权我决定这类交易。你去和他交涉吧。”

“可是，先生您是他的独生子，唯一的继承人，完全可以自己……”

“不用说了，米盖尔先生！我父亲依然健在——这是值得庆幸的——，现在，我不能把他的财富当成遗产随意支配。”

“尽管这样，先生，请收下这笔钱，转交您的父亲，替我请求他开恩给伊佐拉自由，履行诺言！”

“你还犹豫什么，莱昂西奥?!”看到丈夫恣意歪曲事

实，玛尔维娜怒不可遏，大声说道，“写吧，尽早给你父亲写信！除非置脸面于不顾，否则你就必须为释放这个姑娘做点事。”

慑于妻子命令式的目光，迫于遭到所有人反对的处境，莱昂西奥再也无法推诿。他脸色苍白，表情阴郁，心事重重地到写字台前坐下，纸和墨水就在桌子上。他握着笔沉思起来，看样子马上就要动笔。玛尔维娜和恩里克伏在窗前，低声说着什么。米盖尔坐在客厅另一端的角落里耐心等待着。躲在后院的伊佐拉知道父亲来了，这时也蹑手蹑脚走进客厅，直到走到米盖尔眼前他才发觉。下面就是父女间低声的对话：

“爸爸！……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我看你比往常高兴。”

“别出声！”米盖尔把手指放到嘴边，指了指莱昂西奥，低声说，“关于你获得自由的事。”

“真的，爸爸？……你怎么办到的？”

“怎么办到的?!……靠黄金。我把你买出来了，孩子，你很快就是我的了。”

“啊，我亲爱的爸爸！……你对你的女儿真好！……你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来向我奉献自由！……他们索要的什么代价！我的上帝！……我简直不敢对你说。我心里早就想，”她带着激情吻着米盖尔的两只手，“除了给我生命的人，我不该从任何别人手里得到自由！……”

“说得对，亲爱的伊佐拉！”老人把她紧紧搂在自己的胸口，“上苍有眼，你很快就是我的了，只是我一个人的，

永远是我的！……”

“他同意了吗？”伊佐拉指指莱昂西奥问。

“交易不是和他做的，是和他父亲做的。现在他正在写信。”

“这样我还抱点希望。假如我的命运取决于他，那我就会永远是奴隶。”

“岂有此理！真是万魔缠身！……”莱昂西奥站起来，狠狠朝桌上擂了一拳，嘟嘟囔囔地说，“父亲干的这桩蠢不可言的事，叫我不知如何是好！”

“写完了吗，莱昂西奥？”玛尔维娜回过头来问。

莱昂西奥还没有回答妻子的问话，就有一个杂役慌慌张张走进客厅，交给他一封镶黑边的信件。

“报丧？……我的上帝！……出了什么事？”莱昂西奥面无血色，哆哆嗦嗦打开信，飞快地浏览一遍，一下子扑到椅子上，用手绢捂住眼睛抽泣起来。

“莱昂西奥！莱昂西奥！……你怎么啦？”妻子吓得脸色煞白，一边喊着一边拿起丈夫扔在桌子上的信，断断续续地读起来：

“莱昂西奥，虽然你心中可能毫无准备，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这种打击我们每个人迟早总要遇到，希望你能忍悲节哀，支撑下来。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前天突然患脑溢血病故……”

玛尔维娜念不下去了。此时此刻，她忘掉了刚才的口角，忘掉了这个倒霉的日子发生的一切，扑到丈夫身上，紧紧搂住他，眼泪一滴滴掉下来，和丈夫的眼泪流在一起。

“啊，爸爸！爸爸！……一切全完了！”伊佐拉把她那秀丽、纯洁的脸贴到米盖尔胸前，大声呼喊，“没有任何指望了！……”

“谁知道呢，孩子！”父亲语气沉重，“不要泄气，上帝的力量是伟大的……”

第七章

莱昂西奥的庄园里有一间草草垒起来的大房子，既没有铺地板也没有抹墙泥。这是女奴们纺羊毛、纺棉花和织布的地方。

三脚凳、圆凳、方凳、纺车、缠线团的器具，还有房角的一架大织布机，就是这里的全部陈设了。

带铁栅的大窗户正对着宽阔的场院。里面，二、三十个纺线的女人坐成一排，有黑人、土著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幼小的孩子们有的在妈妈怀里，有的在地上围着她们玩耍。为了消磨难熬的漫长时光，一些女人在闲谈，另一些哼着小曲。她们年龄不同，肤色、体型各异，从身材瘦小、翘着大鼻子的非洲老妇到滚圆锃亮的土著黑人，从黑得象黑宝石一样的女子到和白人相差无几的混血姑娘，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在她们当中，有一个人特别显眼，可以说是混血儿里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俊俏，最风骚的姑娘了。她腰肢纤细而柔软，小脸娇媚可爱，嘴唇稍嫌厚了一些，但也端正、匀称，湿润而充满情欲，红得象四月的早晨刚刚开放的雏菊。两只

眼睛不算很大，然而机灵顽皮得令人着迷。那秀丽的黑发完全可以长到某个白皙的欧洲大家闺秀头上，而她却别出心裁，修剪得非常短，绾在头顶。这不男不女的发型不但没有使她失去魅力，反而给那桀骜不驯的外表增添了某种迷人的、无与伦比的诙谐感。若不是金色的耳环在那双端正的小耳朵上微微颤动，若不是丰满的乳房象两只永远安静不下来的小山羊藏在透明的汗衫下面一样起起伏伏，人们一定会把她错当成一位风流公子。很快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名叫罗萨的姑娘是何许人也。

大房子里，纺车转动的嗡嗡声，女人们单调的歌声，永不停歇的织布机有节奏的咯吱声，夹着孩子们尖厉的叫喊声和哭声，响成一片。如果有人侧耳细听，还能听到包括罗萨在内的几个纺线女人之间压低嗓子进行的一段小心翼翼的谈话。

“我说伙伴们，”说话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土著黑人，她对这里几代主人的秘密知道得清清楚楚，“现在，老主人死了，玛尔维娜太太回她父亲家去了。等着吧，咱们可要尝尝主人厉害的滋味了。”

“怎么会这样呢，若阿金娜姑姑？……”

“怎么会？……等着瞧吧。老主人不是省油灯，你们早就知道了。俗话说，一代胜过一代。这个年轻的莱昂西奥呀……嘿！……但愿上帝让我猜得不对……我看他要让我们想念老主人的时候呢……”

“我的圣母啊！……别这么说，若阿金娜姑姑！……还不如一下子把我们都杀死呢……”

"这个人可不想要什么线呀布呀的。过不了多久，我们都得到庄稼地里去抡锄头，从太阳出抡到太阳落；要么到咖啡园去，工头跟在后头拿鞭子抽。你们走着瞧吧。他就知道咖啡、咖啡。能赚钱嘛。"

"说实在的，我也弄不清哪样更好点，"另一个女奴说，"是在地里抡锄头呢，还是在这儿，从早晨到晚上九、十点钟，粘在纺车上。我捉摸着在地里至少能随便点……"

"随便？……你想得倒好！"第三个女奴插嘴说："这里比地里舒服一千倍！至少没有该死的工头。"

"哪里话，伙伴们！"土著黑人老妇又说话了，"哪儿都一样，都是奴役。谁要是倒霉生下来就是坏主人家的奴隶，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都要永远受罪。奴役是个顶糟糕的天命，不过这种东西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魔鬼弄到世界上来的。你们没有看到伊佐拉的妈妈，可怜的儒利安娜的遭遇吗？"

"说到伊佐拉，"一个纺线女说："她现在干什么呢？……玛尔维娜太太在的时候，她在客厅里可神气啦。现在……"

"现在她替了玛尔维娜太太。"罗萨脸上带着讥讽、邪恶的微笑说。

"住嘴，姑娘！"土著黑人老妇语气严厉，"不许胡说。伊佐拉真可怜。但愿上帝饶恕你说这可怜的孩子坏话！你们可知道她那让人心疼的母亲受了多少苦！啊，那老主人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家伙，愿上帝饶恕他。现在，伊佐拉和莱昂西奥先生，准会走同样的路了。儒利安娜是个漂亮、

机灵的混血姑娘，皮肤的颜色和罗萨的差不多，可是比她更漂亮，更标致……”

罗萨轻蔑地啧了一声，扮了个瞧不起的鬼脸。

“可话又说回来，正是好长相把她给毁了，可怜的姑娘！”老妇接着说，“老主人看上她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已经给你们讲过。儒利安娜很要强，所以不能不受那份罪，最后被折磨死。那时节工头还是米盖尔先生，就是伊佐拉的父亲。那才是个好心眼的工头呢！……人人都喜欢他，一切事都办得有条有理的。可眼下这个工头弗朗西斯科先生，该死！……这个宅院的人当中，他最可恶。……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噢，米盖尔先生非常喜欢儒利安娜，他拼命干呀，干呀，最后凑够了钱，想为她赎身。可是老主人不仅不允许，还发了火，把他赶出去了。儒利安娜没有活多久，鞭子抽，重活压，把她送进了坟坑，留下了还吃奶的伊佐拉，可怜的孩子。要不是有老太太关照——她是个圣洁的女人——上帝才知道小伊佐拉落个什么结果！……可怜呀……当初，还不如让上帝把她一块儿带走呢！……”

“为什么呢，若阿金娜姑姑？……”

“因为照我看，她的命运和母亲一模一样……”

“她那种装模作样的人还不活该？”罗萨满怀妒忌和怨恨，嘀嘀咕咕地说，“在客厅干活，就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谁也看不起，现在竟然又想跟白人小伙子们谈情说爱。她爸爸说，一定要为她赎身，这下子更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小姐了。米盖尔先生可真可怜！……自己还没个葬身之地，倒非要赎女儿不可！”

“这个罗萨的舌头可真毒！”老女奴朝混血姑娘投去谴责的目光，气呼呼地低声说，“可怜的伊佐拉什么事对不起你？她那么漂亮、纯真，又有教养，不比哪个白人姑娘差，可是从来不小看我们。要是你这种蛮横无礼、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爬到她的位置上，肯定要坏一千倍！”

向来大胆放肆的罗萨气得咬咬嘴唇，正要发作，门口一声粗野的吼叫震动了整个屋子，女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

“安静！”只听那人喊道，“真不象话，整天叽叽喳喳，你们只会用舌头干活！”

原来是工头。他长得矮小粗壮，肩膀宽阔，长满又黑又密的胡须的脸特别凶狠可憎。他旁边是个穿一身合体的佣人制服的混血青年，搬着一架纺车，样子不男不女，故作潇洒。伊佐拉跟在他们后面。

女奴们纷纷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工头祝福。他让小伙子把纺车放到一块空地方。不巧得很，偏偏正在罗萨旁边。

“到这儿来，姑娘！”工头招呼伊佐拉，“从今天起，你就在这儿干活，这架纺车归你用。今天的任务，伙伴们会告诉你的。我知道，搬到这里来，你不会太高兴，可有什么办法呢？……主人要这么办嘛。开始吧，姑娘。要注意，这是纺线，不是弹钢琴。必须快点干，干完一件马上再领一件。少说话，多干活……”

对主人安排的新岗位，伊佐拉并无反感，更不感到屈辱。不错，她在客厅里长大成人，几乎一直干的是细活，可是，纺线、织布、浆洗、做饭，样样在行，不比任何别的女奴差一星半点，或许还更好些。回到伙伴们中间，坐到纺车

前面，她心情舒畅，神态坦然。人们仅仅能从她唇边轻轻掠过的一丝微笑中察觉某种无可奈何的忧伤，但这只反映出压抑在心头的不安和苦痛，绝不是为脱离了昔日与女主人们共处一室的日子、地位一落千丈而恼恨。伊佐拉一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本来的身份，所以对所有其他女奴同样谦恭、温顺。这是因为，虽然她美貌异常、智力过人，但是高傲和虚荣始终未能侵蚀她的心灵，也没有泯灭她善良天性的光辉。尽管她如此温顺、谦恭，某种本能的尊严和高雅还是不遂人意地从言谈、举止和目光中流露出来。这或许源于心底里自知胜人一筹，才不自觉地以其端庄高贵的面容和高雅的手势、姿态而显得超群出众。没有人会把她当成在伙伴中劳作的女奴，而更会以为是个年轻的少妇，有意到她们中间纺纺线，消遣消遣。她活象一只白鹭，混杂在一群粗俗的鸟雀之中，高高扬起秀丽的脖颈，显得不同凡响。

所有的女奴都以关切、同情的目光看着伊佐拉，只有罗萨例外，她对新来的伙伴怀着刻骨的妒忌和嫌恶。我只用两句话就能把罗萨如此狠毒的原由向读者交待清楚。她本来是莱昂西奥的情妇。当然，年轻的主人既没有央求也不用威胁，轻而易举把她搞到手中。不过，打从垂青于伊佐拉以后，就把她置之脑后了。聪明的混血姑娘被主人的轻蔑深深刺痛了心。她心地恶毒，又不能向主人报复，于是就转而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情敌的头上。

……

“让雷电把你劈得粉碎吧，该死的！”

“让你染上最坏的麻风病死了吧，混帐东西！”

“让响尾蛇咬断你的舌头吧，这条疯狗！”

工头刚转过身，女奴们就嘟嘟哝哝咒骂起来。奴隶们最厌恶的莫过于工头，刽子手也不会受到如此强烈的仇恨。工头是从残酷的主人手里领到无情的皮鞭去抽打、折磨奴隶们的，却要比主人受到更加切齿的痛恨。事情往往这样：绑赴刑场的罪犯会忘记做出判决的法官，而对执行判决的刽子手火冒三丈。

我们已经说过，偏偏让伊佐拉坐到了罗萨旁边。这位罗萨马上把嘲骂的炮火对准了不幸的伙伴。

“我挺可怜你，伊佐拉。”罗萨为战役拉开了序幕。

“是吗？”伊佐拉准备以她天生的温和与忍耐对付罗萨的挑衅，“为什么呢，罗萨？”

“从客厅来到黑奴们的房舍，阿拉伯沙发换成树墩，钢琴和缎子软垫换成纺车，这滋味不好受吧？他们到底为什么把你赶出来，伊佐拉？”

“谁也没有把我赶出来，罗萨，这你知道。玛尔维娜太太陪弟弟回父亲家去了，我在客厅里就无事可做，所以和你们一块儿干活来了。”

“既然她把你当成宠儿，为什么没有把你带走呢？……啊，伊佐拉，你想骗我？大错特错了，我什么都知道。你过于爱打扮了，所以才来这儿认识认识自己的地方。”

“你真刁！”伊佐拉苦笑一下，但丝毫没有生气，“你以为我在客厅里，在白人们中间心里高兴，洋洋得意吗？……你完全想错了！……要是你不用象刚才那样的恶言秽语欺侮我，或许我在这儿更满意，更安宁。”

“这话我可不相信。这儿连调情的小伙子都找不到，你怎么会满意呢？”

“罗萨，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让你这样编派我、气我？……”

“嘿，小姐，别生气！……请原谅，伊佐拉小姐。我原以为你早把客厅里文绉绉的那一套忘光了。”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罗萨，可是我心里明白，在客厅里也好，在厨房里也罢，我只不过是和你一样的女奴。你也该知道，今天你在这儿，明天你可能去哪儿，只有上帝知道。干活吧，这是我们的义务。别磨嘴皮了，没有什么意思。”

这时候，叫奴隶们吃饭的钟声响了，该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女奴们停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只有伊佐拉没有动弹，继续纺线。

“怎么？”罗萨俏皮地说，“你没听见吗，伊佐拉？到时间了，去吃豆饭吧。”

“不，罗萨，我要留在这儿，一点儿也不饿。我想把活儿赶出来，上工太晚了。”

“有道理。再说，象你这样的文雅可爱的姑娘也不该吃奴隶们的大锅饭。要不，打发人送盘汤，送块巧克力来？……”

“别罗嗦了，饶舌妇！”黑人老妇大声呵斥罗萨，看样子她象这些纺织女奴中的头目，“舌头和蝮蛇一样毒！让别人安生一会儿吧。喂，伙伴们，吃饭去啦！”

女奴们都走了，只剩下伊佐拉一个人默默地纺着，陷入

了痛苦不安的沉思遐想之中。她脱下羊皮鞋，用纤巧的光脚一下又一下踩着踏板，线儿就从可爱的手指间不停地流淌出来。她前额向一边微微倾斜，活象一朵蔫了的白百合花，而半闭的眼睑则仿佛是一层凄凉的面纱，遮盖住深不可测的痛苦悲伤的峡谷。这种姿态和表情，反而使她充满魅力。

“啊，上帝！”她想，“在这儿也不得安宁！……到处都有人存心欺负我！……客厅里，白人们设下千万个陷阱和毒计迫害我和折磨我；在这儿，伙伴们似乎对我不错，本指望稍稍安静一些，可偏偏有个人出于妒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是对我侧目而视，讽刺挖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生身为奴，已属不幸，倒不如象最刁钻的黑人那样，生得丑陋凶悍。为什么上帝要赐予这些天赋，让我一生备受磨难之苦呢？”

伊佐拉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展开烦恼的思绪，就听到门口有响动，抬头一看，有个人正朝她走过来。

“唉呀，上帝！”她自言自语地小声说，“又有人来纠缠了。他们不肯让我单独呆一会儿。”

进来的人叫安德烈，我们早已见过了；就是跟工头来的那个仆人。他神气活现地走过来，站到伊佐拉面前。

“你好，漂亮的伊佐拉。过得怎么样，花一样的美人儿？”安德烈嬉皮笑脸地说。

“很好。”伊佐拉干巴巴回答了一声。

“不高兴了？……是啊，不过你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生活。一直在客厅生活的人习惯于绸缎、鲜花和香水，来到这个被烟熏得漆黑、充满狐臭和灯油气味的屋子里，当然会

难过。”

“怎么，安德烈，你也乘机往我脸上扔块泥巴吗？……”

“不是的，伊佐拉，不是的。上帝不会让我冒犯你。恰恰相反，看到象你这样该走阿拉伯地毯、盖大马士革绸缎被子的姑娘和这群厚嘴唇、臭气熏天的黑婆娘混在一起，我心里就非常难过。这个莱昂西奥先生确实有一副猛兽心肠。”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在这儿我很满意。”

“什么？我才不信呢。这不是该你呆的地方。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我也挺高兴。”

“为什么？”

“因为，说实在的，伊佐拉，我非常喜欢你。在这儿，至少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说说话……”

“岂有此理！……我现在就告诉你，不想听你的那些自由。”

“啊，原来如此！”安德烈突然发现如意算盘打错，把嘴一撇，“这么说，小姐你只爱听客厅里的漂亮小伙子们的甜言蜜语了？……可是，你想，那种事并不总是可能的，而在我们这类人当中，你不会找到比我——你眼前这位仆人——更好的人了。我每天都打领带，戴手套、穿皮鞋、衣服笔挺、香气扑鼻，还有，”他拍了拍衣袋，“口袋里一直丁当作响。罗萨也蛮漂亮，爱我爱得发狂。可怜的罗萨，在你脚下，她算得了什么？……不管怎样，伊佐拉，要是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你绝不会这样对我无情。假如你愿意，那么……你听我说……”

仆人一边说一边靠近伊佐拉，大大方方地去搂她的脖颈，象是要在她耳边悄悄说句什么，或许想偷偷吻她一下。

“不许胡来！”伊佐拉火了，一手把他推开，“太大胆，太放肆了！走开，不然我就去告诉莱昂西奥先生。”

“哦，对不起，伊佐拉，千万别生气。你可真厉害。我是为你好，也从来不曾得罪过你。既然这样，那就等着瞧吧。时间会让你这副铁石心肠软下来的。再见吧，我要走了。喂，伊佐拉，这事你对谁也不要说，但愿上帝不让莱昂西奥知道，否则他会绞死我的。”安德烈一面往外走，一面自言自语地说：“问题是，在这桩事情上，主人和我同样放肆。”

可怜的伊佐拉！不论何时何地，主人们、奴隶们，一个个接踵而至，纠缠不休，不让她有一刻安宁！那颗心本来不该忍受熬煎，横遭苦难！在这个宅院之中，至少有四个人与她为敌，竞相摧残那颗无辜的心灵：三个求爱者——莱昂西奥、贝尔索和安德烈，另一个则是可怕的妒忌者——狠毒刁钻的罗萨。对付奴隶和仆人的无礼强求倒也容易，要是主人来了，她该如何是好？……

果然，过了一会儿，工头陪着莱昂西奥来了。这时候，伊佐拉刚刚停下纺车，正捂着脸痛苦地沉思默想，没有发觉他们已经来到跟前。

“往常在这儿干活的姑娘们到哪儿去了？”一进门，莱昂西奥就问工头。

“去吃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还留下一个，……啊，是伊佐拉……好！”莱昂西奥

心中暗想，“这机会再好不过了。作最后一次努力，看能不能引诱这石头姑娘动心。”于是，他转过脸对工头说：“吃过晚饭，让她们都去收咖啡。我早就想告诉你这件事，一直没有想起来。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让她们到这儿来，一会儿也不行。在这个地方，她们整天吊儿郎当，唠唠叨叨，白白浪费时间，毫无用处。布和棉花多得很，到处都能买到。”

工头刚一出门，莱昂西奥便凑到伊佐拉身边，柔声细气、满怀情感地叫了一声：

“伊佐拉！”

“主人！”女奴吓了一跳，赶紧站起身，心底里暗自悲伤，“上帝！原来是他！……我的死期到了。”

第八章

面对放荡、野蛮的主人，伊佐拉处境危急。这，我们且按下不表，以便对前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做个交代。我们已经知道，正当家庭争吵到了非得出个结果双方绝不罢休的时刻，骑士的死讯象一颗炸弹突然爆炸，使白热化的争吵戛然而止。现在，我们就要告诉读者，在这之后，小小家庭之内出了些什么事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骑士死后，莱昂西奥掌握了父亲的全部家产，并且排除了最后的羁绊，得以放开手脚，恣意妄为。

守孝的几天里，莱昂西奥和玛尔维娜都闭门不出，似乎两人之间的怨恨暂告停歇。恩里克本来坚持第二天非走不可，经姐姐苦苦挽留，勉强同意多住几天，陪她度过丧期。

"看我丈夫怎么做吧，"她对弟弟说，"也许我要和你一道走。假如几天之内他仍不释放伊佐拉，或用别的什么办法打发她离开这里，我绝不会留在他家，一刻也不留。"

几天的时间里，莱昂西奥躲在自己房间里，从不露面，仿佛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无法解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倒不是他对父亲之死无动于衷，既不惊讶也不难过，而是

说，在心灵深处——恕我直言——，震惊和悲伤的最初时刻过后，他暗自庆幸这消息到得正是时候，使他得以摆脱玛尔维娜和米盖尔造成的窘境。所以，在与世隔绝的时日里，莱昂西奥没有为这本该令人心碎的打击伤心落泪，反而绞尽脑汁思考对策，以便闯过这一关，保住伊佐拉。对于这位漂亮的女奴，他决不肯忍气吞声，就此放手。困难确实不小，而且打成了一个解不开、砍才断的死结。莱昂西奥已经承认父亲曾答应米盖尔用十康托巨款为伊佐拉赎身；米盖尔已经把钱准备停当，交到他手里，要求释放女儿。莱昂西奥也承认，并且也不能怀疑，过世的母亲一直希望在她死后给伊佐拉自由。另一方面，玛尔维娜知道他看中了伊佐拉，心怀叵测，所以义愤填膺，逼他立即释放这个女奴。现在，他无法从盘根错节的困难中体面地脱身，除非给伊佐拉自由，而这种让步他是决不能忍受的。女奴在他心中煽起了强烈、盲目的情感。疯狂的欲火驱使他冲破种种阻梗拦截，不顾一切伦理天良，无情地践踏妻子温柔的心肠。现在，他决心依仗手中的权力，无限期地推迟履行自己的诺言，以粗暴的威吓和恬不知耻的冷漠来对付玛尔维娜的要求和指责。一句话，把绳结一刀砍断。

玛尔维娜深怕加重丈夫的悲痛，几天之后才向他重新提起那件敏感的事情。

“时间充裕得很，玛尔维娜，”丈夫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先把父亲的家产检视一遍，列出清单，为此必须到京城取来所有的证据和契约，以后再慢慢处理伊佐拉的问题。”

听了丈夫的回答，玛尔维娜的脸立刻变得死人般惨白。她用冰凉的手按住胸口，心冷了，碎了，夫妻间情分的楼阁转瞬间坍塌了。她本指望丈夫几天来关门闭户、心绪颓丧，躲进良心的庇护所里苦苦思考之后，一定会承认自己的过失和癫狂，请求他们原谅，决心改弦更张，走上诚实地履行义务的道路。丈夫冷冷的推诿和狡猾的开脱不能不使她痛苦万分，心如槁木死灰。

"怎么？！"玛尔维娜语气很重，看得出来，她心绪烦乱，怒不可遏，"难道你还不想痛痛快快地履行如此神圣的义务？……如果你有灵魂，莱昂西奥，早该把伊佐拉看成自己的妹妹。你知道，母亲生前对她十分疼爱，视为亲生女儿，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死后释放她，给她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以保证她的前途。你也知道，你父亲曾庄严地答应过伊佐拉的父亲用十康托的巨款为女儿赎身，并且米盖尔已把款项备齐，交到你的手中。这一切你都知道，可是你偏要设置障碍，节外生枝，一再拖延！……啊，这太过份了！……这项义务你本该早就履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

"可是，为什么这样着急呢？……你能告诉我吗，玛尔维娜，"莱昂西奥态度平静、语气温和，"现在就释放伊佐拉，对她有什么好处呢？莫非她在这儿过得不好吗？受虐待了吗？……缺什么吗？……难道在家庭中她不是依然被看作女儿而不视为女奴吗？你想马上把她扔到世界上撒手不管吗？这样做，并不能满足我母亲的遗愿，她生前对伊佐拉将来的命运是关怀备至的。不能这么办，亲爱的玛尔维娜，眼下不能让伊佐拉自行其是。首先要维护与她的美貌和教养相

称的体面与地位，为她挑选个好丈夫，而这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

“多么蹩脚的借口呀，我的朋友！……眼下伊佐拉并不需要丈夫保护，有她父亲在。这位心地善良的父亲不久前已经证明，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女儿。把她交给米盖尔吧。这样，她会得到非常好的对待和保护的。”

“可怜的米盖尔！”莱昂西奥报以轻蔑的一笑，“他有着良好的愿望，我不怀疑。可是，他有什么财产能让伊佐拉得到幸福呢？尤其是现在，如果不是靠乞讨弄到了赎卖女儿的款项——我相信这非常可能——，那么恐怕他连所有的头发都典当出去了。”

玛尔维娜没有再说什么，悲伤地摇摇头，叹了口气。她依然愿意相信丈夫的话出自真心，所以不再发火，装作很满意的样子回到自己房间。不过这种充满焦虑和烦恼的屈辱状况她不能继续忍受下去了。第二天，她和丈夫又一次交涉，语气更加强硬，得到的是同样的遁词和推脱。莱昂西奥态度冷漠、傲慢，似乎决心一意孤行。这一次玛尔维娜忍无可忍，和丈夫翻了脸。莱昂西奥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从容不迫地以厚颜无耻的戏谑为盾牌挡住妻子愤怒的箭矢，这把玛尔维娜的恼恨与愤怒激到了顶点。

第二天，玛尔维娜没有告诉任何人，便匆匆和弟弟恩里克一起离开莱昂西奥的家，前往里约热内卢。她愤怒已极，发誓再也不踏进那个使她蒙受屈辱的家，把无情无义、骄奢淫荡的丈夫从脑海里永远抹掉。火头上，她无法估量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由妒忌与愤怒的狂热煽动起来的誓言。

同时也不了解，在她那温柔善良的灵魂里，仇恨比爱情更容易烟消云散。虽然莱昂西奥胡作非为，玛尔维娜对他的爱远远超过对他的恨，不管恨得多么入情入理。

莱昂西奥照计而行，用最卑鄙最迟钝的冷漠应付妻子的恼怒。妻子匆匆准备行装，他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妻子离家远去，他靠在门廊上，叼着雪茄。那副无动于衷的神态，活象是在观看一个陌路人启程。

莱昂西奥的冷漠既不自然，也不真诚。对妻子的猝然出走，他并不感到心情沉重。恰恰相反，看到玛尔维娜的任性决定为他对付可怜的伊佐拉的毒计扫清了道路，莱昂西奥满心欢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无非是想掩饰心头洋溢的满足与惬意。“对付女人的任性与恼怒，最强大的武器莫过于冷酷与轻蔑。”莱昂西奥一直遵循这条格言行事。不过，以前的情况未曾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玛尔维娜没有从冷漠的面具后面发现丈夫兴高采烈的灵魂。

在这充满懊恼、焦虑和烦闷的守丧日子里，高尚而又不幸的伊佐拉命运如何呢？

米盖尔刚刚催开女儿心中美好的希望之花，报告骑士死讯的信件却立刻叫它凋谢净尽。伊佐拉心惊胆战。她知道，残酷的命运正把她这个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交由固执得不近人情的主人发落。她了解母亲悲惨的下场。面对严峻的现实，她苦苦思索，除了逆来顺受，准备惨遭折磨，别无他法。懊丧和恐惧占据了伊佐拉的整个心灵。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象中了魔似的时而在田地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时而藏进果园枝叶繁茂的深处，或躲到某个房间的阴暗角落，一小时

一小时地熬着，终日担惊受怕，好似一只胆小的野兔看见一只苍鹰张开翅膀在头上盘旋，利爪上鲜血淋漓。有谁能帮助她呢？有谁能保护她不受生性放荡、心狠手毒的主人的暴虐之苦呢？同情她、关心她的不外乎两个人：父亲和玛尔维娜。父亲是个可怜的工头，地位低下，又不在莱昂西奥的宅院，偷偷摸摸来和她说句话尚且不易，当然极少可能甚至完全不能救助她。玛尔维娜呢，以往倒是待她非常好，既温和又亲切。唉！打从当场抓住丈夫向伊佐拉献媚的丑行之后，对她也不信任了、疏远了。这是妒忌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女性的妒忌足以使最慈善、最热诚的人失去公正，变得火气十足。年轻的女主人正是这样。当初对伊佐拉几乎情同姐妹，现在却日渐冷淡，越来越难以接近。

玛尔维娜是个好人，也很自信。若不是凶狠的罗萨对情敌恨之入骨，她永远不至于怀疑伊佐拉的清白。自从无辜的伊佐拉引起那场口角以后，罗萨成了客厅的佣人和玛尔维娜的贴身女奴。女主人难免当着这个心地歹毒的混血儿发泄几句积郁在心头的妒忌和烦恼。

“太太过分信任那个专会装模作样的东西了……”伶牙俐齿的姑娘说，“请太太相信，他们俩眉来眼去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个假惺惺的女人当着太太的面装得一本正经，可是见了男主人，骨头都酥了。男主人这样疯疯癫癫，全是她的过错。”

罗萨巧妙地在女主人耳边挑拨是非，弄得为人诚实、但涉世不深的玛尔维娜晕头转向，而狡诈的混血姑娘却如愿以偿了。

伊佐拉无端增添了新的不幸，如坐针毡。她几次试图接近女主人，打探她不再象从前那样亲热、信任的原由，同时也想向女主人表白自己清白无辜。然而，玛尔维娜的冷淡与高傲的态度令可怜的女奴畏而却步，重又陷入苦痛与颓丧的深渊。

不管怎么说，有玛尔维娜在，对伊佐拉总是一种支持，保护她免遭莱昂西奥软硬兼施、纠缠不休之苦。无论丈夫怎样不把妻子放在眼里，玛尔维娜仍不失为一块绊脚石，至少可以阻止莱昂西奥为了达到卑劣的目的而采用强力手段。这一切，伊佐拉都仔细考虑过。现在，她眼睁睁看着女主人离庄园而去，丢下她无依无靠，只能束手让疯狂野蛮的莱昂西奥随心所欲，任意摆布——他既是伊佐拉的主人和求爱者，又是绞杀她的刽子手。这时候，伊佐拉恐惧、焦急的心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显然，莱昂西奥看到妻子消失在最后一座山丘后面，便难以抑制心头恶魔般的狂喜，立刻行动，搜寻伊佐拉，最后发现她躺在一个房间的阴暗角落，泪流满面，胸中发出艰难的抽泣，几乎已经昏死过去。

我们不愿意向读者详细讲述那里随后出现的可耻场面，只想告诉诸位，莱昂西奥使尽全身解数，苦苦劝说，力图使姑娘相信，满足主人的欲望对她有利，也是她应尽的义务。他作出种种天花乱坠的许诺、庄重严肃的誓言，甚至低三下四，爬到女奴脚下苦苦哀求，但从她嘴里听到的只是气恼的拒绝和严厉的斥责。看到这一切手腕均不奏效，莱昂西奥便发出一连串的威胁，最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伊佐拉。

作为实施这些威胁的第一步，莱昂西奥差人把她送到纺织女奴当中干活。在上一章我们正讲到这里。如果伊佐拉顽固抗拒主人的命令，她会从这里被送到农田，从农田被送到夹刑板里，从夹刑板里被送到绞刑架上，再下一步肯定无疑就是坟墓了。

第九章

莱昂西奥急不可耐，狂乱的情火在心中燃烧，必须马上满足肉欲，一刻也容不得拖延。现在，整个庄园都归他掌管。他在宅院里东游西逛，象是对下人发号施令，让他们把各种活计干得更好，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在窥视伊佐拉的一举一动，寻找时机、和她单独会面，再次恳请女奴答应他龌龊的追求。他从一扇窗户里看到纺织女奴们穿过场院去吃晚饭，发现伊佐拉不在其中。

“好！……天赐良机！”莱昂西奥满心欢喜，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脑海里闪现出让工头把其他女奴统统打发到咖啡园里的绝妙的主意。这样，他可以在这所空寂无人的大宅院里和伊佐拉单独相会。

读者会说，伊佐拉不过是个女奴，莱昂西奥用不着这样鬼鬼祟祟。叫她敬酒不吃吃罚酒，只消差人把她带到跟前就能一了百了。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这样行事。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哪怕是个区区女奴，集美丽的容貌、高贵的灵魂和出众的才华于一身，就会产生一种威严，竟然能迫使最恶劣、最腐败的人敬畏几分。所以，不管莱昂西奥多

么无耻、凶顽，在心灵深处也不能不对这位美丽而高尚的姑娘怀着某种敬意，比对其他女奴较为收敛一些。

“伊佐拉，”莱昂西奥说——前面我们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现在接着讲述——，“你该知道，现在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

“一直在您的手里，先生。”伊佐拉恭恭敬敬地回答。

“现在更是这样。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你不会不知道，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由于你完全可以猜到的原因，玛尔维娜离开了我，回她父亲家里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一人管理这个家，掌握着你的生死。但是，伊佐拉，也可以说，你的幸福或者毁灭完全取决于你本人的意愿。”

“取决于我本人的意愿！……不，先生！我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主人的意愿。”

“我非常愿意，”莱昂西奥的声音再温柔不过了，“非常愿意尽我灵魂的全部力量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可是，为什么你偏偏不肯给我幸福呢？你，只有你，才能让我幸福……”

“我，先生？啊，看在诸神的份上，让低贱的女奴安分守己吧。请您想想玛尔维娜太太，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良、又那么爱您。我替她请求您，先生，不要垂下您的眼睛来看一个可怜的女奴吧。一切我都能听您吩咐，只有先生要求的这件事例外……”

“伊佐拉，听我说，你太年轻，还不懂事情的好坏轻重。总会有一天——那时候也许已经太晚了——你会后悔拒绝了我的爱情的。”

“永远不会！”伊佐拉大声说，“如果我听得进男主人的情话，就是对女主人无耻的背叛。”

“简直是孩子的顾忌！伊佐拉，再听我说几句。我母亲看你长得漂亮，聪明伶俐——也许因为没有女儿——象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你，给你以教育。她对你的爱无以复加，之所以没有给你自由是因为担心会失去你，为的是让你永远留在她身边。既然她出于爱这样做了，我又怎能放手呢？我爱你，是一种性质不同的爱，它更热烈，更充满激情。这种爱无边无际，能使我疯狂，会让我自杀，假如……我，我在说些什么呀！……我的父亲——愿上帝宽恕他——出于愚昧的吝啬，竟然为了一点儿金钱出卖你的自由，好象世界上用黄金能买到上天赐予你的无法估量的魅力！这是亵渎！……我要象回击一切污辱一样拒绝任何敢来出钱购买你自由的人。你是自由的，因为上帝造出这样完美无缺的人儿绝不会为了使她屈身为奴；你是自由的，因为我母亲生前想让你自由，现在我同样想让你自由。然而，伊佐拉，我对你的爱是巨大无边的；我不能，也不应该把你抛弃在世界上。上苍有意赐我一件无价珍宝，我的灵魂早已望眼欲穿。倘若我不得不失去它，我会因悲痛而死去的……”

“对不起，先生，您的话我不明白。您说我是自由的，却不允许我到我想去的地方，甚至不让我占有自己的心！”

“伊佐拉，只要你愿意，不仅会获得自由，而且将是太太，将是个女神。你的命令，不管什么样的命令，你的意愿，哪怕是极小的意愿，都会一丝不差地执行。我会远在所有最柔情、最忠实的丈夫之上，让你置身于永不消失的最热

烈的爱情之中；一切关心、爱抚、崇敬，你会应有尽有。玛尔维娜抛弃了我！……反而更好！有了你，还要她和她的爱情干什么？把由利益撮合的关系永远斩断吧！让她永远把我遗忘吧。在我的伊佐拉的怀抱里，我太幸运了，再也不会想到她。”

“刚才这番话叫我毛骨悚然，先生。象玛尔维娜太太那样可爱、亲切、迷人而又品德高尚的女人，怎能忘却，怎能轻蔑地抛弃呢？主人，恕我直言，为了爱一个可怜的女奴而抛弃漂亮、忠实、贞洁的妻子，是最不道德的忘恩负义。”

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指斥，莱昂西奥感到大丢脸面，顿时火冒三丈。

“住嘴，放肆的女奴！”他大声吼叫，“对你的蔑视和拒绝，我还能勉强忍耐，可你竟然斥责起我来了！你以为是在对谁讲话？”

“请原谅，主人！……”伊佐拉心里一惊，后悔嘴边漏出了那些话。

“嗯，不过，假如你对我更和气一点的话，……不行，在一个女奴跟前卑躬屈膝，太过分了。我有什么必要去乞求法律上属于我的东西呢？忘恩负义，大胆妄为的女奴，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所有，只属于我一个人，任何人不得染指。你是我的财产，是我手中的一个花瓶，我想用就用，想摔就摔。”

“你可以打碎它，主人，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过，请发发慈悲，不要为了污秽可耻的目的使用它。奴隶也是人，也有一颗心，而心的爱憎是不归主人支配的。”

“爱情？……是谁在这儿侈谈爱情？难道你还有什么爱情？”

“当然没有，主人。可是，心儿可以自由驰骋，谁也不可能驾驭它，连主人也不能。”

“你整个儿都是奴隶，你的心必须听我使唤。假如不肯心甘情愿地屈服，那么，我有权力，有力量……可是，为什么呢？要占有你，不值得动用这些极端的手段。你的天性和你的地位同样下贱。嫁给庄园里长得最丑陋、最卑劣的黑奴你就该心满意足了。”

“啊，主人，您无所不能，这我知道。您的父亲就是这样把我可怜的母亲虐待、折磨死的。我已经断定，我也要遭到同样的厄运。不过请您相信，为了永远摆脱主人，摆脱世界，我并不缺少方法与勇气。”

“噢！”莱昂西奥脸上堆起恶魔般的微笑，“没有想到你激奋、浪漫到这等地步！……这在一个女奴身上实在罕见。这就是让这种人接受教育的好处！从你身上可以看到，让女奴整日里弹钢琴、读小说是个什么结果！还好，你提醒了我。我有办法让你头脑里的狂热冷却下来。大胆妄为、愚蠢透顶的奴隶，我要捆住你的手脚，使你无法施展阴险的伎俩。喂，安德烈！”他喊了一声，又使劲吹了吹安在皮鞭把上的口哨。

“主人！”侍者从老远的地方答应着，飞跑到莱昂西奥跟前。

“安德烈，”他干巴巴地吩咐，“把夹板刑具和带锁的手铐给我取来！”

“圣母啊！”安德烈大吃一惊，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干什么呀？……伊佐拉，可怜的伊佐拉！……”

“啊，主人，发发慈悲吧！”伊佐拉跪到莱昂西奥脚下，举起双手，全身痛苦地抽搐，“看在几天前刚刚过世、尸骨未寒的父亲份上，看在生前对您疼爱备至的母亲的灵魂份上，不要这样摧残不幸的女奴吧。用劳动来折磨我吧，让我去干最繁重、最粗笨的活计吧。我惟命是听，绝不抱怨，只是主人现在要求于我的，我宁肯死，既不能，也不该做。”

“这样对待你是出于无奈，是你自己迫使我做出这种过份的事。你知道，我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象你这样的女奴。或许有一天你要感谢我阻止你轻生。”

“一回事！”伊佐拉威严地站起来，声音因绝望而变得沙哑、颤抖，“不能自杀，就死在刽子手手里。”

这时候，安德烈送来了夹板和手铐，放到小凳上，又退了出去。

看到这两件野蛮的刑具，伊佐拉眼前一阵昏黑，心吓得冰凉，两腿发软，扑到纺线坐的圆凳上，泪水簌簌落下。

“老夫人在天之灵啊！”她抽抽搭搭、断断续续地呼喊，“救我脱离危难吧，象你在世的时候一样救救我吧！”

“伊佐拉！”莱昂西奥指着刑具厉声说，“如果你执迷不悟，继续疯狂地硬顶下去，等待你的就是这些。对你，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今天余下的时间供你考虑。你必须在我的爱情与仇恨之间作出选择。你知道，两者同样强烈，同样有力。再见！……”

伊佐拉感到主人已经离去，便举头望天，抬起双手，向众天使的女王祷告，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真诚、激愤：

“慈悲的圣母，圣母玛利亚！……您知道我是否清白无辜，您知道我是否该遭到如此残酷的虐待。我正在蒙受苦难，救救我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助我。把我从刽子手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吧，他正威胁着我的生命，威胁着我的清白与真诚。照亮您可怜的女奴的灵魂吧，给她以慈爱与怜悯吧。卑贱的女奴眼含热泪、心怀苦痛向您哀求，看在您受过的至高无上的苦难份上，看在圣子苦难的份上，发发慈悲，救救我吧。”

沉浸在悲痛与哀求中的伊佐拉是何等美丽！啊，比平静、欢乐的时刻更增添几分姿色！假如莱昂西奥这时候看到她，那副铁石心肠或许也要为之垂怜。伊佐拉雕像般秀雅的上身微微前倾，仰面向天，浓密的黑发一绺绺披散在肩头，成串的泪珠涌出双眼，滚过发白的面颊。她的嘴凄凉地半张着，伴着抽咽和低声祈祷轻轻颤抖，向饱经苦难的圣母热切地乞求。如果哪位富于灵感的艺术家要画一幅圣母像，那么，最美丽、最崇高的模特儿莫过于此时的伊佐拉。此时拍动金色的翅膀飞翔到她身旁的天使们一定会把这充满焦虑与忧愁的祷词送到安慰人间痛苦的圣母的宝座跟前。

痛心疾首的伊佐拉没有看见父亲进了大房间，正蹑手蹑脚朝她走过来。

“啊，她原来在这儿！”老人喃喃自语，“刽子手也来过！哏，可怜的伊佐拉！……你怎么样?!……”

“爸爸来了！”伊佐拉看见米盖尔就叫起来，“过来

吧，过来看看女儿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孩子，你怎么啦？……又遭到了什么不幸？”

“你还没有看见吗，爸爸？……那就是我的命运。”她说着指了指脚边的夹板和手铐。

“多么可恶的魔鬼，我的上帝！……不过，这一切我都料到了……”

“这就是自由！他的母亲以最大的慈爱养育了我，他却要给予我这种自由！惨无人道的奴役，身心接连不断遭到摧残，这是你交上恶运的女儿的唯一前途……爸爸，这种罪过，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本来还有一条极端的出路，现在，连这条出路也堵死了。身陷囹圄，脚被夹板夹住，手让手铐铐住！……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爸爸，你的刀，”她稍停片刻，用阴沉的目光看了看米盖尔，接着声音嘶哑地对父亲说，“我要用用你的刀。”

“你用它干什么，伊佐拉？胡思乱想！……”

“把刀给我吧，爸爸。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用它。等不要脸的东西动手给我上刑具的时候，我要让血溅到刽子手的脸上。”

“不要这样，孩子。用不着采取这等极端的手段。我的心早就猜到了这一切，并且做了准备。那笔钱没有用在赎买你的自由上，现在要帮助我把你从魔爪中拯救出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伊佐拉，咱们逃走吧！”

“好，爸爸，逃吧。可是怎么逃，逃到哪里去呢？”

“远走高飞，哪里都行。马上就走，趁他们还没有怀疑，还没有给你戴上镣铐。”

“唉呀，爸爸，我可真害怕。如果被发现，我的命运会怎样？……”

“事情确实危险，我不否认。可是，伊佐拉，鼓起勇气！这是唯一的生路，满怀信心地干吧，让神圣的上帝帮助我们吧。奴隶们都在地里干活；工头把女奴们都带到咖啡园去了；主人和安德烈骑马出去了。除了厨房里有一两个黑人女奴，整个院子里都没有人。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吧。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停当。后院深处的河岸上拴着一条独木舟。你先走，从后院出去，过一会儿我从前门出去，我们在河边碰头，一小时之内就能到坎波斯，那里停泊着一艘轮船，明天凌晨起锚驶向北方，船长是我的朋友。这样，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远远离开刽子手了。走吧，伊佐拉，在这个世界上，也许还能遇到比我更能保护你的好心人。”

“走吧，爸爸。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我的处境难道还能比现在更不幸吗？……”

伊佐拉沿着围墙的阴影，打开通往后院的大门。过了一会儿，米盖尔奋力划桨，小船紧贴着陡峭的河岸悄悄滑行。几分钟以后，庄园便从视线中消失了。

第十章

从伊佐拉出逃算起，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诸位读者，乘莱昂西奥忙于使用种种不同寻常的、极端的手段，求助于警察，雇用私人侦探，撒开罗网，企图重新捉回潜逃的猎物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乘一艘帆船到北方各省走走，或者能比他先一步遇到在逃的女主人公。

现在，我们来到累西腓①。夜幕低垂，灯光给南美洲的威尼斯戴上五彩缤纷的王冠。它象是从万顷碧波里飘然而出的美女，正偎依在大海的臂间接受拥抱与亲吻。这是个喜气洋洋的夜晚，当地最富有、最尊贵的先生、太太们纷纷涌向一座灯火辉煌的建筑；这里常常举行豪华的晚会，上层社会人士竞相参加。舞厅里珠光宝气，花团锦簇，馨香扑鼻，乐声悦耳，一些阔绰、风流的青年学生也偶尔离开欧林达老区，来到这里，在标致、多情的伯南布哥州女郎温柔的目光和天使般微笑中度过几小时，把学校的硬板凳以及陈腐不堪的礼俗统统扔到脑后。

诸位读者，请设想我们也是这座舞蹈女神殿堂里的信

①巴西北部城市，伯南布哥州州府。

徒，不妨进去看看里边有什么奇特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头一间大厅里我们就遇见一伙服饰讲究的青年人正热烈地谈论什么。请诸位在这里稍停片刻，驻足倾听。

“这颗新星必将在累西腓的沙龙之中大放异彩，为晚会增辉。”阿尔瓦洛说，“她来本市不到三个月，我认识她不过在一个多月之前。热拉尔多博士，请你相信，她是我迄今见过的最高尚、最迷人的姑娘。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位仙女，天使，女神！……”

“啃！”热拉尔多喊起来，“仙女！天使！女神！……三位一体！到头来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而已。请告诉我，亲爱的阿尔瓦洛，这位天使，仙女，女神，女人，或者随便叫什么吧，可曾对你说过她从哪儿来，属于哪个名门望族，是否有家产，等等？”

“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不妨这样告诉你：她来自天上，那是天使们的住处；她的家产胜过世上一切财富——纯洁、高尚、聪颖的灵魂和无与伦比的相貌。关于她的身世，我只能告诉你，她和父亲从南里约格朗德州来，家中没有别人；她家境相当贫寒，但美丽得象天使，名叫埃尔薇拉。”

“埃尔薇拉！”第三位绅士插嘴说，“名字倒很漂亮。阿尔瓦洛，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仙女住在何处？……”

“对此我并不隐瞒。她和父亲一起住在圣·安东尼奥区一座小别墅里，生活清贫，深居简出，绝少与人交往。在那座掩映于椰子树和其他树木丛中的别墅里，她象一株紫罗兰点缀于绿叶之间，或者象一位仙女生活于妙趣横生的洞

府。”

“好啊！”博士说，“那么你怎样发现了这位超凡脱俗的仙女，又怎样得以进入她神秘的洞府呢？”

“我三言两语讲给你们听。有一天，我骑马路过那座别墅，远远望见她坐在前院花园的小凳上。那超尘拔俗的美貌让我大吃一惊。她发现我在那里过分好奇地观望，就象一只蝴蝶穿越花枝，飘忽不见了。我下定决心，不顾一切，非再看到她、同她交谈几句不可。然而，不管我怎样东察西访，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同她有过交往，更谈不上出面介绍了。后来我打听到别墅的房主，就去找他，而房主也无法提供什么有用的情况，只是说房客每月提前交纳房租。当时我对她的了解仅此而已。我锲而不舍，每天下午到花园前头走走，而且是步行，以便有机会更仔细看她几眼。不过几乎总是毫无收获。偶尔碰上她在花园里，也是象头一次一样躲开我的目光。有一回，她从小凳上站起来，不小心把手帕掉在地上了。当时栅门开着，我贸然闯进花园，趁她刚要迈过门槛，还没有进屋的时候跑了过来，把手帕递给她。姑娘只是莞尔一笑算是感谢——这一笑呀，简直能使我跪倒在她的脚下——，可是并没有请我进去，更没有任何亲近的表示。”

“这块手帕，阿尔瓦洛，”一位先生说，“肯定是她有意丢下的，为了让你从近处看到她，与她交谈。这分明是一种富于浪漫情调的高雅举动，谈情说爱的微妙暗示。”

“这我不相信。她高洁无华，身上连一点谈情说爱的影子都没有。有一点倒可以肯定：那地方有股磁力紧紧把我吸住，又似乎散发着一种爱情、纯洁和冒险浑然一体的气息，

令我难以抬脚……”

阿尔瓦洛停住嘴，仿佛在甜蜜的回忆之中畅游。

“你就这样善罢甘休了，阿尔瓦洛？”又一位先生问道，“我们对你的浪漫史很感兴趣呢。接着讲吧，我急着想听到剧情的急剧变化呢……”

“急剧变化？……噢，还没有发生，连我也不知道剧情如何发展。我千方百计想进入女神的殿堂，但每每落空。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了我，比我费尽心思更有效果。有一天下午，我又乘车到圣·安东尼奥区贝贝里比河边游玩，远远望见一条张满帆的小船，船上有一男一女。

“过了一会儿，小船撞在沙滩上搁浅了，两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小船还是纹丝不动。见状我跳下车，乘上河边的一只单桅小艇前去救援。你们想象不出，当认出小船上的两个人正是别墅里的神秘女郎和她父亲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多么惬意……”

“这我倒是猜到了，不过这情节确实有点戏剧性。你和神秘仙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诗情画意，浪漫色彩越来越浓。”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看他俩浑身泥水，我请他们上车。两人犹豫再三，才勉强同意了。于是我驱车前往他们的住处。以后的事无须我多讲：虽然他们不无担心，神秘洞府的门闩终于为我打开了。”

“看起来，”博士问道，“你是非常爱这个女人啦？”

“那还用说！并且越来越喜欢她。更重要的是，我有理由相信，她……至少不是对我冷漠无情。”

“但愿上帝不要让你被妓院的女妖迷住。她也许是当今屡见不鲜的女冒险家，得知你颇有家财，前来下钩。他们小心翼翼，远离社会，云来雾去，不是什么好征兆。”

“谁知道是不是逃避警方通缉的罪犯呢？”一位先生评论说。

“也许是伪币制造者。”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每逢看到漂亮的女人由自称她父亲或兄弟的男人陪伴着在异乡游荡，我总是顿生疑惑。”博士接着说，“你那位仙女的父亲，即使真是她父亲，也许是个吉普赛人或者江湖骗子，利用女儿的容貌钻营。”

“唉呀，神圣的上帝！”阿尔瓦洛大声叹道，“当初若是估计到这天使般的人儿横遭唇枪舌剑，更确切地说，受到如此残忍的亵渎，我宁肯变成哑巴也不会跟你们谈起她。朋友们，请相信，你们对可怜的姑娘过分不公正了。如果我不知道她是下凡的天使，或许会把她当成离位的公主。你们马上就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我和她就足以报这诋毁之仇了，因为你们也会异口同声地称她为天仙。最糟糕的是，你们每个人都要变成我的情敌。”

“我这儿尽管放心，”一位先生说，“我见了神秘的姑娘总是胆战心惊。”

“我是个凡夫俗子，对仙女怕得要命。”另一位加上一句。

“那么，”热拉尔多说，“既然她远离社会，怎么又不再神秘地隐居下去，决定出席这种人们竞相参加的公开舞会呢？……”

“朋友，为此，我颇费了力气。”阿尔瓦洛回答说，“她几乎是强拉来的。我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她，对她说，象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把自己的瑰丽藏进孤独之中是对造物主犯下不敬之罪，它造出美丽的容貌为的是让别人看见、欣赏、赞叹。我和有些男子截然相反，他们妒忌心太重，疑窦重重，恨不得把心上人藏到地底下。我讲明道理，一再邀请，不断乞求，一切无济于事。父亲和女儿总是寻找种种借口，拒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最后，我耍了个花招：让父女两人相信，他们这样的陌生人深居简出，与社会毫无交往，已经引起人们的流言蜚语和怀疑，警察也开始留意了。当然，这是谎话，而谎话也有人相信……”

“太可信了，”博士插嘴说，“也许可信到离真相并不太远的程度。”

“我告诉他们，”阿尔瓦洛接着说，“不管这些怀疑多么荒诞离奇，也应该设法消除，为此绝对必须参加社会活动。这条计策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这对他们更加不利。”博士反驳说，“是个很坏的迹象，它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担心。假若他们真的清白无辜，就该对公众和警察的怀疑毫不介意，依然和往日那样生活。”

“你的怀疑没有根据，我的博士。他们钱财不多，所以才回避社会交往，对于没有家产的人来说，社会交往确实意味着付出沉重的牺牲。而他们……那不，他们来了……你亲眼看看就会相信。”

这时候，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郎由一个举止庄重的老年人搀着走进大厅。

“晚安，安塞尔莫先生！……晚安，埃尔薇拉小姐！……你们终于来了！”阿尔瓦洛离开朋友们，快步走上前去，笑容可掬，毕恭毕敬地向两位刚刚进来的人问好，然后一手挽着埃尔薇拉，一手挽住安塞尔莫，朝上层人物云集、金碧辉煌的内厅走去。阿尔瓦洛的三个交谈者和其他在场的人站到一旁，目送埃尔薇拉走过。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一阵窃窃私语，即使那些对她一无所知的人也心潮起伏。

“真的！……美得令人眼花缭乱！”

“瞧那风度，真象一位女王！”

“那双安达鲁西亚人①的眼睛！”

“她的头发可真漂亮！”

“胸脯！……那胸脯！你还没看见？……”

“穿得朴素、典雅！”三位先生仿佛目睹天仙显形，激动万分。

“你没有看见吗？”热拉尔多博士接着说，“她右脸上有颗迷人的痣。……阿尔瓦洛说得对，他的仙女要让大厅所有美貌的女郎黯然失色，特别是她初次露面，一层神秘的色彩对她更是有利。我已经无法忍耐了，快把我介绍给她吧，好从近处仔细看她一眼。”

几分钟以后，阿尔瓦洛完成了介绍沙龙里的这颗新明珠的光荣使命，重又回到朋友们中间，否则，刚才那种口气的交谈还要继续下去。

“我的朋友们，”他洋洋得意地说，“虽然我相信瞥上

---

①西班牙城市。

一眼你们已经惊讶到极点，现在我还想请诸位到大厅去，把你们介绍给埃尔薇拉小姐，彻底清除你们刚才对天底下最美丽、最纯洁的人儿不公正的、污辱性的担忧。”

四位绅士离开前厅，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内厅里。几位衣着华丽的漂亮女郎一边谈着一边走过来，身上的绸缎和宝石闪闪烁烁。她们谈话的题目也是埃尔薇拉，但口气同几个小伙子截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我们不妨稍停片刻，听听在说些什么。

“你能告诉我们吗，阿迪拉依德小姐？刚才挽着阿尔瓦洛先生胳膊进来的姑娘是谁呀？”

“不知道，劳拉小姐，我是头一次见到。好象不是本地人。”

“肯定不是本地人，你看她那惶惶不安的样子！象个从来没有进过舞厅的乡巴佬。你说对吗，罗萨丽娜小姐？”

“可不是嘛！……你没瞧见她那身衣服？……上帝！真寒酸！我那贴身女奴也比她会打扮。也许埃米丽娅知道她是谁。”

“我？我怎么会知道？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头一次见到她。不过，阿尔瓦洛先生曾对我提起过，说是个美得惊人的姑娘。我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漂亮倒是漂亮，可也没有到惊人的程度。”

“那位阿尔瓦洛先生呀，总是那么古怪。凡是新来乍到的，都能把他迷住。这颗让他神魂颠倒的珍珠到底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呀？……”

“从南方乘船路过这里。看样子，她不算太难看。”

“脸上要是没有那颗黑痣的话，还能说得过去。”

“恰恰相反，劳拉小姐。那颗痣使她显得有点特殊的可爱……”

“啊，对不起，朋友，我没有想起来，你脸上也有颗差不多的黑痣。不过，你的痣长得很好，为你增色不少，而她那颗，你仔细瞧瞧，太大了，不象苍蝇，倒象落到脸上的一只报死甲虫。”

“说实在的，我还没好好端详她呢。走，到大厅去，在近处仔细看看，然后才有把握发表意见呢。”

说完，姑娘们挽起手，形成一个色彩纷呈的长长的花环，逶迤而行，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十一章

阿尔瓦洛是个幸运儿。大自然和命运竞相打开保险箱，把恩宠统统撒到他的身上。这位名门望族的独生子二十五岁，父母双亡，手中的财产有两千康托之巨。

他身材适中，体态匀称，英俊的外表与其说来自不很出众的长相倒不如说来自高贵而和善的表情。他学识不算渊博，但头脑清醒，意志坚强，这类人极易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观念。读完大学预科之后，他象所有善于严肃地权衡利弊的哲学家一样，对自己的前程深思熟虑。他认定，出生在某个家庭这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的这笔财产完全可能由于另一个机会而丧失。于是，他想攻读法律，将来从事这一职业。第一年，飘游于法律哲学的上层区域，尚能从学术中找到一些乐趣，但一进入实用法学这一晦涩难解、枯燥无味的诡辩术迷宫，他的求实精神和高尚的空想头脑便厌而却步，失去了在已经登程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这个古怪的生灵头脑中充满崇高的宏大理想，乐于探讨深奥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喜欢神驰于光辉灿烂的乌托邦世界，而不屑于研究与解释法律条文。在他看来，法律大都建筑在最荒唐的谬误与

偏见之上。

阿尔瓦洛对一切特权与荣耀的社会地位都怀有敌意。不消说，他属于自由党人，共和分子，甚至近乎于社会主义者了。

怀有这种思想，阿尔瓦洛不能不是一个狂热的废奴主义者，而且不仅仅停留在言论上。父母给他留下的遗产不小的一部分是奴隶，于是他立即着手全部释放他们。但是，阿尔瓦洛心地非常善良，他知道，从绝对服从的状态突然过渡到享有完全自由的状态，蕴育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就在一所庄园里为获释奴隶建立了类似营地的组织，指定正直、热心的人负责管理。这样做对获释奴隶、对社会、以及对阿尔瓦洛本人都大有好处。阿尔瓦洛把他的一座庄园以出租的名义交给获释奴隶们耕种，为他们制订了必须共同遵守的纪律。这样，他们不仅可以避免陷入懒惰、恶习和犯罪，而且生活有了保障，每人都会积攒一点钱，将来还能补偿阿尔瓦洛为释放他们做出的牺牲。阿尔瓦洛为人古怪，活象一位英国贵族富翁，恪守贵格会①纯洁、严谨的信条。不过，他毕竟是个情感丰富、想象力活跃的人，难免讲究服饰，喜爱享乐、豪华，尤其是女人，只是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的纯真和高雅的柏拉图主义。所有这一切都与他高尚的心灵和良知并行不悖。然而，直至现在，阿尔瓦洛还没有遇见过令他动心的女人，没有找到在诗情画意的梦幻中向他微笑的理想人物的化身。凭着显眼的家产和超群出众

①十七世纪在英国形成的一个基督教派，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等国。

的人品，阿尔瓦洛自然引起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注目，或许不只一个娇娆的名门少女为他暗动春心。不过，他对她们都同样和蔼可亲，同样彬彬有礼，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表示出哪怕是一点儿偏爱。

当人们看到阿尔瓦洛竟然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姑娘格外垂青，殷勤备至，毕恭毕敬，热情赞颂，伯南布哥州的美女群中产生的惊讶、恼恨和可怕的失望便可想而知了。俊秀的帕里斯把美女奖判给维纳斯以后，朱诺和帕拉斯也没有烦恼到这般地步①。早在晚会之前，阿尔瓦洛曾在一些小姐太太中谈到过埃尔薇拉，那种赞美的口气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她们个个感到惊诧不安，急不可耐地想目睹这人间美神。甚至早在姑娘露面之前，冷嘲热讽、飞短流长就如倾盆大雨一样落到她和她的辩护士头上。现在，埃尔薇拉终于出现在眼前，她们唇边轻轻掠过一丝轻蔑的苦笑，而心底却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谨请天下美女们原谅我贸然直言：虚荣和美貌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极少例外。虚荣所到之处，在它附近游荡的妒忌便跟踪而至。新来的姑娘美丽得无可挑剔，谦逊的态度和腼腆的表情丝毫无损于她天然生就的独有的高雅；与周围豪华的打扮相比显得简朴甚至寒酸的衣着在她身上光华四射，映照出她天然的魅力。埃尔薇拉刚一露面就令人眼花缭乱，加之阿尔瓦洛不遗余力地宣扬她多么迷人，仿佛有意使大厅里别的漂亮女郎相形见绌，这对她们的虚荣心和自尊心

③这句话中，作者引用了希腊神话里朱诺、帕拉斯和维纳斯争夺金苹果的故事。帕里斯把奖品判给了美与爱之神维纳斯，后来维纳斯帮助他诱走了美人海伦，引起了有名的特洛伊战争。

刺激太强烈了。在这天的晚会上，有幸承受众人这些轻蔑的目光、讥讽的微笑和揶揄的话语的女人本该是她们当中的一个。

阿尔瓦洛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被保护者——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她——在晚会上受到的不加掩饰的敌意视而不见，而腼腆、朴实的埃尔薇拉却对充满做作的亲切与礼貌的气氛深感不适。她看不到任何真挚、诚恳的表示，每个人的眼光里都含着蔑视的讥笑，每个人的微笑中都露出恶意的嘲讽。

我们已经知道阿尔瓦洛其人，现在请了解一下他的朋友热拉尔多博士吧。

热拉尔多三十岁，法学学士，是累西腓政法界颇有声望的律师。他头脑清楚，精明干练，为人坦率诚恳、品格高尚，深得阿尔瓦洛的喜爱，两人成了挚友。热拉尔多如同任何功成名就的律师一样，讲求实际，尊重法律，对社会上沿袭成风的各种偏见与怪诞现象处之泰然，这同他的朋友标新立异的改良主义思想适成鲜明对照。不过这种矛盾非但丝毫不妨碍或削弱他们互敬互爱，反而使两人之间的友谊更加充实，更加深厚。如果朋友之间一切事情上都看法一致，异口同声，难免单调乏味。一个人怎么想，另一个人也怎么想，一个人要做什么，另一个人同样要做什么，那么，必然无话可谈，谈必生厌——阿门！——他们只能相对无言；昏昏欲睡——平淡、舒适得令人打盹的友谊！……倾向不同、意见相悖永远大有好处，使朋友之间互相矫正彼此的偏颇，相得益彰。热拉尔多博士的实证主义与求实精神往往是治疗阿尔瓦洛的乌托邦空想与狂热病的良药，反之亦然。

从阿尔瓦洛嘴里，我们已经知道他如何与埃尔薇拉小姐邂逅相遇，又怎样把她带到了晚会上。现在，让我们接着参加这次晚会吧。

“爸爸，”那位少女对搀着她进入前厅的可敬的老人说——现在，我们依然在这里观察他们——，“趁前厅人不多，我们就在这里呆一会儿吧。啊，我的上帝！”两人紧挨着坐下来之后，她用沉闷的声音对老人说，“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一个可怜的女奴，竟然置身于贵族和富翁们的晚会之中！……这豪华、这灯光，这敬意，一切都让我心神不定，头晕目眩。卷入这珠光宝气的阶层，是罪恶，是欺骗。爸爸，我知道，我内疚……倘若这些高贵的太太们猜到在她们身边居然有个在逃女奴也来跳舞，消遣！……女奴！”她站起身来，“女奴！我觉得人人都在看用黑字刻在我脸上的这个邪恶的字眼！……逃走吧，爸爸，我们逃走吧！社交界的人们似乎在戏弄我；这里的空气让我窒息……逃走吧。”

姑娘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每说一句话都向四周投去惴惴不安的目光。她拉着父亲的胳膊，不停地重复着焦急的请求：

“逃走吧，爸爸，我们逃走吧！”

“安下心来，孩子，”老人设法让女儿镇静，“谁也不会产生怀疑。你比所有这些漂亮、高贵的太太、小姐们都更美丽，更典雅，更聪明，人们怎能怀疑你是奴隶呢？”

“这样更糟糕，爸爸。我成了所有人注意的目标。从各个角落向我投来的好奇的目光让我战栗不止，恨不得脚下裂开一条缝，让我钻到地里面去。”

“快别这么想。万一有人产生点怀疑，你局促不安的表情会葬送我们的。大大方方显示出你的魅力和才能吧，跳舞、唱歌、和别人交谈吧，表现得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吧。鼓起勇气，孩子，至少今天要这样。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忍受这种窘境。我们已经引起怀疑，绝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说得对，爸爸！……多舛的命运！……”姑娘凄凉地摇了摇头，“我们注定要远离社会，四处游荡，秘密地生活，仿佛苍天在我们脸上打上了该诅咒的烙印！……啊，这次启程心中一定痛苦难忍！……不知道此地有什么魅力把我牢牢粘住。然而，不得不永远告别……永远告别这块让我享受了几天愉快和平静日子的土地！啊，上帝！……还不如当初死在奴役的折磨之下！……”

这时候，阿尔瓦洛走了进来。他扫视了一下前厅，象是在寻找什么人。

“躲到哪儿去了？”他喃喃自语，“莫非悄悄离去了？……噢！万幸，在那边！”他看到了父女两人——我们刚刚听完他们之间的谈话——，高兴地喊起来，“埃尔薇拉小姐，您过分谦逊了，不该躲到这个角落里来，而应当到大厅里去大放光华！大家都热切地等待您光临呢！让忸怩、枯萎的紫罗兰去隐身蔽形吧，玫瑰应当在明亮的阳光之下自豪地显示出它的娇艳妖娆。”

“请原谅，”埃尔薇拉低声说，“象我这样在内地长大的姑娘，孤陋寡闻，不习惯参加五彩缤纷的集会，感到拘束、压抑……”

“啊，说哪里话！……会习惯的，我想一定会习惯的。灯光、色彩、乐曲、幽香，在这样的环境中您的美丽应该更加光彩照人！上帝为您创造的如花似玉的容貌就是为了让人们观赏、赞叹。我是应几位先生的要求前来请您的，他们已经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晚会上，除了跳华尔兹、瓜德利尔舞①以外，往往有夫人、小姐们的节目穿插其间，演唱歌曲、歌剧插曲、民间小调等等，以助雅兴。我对几位先生说了，——请原谅我的冒昧，而冒昧是热情之子——，您有一副美丽的歌喉。他们急于等着听您出神入化的演唱呢。”

“我，阿尔瓦洛先生！……我在这富丽堂皇的舞会上唱歌！……请免去这次新的考验吧，这是为了您。我唱得不好，又很拘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让您难堪，让我们两人出丑。”

“这是托词，我不能同意。我亲耳听见过您唱歌。埃尔薇拉小姐，请相信，假如对您美妙的歌喉没有把握的话，我是不会让您担失败的风险的。象您这样的歌手不该拘束。我恳切地请求，不要唱别的，就唱那天我听到的那首委婉动人的女奴歌吧。我敢保证，一定能征服全体听众。”

“为什么不能唱首别的呢？这支歌勾起我伤心的回忆……”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它从您的双唇间飞出来才如此美妙。”

“唉，多么悲惨的命运！”埃尔薇拉小姐暗自叹了口

①即旧式四步舞。

气，“最爱护我的人却偏偏又在不知不觉地折磨我！……”

埃尔薇拉本想不顾一切地推辞。在这种场合唱歌对她来说意味着最沉重的牺牲。然而，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她想到父亲颇具远见的劝告，又不忍心让对方苦苦请求，便挽住阿尔瓦洛伸出的胳膊，跟他走到钢琴旁边。从高雅、洒脱的动作中可以看出，她对这种乐器了如指掌。

人们把钢琴围得水泄不通，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按耐。绅士们急于了解这个女人的歌喉是否同她罕见的容貌匹配，仙女是否也是一位美人鱼；而姑娘们则乐于看到强大的敌手至少在这个领域会一败涂地，并且已经暗暗把她比做孔雀——据神话故事说，主神朱庇特的妻子朱诺让它成为最美的鸟，却给它一副只能发出粗糙刺耳的吱吱声的嗓子。

气氛微妙而严肃，埃尔薇拉处于困难境地。她象一位遐迩闻名的歌剧女主角为高贵而挑剔的观众作首场演出。四周笼罩着深深的寂静，仿佛人人屏声息气，只能听到一颗颗急切期待着的心脏在跳动。阿尔瓦洛知道埃尔薇拉歌喉美妙，但也难免惴惴不安。至于埃尔薇拉本人，她对唱歌并不担心，只要人们肯忘却她，让她安安静静呆在某个角落，她宁愿变成晚会上最丑陋、最愚蠢、最不招人喜欢的姑娘。看来，她预感到某种可怕的事情即将来临。埃尔薇拉爱阿尔瓦洛，对他感恩戴德。正是这位先生以满腔热情和关怀把她当作美貌与才智的典型介绍到上流社会诸位眼前。为满足阿尔瓦洛的期望，为了不让他事先大事张扬的话落空，埃尔薇拉决心尽量唱好。这不是为了自己的体面，而是为了阿尔瓦洛的荣耀。

姑娘坐到琴前，刚刚用纤细柔软的手指在琴键上弹出几个单音，便感到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新的侧面向四周的观众展示出非凡的美丽，让他们惊叹不已。刚才谦恭、天真和敦厚的表情一扫而尽，代之以兴奋的奇异光彩；线条优美得有如出自雕刻家之手的上身高高挺起，仪态尊贵；两只眼睛微微高抬，深沉而又光芒四射，令人心醉神迷；胸脯本来象静谧的月夜里的湖水一样微波荡漾，现在却如暴风雨中的大海汹涌澎湃；白嫩、秀美的脖颈使人想起高洁的天鹅行将发出悦耳的啸鸣。这启发艺术灵感的声音掠过她的前额，把她幻化成美的象征，演奏出天堂里和谐的乐曲。她象一位女王坐在理想的王位上，又象诗歌女神坐在三脚祭坛上，以她妙不可言的音乐令整个世界拱手称臣。痛苦和不安给了她战胜困境的勇气与灵感，心头的泪水湿润了她的双唇，歌声从胸中喷涌而出，独特的颤音扣人心弦，优美而纯洁的旋律饱含哀伤，使这座炫耀浮华、笑声盈耳、寻欢作乐的殿堂之内人人潸然泪下。

埃尔薇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歌声刚落，整个大厅里掌声雷动，欢呼四起，仿佛要震得房倒屋塌。

“阿尔瓦洛的仙女真的是一只美人鱼呢。”热拉尔多博士对旁边一位朋友说，“集一切于一身……音色优美而纯正，我觉得被带上了七重天①，听天使唱诗班在歌唱。”

“她堪称一位有造诣的艺术家……在剧场里，能让歌星马丽勃兰相形见绌，即使在欧洲，也会声名大震。阿尔瓦洛

①指上帝和天使们居住的天堂的最高层。

说得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平庸之辈，更谈不到什么冒险女郎……”

瓜德利尔舞曲响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也许是乐曲声太大，我们无法再听见他们的话。

“埃尔薇拉小姐，”阿尔瓦洛对坐到父亲身边的被保护人说，“不要忘记，你已经答应把跳这一轮瓜德利尔舞的荣幸给予我。”

埃尔薇拉勉强一笑，竭力压抑住离开钢琴以后立刻重新涌上心头的可怕的懊丧。

她挽起阿尔瓦洛的手，两人伴着瓜德利尔舞的乐曲走进舞池。

第十二章

如果读者原先尚未猜到，那么现在已经明白，所谓埃尔薇拉正是女奴伊佐拉。不言而喻，安塞尔莫就是工头米盖尔。他们两位是我们的老相识了。诸位了解，伊佐拉不仅天资过人，而且受过最精深高雅的教育，所以举止端庄、谈吐高雅。凡此种种，使这位无与伦比的女奴能在最高贵、最豪华的社会中露面，发出夺目的光彩。

当初，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陷入绝境，米盖尔走投无路，产生了甘冒风险、携女儿仓促出逃的念头。想到伊佐拉的母亲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遭到的悲惨下场，他不寒而栗。莱昂西奥与他的父亲同样狠毒，并且更加荒淫，完全可能干出更过火更莽撞的事情。老人失去了为女儿赎身的希望，转而想用为此筹措的款项把她从刽子手的魔爪下拯救出来。他知道，从主人家里抢走女奴，掩护她出逃，在世人眼中是一种罪恶，是一切正派人不屑为之的可耻行径。不过，女奴是他的亲生女儿，是颗纯净无瑕的珍珠，行将被凶残地玷污或踩得粉碎。这些想法又使他于心稍安。

不幸的老人也曾想过向当局告发，乞求法律保护女儿免

遭主人暴力蹂躏。他所询问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千万别和官府打什么交道，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富人家里的事，他们绝不过问。你不要自投罗网。如果只让你白白出一笔诉讼费倒也万幸，说不定还要罗织罪名，开庭审判，让你受铁窗之苦。"是啊，有谁见过穷人有理、富人词穷，弱者胜利、强者败诉呢？

米盖尔同莱昂西奥庄园的几个老奴隶保持着秘密来往，他们依然怀念米盖尔当工头时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时光，对他本人也充满尊敬的情感，所以他对庄园之内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得知女儿在老骑士死后处境极其危险，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立即多方张罗，设法把女儿救出来，安全转移到凶恶的主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头一天下午救出了伊佐拉，第二天凌晨便带她登上一艘运送黑奴的轮船，朝北方开去。船长是个葡萄牙人，米盖尔的故交。他的船到达伯南布哥州稍作停留之后要驶往非洲海岸，只能把父女两人留在累西腓，并答应他们，三、四个月之内他的轮船将返回这里，届时把他们带到想去的任何地方。米盖尔在他的园丁或工头生涯中，见识不广，交往有限，对社会了解甚少，更无经验，难以对他这样做给他本人和女儿造成的后果作出全面的估计。他在骑士和其他人的庄园工作多年，奴隶潜逃的事件并不多见。即使偶有发生，也不过是逃到邻近庄园，几天之后便告了结。毫不奇怪，他对主人权力之大、捉拿逃奴的手段之多几乎一无所知。他以为，远在伯南布哥州，只要尽量与世隔绝，隐姓埋名，父女俩完全能安然无恙地藏匿三、四个月的时间。

伊佐拉虽然聪明过人，头脑清醒，但在远离她所惧怕、憎恨的祸根之后，也不免放下心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所面临的危险。然而，这种平静的心境没有保持多久，便认识了阿尔瓦洛，并且一见钟情。大家知道，高尚的灵魂一旦相爱，往往感情炽热，始终不渝。这爱情使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处境更加痛苦、更加险恶。

我说不清楚，阿尔瓦洛在表情、举止、声音、手势上有种什么高尚、亲切、特别招人喜爱的气质，能让一切人为之倾心。在迄今唯一获得他的爱情的姑娘眼里，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吗？伊佐拉抵御不住这充满魔力的诱惑，以她纯真的心，以她艺术家的灵魂，狂热地爱上了阿尔瓦洛，虽然她清楚地知道，这盲目的、不顾一切的爱只能让眼里流出更多的泪水，心上增添新的忧愁。

她估量过把她和阿尔瓦洛隔开的鸿沟，懂得这致命的情感毫无希望可言，只能永远埋葬在灵魂深处，让它象癌症一样无休止地咬噬心脏。

她杯中的苦酒已经斟满，几乎要溢将出来，又不得不听任命运之手倒进更多的胆汁。这苦涩的浆液会腐蚀她的双唇，毒杀她的生命。

隐瞒自己的真正身份，欺骗社会，她心情沉重；让交往密切的人给予毫无权利享有的尊重，她真诚、美好的灵魂羞愧交加。只是考虑到这层伪装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多大妨害，她才不得不任凭命运安排。难道她应该，或者说能够让心上人也同样受到蒙骗吗？她缄口无言，阿尔瓦洛势必对她的奴隶身份依然一无所知，这莫不是听其自然，让他对一个女奴

的爱情越发强烈、日益深厚吗？……这岂不是恶毒的阴谋、卑鄙的欺骗、寡廉鲜耻的行径吗？一旦了解真相，难道他没有权力对她恶语相加、视如草芥、踩在脚下，理所当然地把她当作一个卑贱、下流的女奴吗？

"啊，这比碎尸万段更加可怕！"各种互相矛盾的念头一齐在她心中翻腾，"不，不应当欺瞒他，这太可耻了……对他说明一切，这是我的义务，必须履行。他会知道，他不能、也不该爱我，但至少没有蔑视我的权力……一个正直、坦诚的女奴起码应当受到尊重。不应该欺骗他，一定要向他讲明一切。"

忠厚的天性和高尚的品德让她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正直、高雅和良知向她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但是到了付诸实施的时刻，心却总是软下来。就这样，伊佐拉实行决心和指令的日期一拖再拖。

她渐渐失去了勇气。在甜蜜的梦境里，她陶然而醉，甚至把可悲的身份忘到九霄云外，只记得她爱着一个人，也享有这个人的爱。

"让幻觉中销魂的欢乐再持续一天吧。"她暗自寻思，"我是个判处死刑的人。现在被拉出地牢，推上舞台，扮演一会儿炙手可热的女王的角色。一旦走下台去，就重新关进地牢，永不能再见天日。把这幸福的时刻延长一些吧。莫非仅仅让幸福之神在不幸的囚犯梦中稍作停留也算触犯刑律吗？……不用着急，砍断把我吊在天堂的这根脆弱的金链，再次坠入地狱，是任何时候都能办到的。"

内心犹豫不决，矛盾重重。感情的声音总是压倒理性与

良知的命令。时间一天天过去，直到阿尔瓦洛用近乎强迫的手段使他们接受了参加舞会的邀请，伊佐拉才终于明白了：继续向心上人隐瞒身份是一种不仁不义的丑恶行为，这危如累卵的假象决然无法再维持下去，否则他们全都要身败名裂。

欺骗品格高尚的阿尔瓦洛，滥用他的慷慨，这太过分了！一个在逃的女奴竟然挽着他的胳膊，象开屏的孔雀，大模大样地出现于上层社会最豪华的舞会，而且是在举足轻重的州府！……这无异于用最不道德的忘恩负义、最恶劣的背叛报答对方的热情帮助与关心。伊佐拉那颗纯洁的心对这种行为厌恶之至。阿尔瓦洛对米盖尔毕恭毕敬，老人受宠若惊，不得不接受他的盛情邀请。两人不约而同地以为，伊佐拉保持缄默意味着她同意出席舞会。

他们完全错了。伊佐拉沉默不语，其实是在竭尽全力甩掉身上的伪装压在心头的重负，她真想撕下面纱，让心爱的人看到她的本来面目。然而，不论她下定多大决心，鼓起多大勇气，到了关键时刻它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候，嘴已经微微张开，话已经涌到唇边，腿已经迈出一步，准备跪到阿尔瓦洛脚下，但是，一遇到年轻人温柔、灼热的目光，她立刻心乱如麻，话不肯越过停滞不动的嘴唇，掉头流回心里；两条腿仿佛钉在地上，不肯挪动一步。现在，伊佐拉象个被厄运困境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跳崖轻生的可怜虫，刚刚走到万丈深渊的边缘，吓得毛骨悚然，踉踉跄跄后退几步。

“我是个不中用的胆小鬼！”最后，她灰心了，“连履行一项义务的勇气都没有！不要紧，天无绝人之路。我难于

启齿的话，可以让父亲去说。”

这个念头象根救命稻草在心中一闪，伊佐拉就紧紧抓住，立刻照此办理，免得夜长梦多，又失去勇气。

“爸爸，”阿尔瓦洛刚刚迈出小花园的大门，她就对米盖尔说，语气很坚定，“我不去参加舞会。我绝不想也不应该在那里露面。”

“不去?!”米盖尔焦急地大声喊道，“为什么不趁阿尔瓦洛还在的时候早点说？现在，我们已经答应……”

“总会有办法，爸爸。”女儿打起精神，“这件事非常简单。请爸爸赶紧到他家去一趟，告诉他我不敢当面对他说的话，向他宣布我是什么人，就一切都了结了。”

伊佐拉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的嘴唇哆嗦着。她话说得急促，声音尖厉而颤抖，好象句句都是从心里生拉硬拽出来的。看来，为了实现这可怕的决心她用尽了最后的气力。父亲惊讶地望着她，心事重重。

“你在说些什么呀，孩子！……你脸色苍白，很难看……象是发烧了……觉得难受吗？”

“我没有病，爸爸，不用担心我的健康。我是说，爸爸必须去找那个年轻人，讲明一切……”

“绝不能！……你疯了，孩子？你想让爸爸看着你被关进监牢，戴上手铐，押送回原来的省份，交给你的主人——一句话，看着你在那个魔鬼的手里折磨死吗？啊，伊佐拉，看在诸神份上，别再说这种话了。只要血还在我的血管里流动，只要我还有最后的一点儿办法，我就要救你……”

“用这等卑鄙的办法、丑恶的手段救你的女儿吗，爸

爸？……”姑娘激愤地反驳说，“让他把我当作自由人，当作小姐介绍到舞会上，这伤天害理的事我怎能干得出来？……这位先生和别的高贵的人们一旦知道下贱的在逃女奴曾和他们并肩出席晚会，一起跳舞……”

“住嘴，孩子！”老人显然对女儿的情绪感到气恼，“别这么大声说话……安静点。他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明天就走。随便搭哪条轮船都行，走得远远的，比如，可以逃到美国去，听人说到了那里，我们就能摆脱一切追捕。那时候，靠我的双手，靠你的天分和灵巧，我们不会缺吃少穿。”

“啊，爸爸！远走高飞，永远没有回来的希望——这个想法让我心里难受。”

“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事到如今，为了逃出魔掌，就是天涯海角，我们也得去呀。”

“可是那位青年，对我们关怀备至——我指的是阿尔瓦洛先生——既高尚又慷慨，要是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要是了解到我们处境险恶，被迫逃亡，更名换姓，漂流四方，也许愿意伸出手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免遭迫害……”

“谁能保证会这样呢？……我敢肯定，他一旦知道了你只不过是个在逃的女奴，势必感到受了欺骗而对你怀恨在心，即使不头一个向警方告发，也要对你嗤之以鼻。我们正处在窘困的时刻，必须欺骗他和所有的人，没有别的路可走。不管对谁披露了秘密，我们都要完蛋。孩子，鼓起勇气来，去参加舞会吧。牺牲是残酷的，不过也是暂时的。为了我们的安全，应当忍受。不久我们就远离这里。即使有一天

他们知道了你是什么人，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再也看不到我们的脸，听不到我们的名字了。你过分谨小慎微了。既然他们不知道你是谁，和你在一起绝不会有损于他们的名声，你也没有妨害任何人。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人人都得原谅。”

“爸爸说得似乎有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迈出这一步，我从心里感到厌恶。”

“孩子，为了我们俩免遭大难，逃个活命，必须迈出这一步。如果不去参加舞会，那么不得不隐藏起来，而这会引起更大的怀疑，警方也要跟踪，到处追捕。确实，这是一种牺牲，但比起被警方捉拿入狱，比起在主人家里受拷打致死，要轻得多！……”

伊佐拉没有回答，思绪翻滚，心如刀绞。

她被父亲的一番话推入深渊，顿时沮丧万分，冷彻骨髓。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她心烦意乱，灵魂象颠簸在狂涛恶浪中的脆弱的小船，在疑虑和困惑的大海里苦苦挣扎。

谨慎、文雅和良知在呼唤；真诚、坦率的心不肯与阴谋、谎言沆瀣一气；精神承受着空幻、模糊的预感的重压。这一切都在阻止她参加舞会，并且几次似乎已经使她下定最后的决心，自言自语地说：“不去，绝对不去！”

另一方面，父亲颇有道理的考虑和再见阿尔瓦洛一面、享受在他身边度过几个小时的欢乐的希望，又让伊佐拉心猿意马，在迟疑不决的海面上漂浮。时间不会很久，或许就在明天，她要被迫离去，与阿尔瓦洛分手，毫无重新会面的指望，并且连“再见”都不能说一声，也不得让他知道自

己到底是谁，要去往何方。想到这些，伊佐拉更是心酸。匆匆离去，启程的时刻没有人紧紧拥抱，惜别的泪水不能抛洒在别人胸前；匆匆离去，既无希望又无慰藉，到处流浪，东躲西藏，千种苦难，万般危险，最后或许在奴役的摧残下了却残生。啊！……真令人魂飞魄散！——而这正是可怜的伊佐拉眼下唯一的前途。不对，前面还有整整一夜幸福、愉快的时光。在这光辉灿烂的夜晚，她可以参加舞会，和心上人一起欢乐，和他呼吸同样的空气，听他让人不饮而醉的声音，闻他身上特有的气息，把他炽热的目光收进心房，感觉他那双可爱的手的轻轻的压力，数那颗只为她一个人欢跳的心的一次次搏动。啊，不管随之而来的是痛苦、危险、奴役还是死亡，这样的夜晚比永生更加珍贵！

伊佐拉天真、谦逊，但并不因此意识不到本身的价值。能成为阿尔瓦洛这样精神高尚、品质出众的青年爱慕的目标，进一步证实了她对自己的估计。

凭着天生的洞察力，伊佐拉很快就看出来，阿尔瓦洛的情感既不是对她迷人的外表和才智的表面恭维，逢场作戏，也不是年轻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发自内心的强烈而深沉的真正爱情。这使她心底暗暗感到自豪。看到自己提高了身份，有时甚至忘记自己是个女奴。

“我相信我是值得阿尔瓦洛爱的，否则他不会爱我。既然值得他爱，那么，为什么不值得被他介绍到上层社会呢？莫非人们的邪恶能摧毁造物主赐给的美与善吗？”伊佐拉苦苦思索着。这些想法造成的感情冲动和在心上人身边度过几个小时欢乐时光的诱人前景使她的灵魂深处发出高声呼喊：

“要去！一定要去参加舞会！”

伊佐拉双手捂着脸，一声不响，沉浸在梦幻之中，力图选定一种抉择。父亲同样心神不定，忧心忡忡，在花园里的花坛之间踱来踱去，焦急地期待着女儿的最后回答。

“我去，爸爸，我去参加舞会。”最后，她站起身来说，“不过，我准备在鲜花和歌声中作为牺牲走上祭坛。一种不祥的预感煎熬着我……”

“什么预感呀，伊佐拉？……”

“我也不知道，爸爸，象是某种横祸。”

“可是，伊佐拉，我心里却揣测着，参加这次舞会能让我们得救。”

第十三章

读者不要误以为我们前面正在观看的舞会已经结束。上一章，我们只不过暂时离开舞厅，作了一段小小的插话。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无法解释清楚到底是哪些致命的情况迫使我们的女主人公不顾自己是个区区女奴，贸然决定出席贵族们豪华的晚会。心灵脆弱或性情怯懦，一般都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在一个文雅娴秀、明达事理的人身上，冒失到这种地步，就不能说无可厚非了。

舞会继续进行，只是气氛不象开始那样活跃、热烈。绅士们向伊佐拉狂热的欢呼和异口同声的赞叹使兴致勃勃的漂亮女士们一下子冷了心。看到各自喜爱的绅士向那个姑娘热情致意，简直要毫无顾忌地匍匐在她脚下，并且分明在宣告她为本晚会的女王，女士们着实恼火，连跳舞的心思都没有了。舞厅里听不到欢声笑语，她们三五成群地躲到各个角落，有的诡秘地嘀嘀咕咕，有的冷笑着窃窃私语。

不满意的议论的嗡嗡声在姑娘们中间蔓延，象是远处天边传来的阵阵闷雷，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或许她们正在猜测那个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才华使她们全都相形见绌

的人只不过……只不过是个女奴。很多女宾，特别是那些对阿尔瓦洛怀有某种希冀或者自以为对他有什么权力的女宾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场。她们被伊佐拉无可争议的胜利压得颓唐不堪，失去了继续留在舞场上的兴趣，于是采取了这一万全之策，把惨痛失败的烦恼和羞辱藏进自己隐秘的卧室。

我们并不是说，在地位高贵、才貌出众的诸位夫人、小姐当中，没有人态度公允，毫不嫉妒，真心赞叹伊佐拉的美丽，为她的成功而衷心欢呼。这样的人有，而且为数不少。若不是靠她们保持一点活力，晚会早就夭折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不无把握地说，在女性当中，不论哪个阶层，至少有半数人为这类嫉妒和狭隘的竞争所左右。

伊佐拉和阿尔瓦洛跳起了瓜德利尔舞。让他们跳吧，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到一间休息室走走。这间休息室有一扇宽宽的门与舞厅相通，里边摆着一张打牌用的桌子，食橱里放着酒具和一瓶瓶的啤酒和香槟酒。小小的房间里有一伙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都是拜伦①放荡与怪癖的崇拜者，对社会、享乐和女人已经感到厌倦，常常说，不肯用一支雪茄或一杯香槟酒换取最标致的女郎温柔的一笑。他们看破红尘，整日里吟诗作赋，宣称在他们生命的朝霞里，心已经被怀疑主义之风吹得枯萎，被激情的烈火烧为灰烬，被酒足饭饱的日子冻成坚冰。在各种舞会、集会上，这群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以远离世间享乐、厌恶浮华生活自诩。

这伙人当中，有一位在本故事中扮演了比较活跃的角

①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色，我们不得不稍加注意，多费一点笔墨。他既与厌世主义无缘，更非拜伦主义信徒。恰恰相反，全身散发着俗不可耐的市侩习气。看样子他比伙伴们年长十几岁，头硕大、脸宽扁，特别是前额宽得不成比例，松弛的皮肉上长满疙瘩，据拉瓦特尔的说法，这是愚昧和浅薄的象征。这粗陋得近乎怪诞的长相显示出卑劣的天性、根深蒂固的自私和品格的低下。他最突出的特点——贪婪而野心勃勃——从每句话，每个动作，尤其是那双混浊的小眼睛闪烁的诡谲光芒里流露出来。他也是个学生，但从其衣冠不整、不修边幅、毫无高雅可言的仪表来看，更象个沿街叫卖的商贩。他是个小酒馆的股东，十五年来，就靠小酒馆的收入上学。此人名叫马尔蒂纽。

"小伙子们，"其中一个青年说，"让那些呆子们去点头哈腰磨脚板吧，我们来打牌。"

"好！"另一个大声应和着坐到桌子旁边，拿起纸牌，"既然没有更好的事可干，那就打牌吧。生活就在牌当中嘛。有时候来一张好副牌，我的心比罗米欧看到朱丽叶①投去的目光跳得还欢呢……阿丰索，阿尔贝托，马尔蒂纽，过来玩兰斯开特②呀，就打两三圈……"

"我本该乐于接受邀请，"马尔蒂纽回答说，"只是正忙着打另一场牌。我的赌博不担任何风险，转眼之间五个康托就稳稳当当流进口袋里。一枚硬币也不少，整整五个康

①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著名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角。

②一种纸牌玩法。

托！”

“你说的什么鬼赌博呀？……到什么时候你才能不这么疯疯癫癫呢？……别胡说八道了，来打兰斯开特吧。”

“象我这样打着一场保险赢钱的牌，谁还肯到兰斯开特里去碰运气？兰斯开特已经吃了我不少银币了。……我还没有傻到这般地步。”

“马尔蒂纽，真是岂有此理！……你到底说不说？……什么该死的赌博？……”

“猜猜嘛……你们猜不到。这可是场惊天动地的牌。要是诸位能猜对，我请你们到本市最好的饭店吃一顿夜宵——我们先讲清楚，等我把钱赢到手以后。”

“只配吃焦鳕鱼的可怜虫！谁也不会猜得中你那奇特的脑袋里藏着什么蠢主意。夜宵我们倒无意享用，只想让你把钱放到兰斯开特牌桌上来。”

“嘿，别捣乱！”马尔蒂纽两眼盯着舞厅，“我在估计输赢……譬如说是在下棋，现在该将军了……说干就干，五个康托到手了……”

“我敢肯定，这家伙是发疯了……喂，马尔蒂纽，要么告诉我们你玩的什么牌，要么马上滚蛋，别在这里胡闹，惹我们生气……”

“你们才发疯呢。我的赌博是……我要是说出来，你们给我多少钱？这可是个新奇事儿。”

“原来是想煽动我们的好奇心，捞几个小钱，对吧？……这回我敢保证，你一枚铜板也捞不到。让你和你的赌博一起见鬼去吧，我们还要玩牌呢。喂，朋友们，打牌吧，让马

尔蒂纽一个人去发疯吧。”

“你该说，让他一个人去耍无赖吧……可是，别指望沾我什么便宜。”

“嘿，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傻瓜！”马尔蒂纽大声说，“过来，过来呀！看看到底是不是发疯，是不是耍无赖！现在，让你们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赌博，看你们的意见是不是和我一致。牌在这儿，”马尔蒂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则关于逃奴的启事。”

“哈哈！亏你想得出来！……”

“荒唐！……你肯定是疯了，我的马尔蒂纽。”

“拿个逃奴启事来干什么？”

“莫非你刚刚被任命为警官或者捉拿逃奴的警察队长？”

小伙子们的叫嚷和哄笑组成的大合唱与舞厅的乐队声音不相上下。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这么吃惊。”马尔蒂纽抖抖精神反驳说，“奇怪的是，你们竟然看不到这张报纸插页上的大启事，是里约热内卢来的，夹在《商业报》里在全城散发的。”

“难道我们是法院的小听差，需要为这类启事费心思吗？”

“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桩交易不同寻常，酬金非常可观。”

“可怜的马尔蒂纽，你的黄金梦做得也太离谱了，竟然跑到舞会上来追捕逃奴！——这么说，你能在这儿找到

喽？”

“哼，……谁知道呢？……我有理由相信能在这儿抓到，五个康托准会到手。我可以告诉诸位——这话只在咱们中间说说——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最近我的商店收入不多。”

马尔蒂纽所说的“商店”指的就是他入股的小酒馆。说完，他站到与舞厅相通的门边，一会儿瞧瞧跳舞的人们，一会儿看看手里打开的启事，象是在研究、核对特征。

“马尔蒂纽在那儿搞什么鬼名堂呢？”一个青年看到他丑角似的动作，忘记了打牌。

“毫无疑问，他疯了。”另一个人说，“到舞会上来找逃奴！……还能找到什么呢？……要是想找公主，他该跑到逃奴藏身的山洞里去抓了。”

“也许是个侍者或谁的贴身女奴。”

“我想不会有什么侍者或者贴身女奴在跳舞。你看，他眼睛死死盯着跳舞的人们。”

“别理他。这家伙不仅是个奸猾的商人，还是头等癫狂症患者。”

“就是她！”马尔蒂纽转过身，对伙伴们说，“就是她！毫无疑问，就是她，没有错。”

“她是谁呀，马尔蒂纽？”

“哼！还能有谁？”

“在逃女奴?!……”

“对，先生们，在逃女奴……她正在那边跳舞呢。”

“唉呀，我说马尔蒂纽，你有完没完？……这出丑剧还

要演到什么地步？尾声大概很精彩吧。你的丑剧令人终生难忘，比世界上所有的舞会加在一起还值得一看——如果每次舞会都有一段这样的插曲，我要场场必到。”

小伙子们大声嚷着，笑着。

“怎么，你们嘲笑我？——请注意，这出丑剧还带点悲剧味道呢。”

“那就更好啦，更好啦！——接着演下去，马尔蒂纽！”

“不相信？……好吧，让你们听听，然后你们就会告诉我这出丑剧怎么样。”

马尔蒂纽一面说，一面坐到一把椅子上，打开启事，摆出一副就要开始念的架式。人们都好奇地围在他身边。

“你们好好听着。”他接着说，“《五个康托》，这篇不朽的作品以巨大的、雄辩的数字作为标题。它比卡蒙恩斯的巨著《伊利亚特》价值更高。”

“还有荷马的《鲁西亚德》①，对吧，马尔蒂纽？快结束蹩脚的序幕，开始念启事吧。”

“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马尔蒂纽说完，大声念道：

“今有叫伊佐拉的女奴一名，从里约热内卢省坎波斯市莱昂西奥·戈麦斯·达·丰塞卡先生之庄园潜逃。逃奴特征如下：皮肤白嫩，与白人无异；眼睛大而黑；长发亦呈黑色，有波浪形卷曲；嘴小，唇玫瑰色；牙白、排列整齐；鼻

---

①卡蒙恩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其代表作为长篇叙事诗《鲁西亚德》；荷马（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诗人，作品有著名诗《伊利亚特》。这里，马尔蒂纽乱说一气，表明其文学知识的贫乏。

微翘，端正；身材中等，腰纤细，苗条；左脸有一小黑痣；右胸有一蝴蝶翅膀形烫伤伤痕。穿着高雅大方，善唱歌、弹钢琴。因其貌美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伪装上流社会的小姐。逃走时由自称其父的葡萄牙人米盖尔陪伴。当然，他们已经更名换姓。有将其捕获并送交其主人者，本人愿负担为此所用之一切花费，并奉送酬金五百万瑞斯①。”

“真的吗，马尔蒂纽？”一个听众喊起来，“启事上果真是这样写的吗？你刚才描绘的分明是维纳斯的肖像，怎么说是逃奴呢？”

“要是还不相信，你们自己亲眼看看，启事在这儿……”

“可不是嘛，”另一个人说，“这个女奴值得去逮，倒不是为了五康托，而是为的她本身。要是我弄到手，绝不会交还她的主人。”

“现在我对马尔蒂纽在这儿寻找不感到奇怪了。如此完美无瑕的人儿只有亲王们的宫殿里才有……”

“或者在仙女王国里。从特征来看，除了今晚初次露面的那位新女神不会是别人……”

“你猜中了，一点儿不错。请过来，”马尔蒂纽打断他的话，把伙伴们招呼到门口，“仔细看看和阿尔瓦洛跳舞的那个漂亮的女郎。可怜的阿尔瓦洛，多么神气！要是知道舞伴是什么人，准会把头耷拉到脚面上。先生们，仔细看看，特征不完全相符吗？……”

---

①一百万瑞斯为一康托。

"完全相符！"一个小伙子说，"太离奇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左脸有个小痣，给她增添了无穷的姿色。要是胸部有启事上所说的蝴蝶翅膀，那就更确定无疑了。我的天，如此漂亮的姑娘竟然会是女奴！"

"而且胆敢出席这样的舞会？"另一个人接过来说，"我还是不能相信。"

"可是对我来说，"马尔蒂纽说，"这笔买卖赚定了。五个康托好象在我口袋里丁丁当当地响呢。再见，朋友们。"

说着，他叠上启事，装进口袋，得意洋洋地搓搓手，拿起帽子，径自走了。

"卑鄙无耻的东西……"一个伙伴说，"这个马尔蒂纽对金钱贪婪得令人作呕。我看，那个姑娘很可能在这堂堂的舞会上被抓，马尔蒂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为了五个康托能干出世界上任何恬不知耻的事来。这不要脸的东西是个害群之马，我们应当商量个计策把他赶出学校。我情愿出五个康托去当那个绝代美人的奴隶。"

"太可怕了！谁能想到天使般的容貌下会隐藏着在逃女奴！"

"可是，谁又能说女奴的躯壳里不能寄寓天使的灵魂呢？……"

第十四章

瓜德利尔舞结束了。阿尔瓦洛得意洋洋，满面春风，迎着男宾女客从四面八方投来的艳羡、赞许的目光，领着漂亮的舞伴穿过人群，借口请她喝点冷饮，来到后边一个几乎没有人的房间。他还没有正式向埃尔薇拉求爱，但那越来越炽热的爱情却从眼神里，话语中，从每个动作和行动上时时流露出来。阿尔瓦洛认为对女友的心已经完全了解。两个月来，从她身上发现的只有越来越大的魅力，越来越完美的品德。他完全相信，在所有见过的无数漂亮姑娘当中，埃尔薇拉在一切方面都最堪承当他的爱，并且对女友灵魂的纯洁、感情的真挚丝毫没有怀疑。现在，阿尔瓦洛可以放心大胆地订下终身，任凭已经无法驾驭的心在激情中随意驰骋。至于埃尔薇拉的来历，他没有放在心上，也从未想到有盘问的必要。区分阶层与他的慈善本性和情感格格不入。至于心上人是迫于命运而四处流浪的公主还是出生在陋巷茅屋的贫苦渔民之女，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关键在于了解她本人，认为她是世界上难以寻觅的完美无缺、值得钟爱的人。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们知道，阿尔瓦洛习惯于严格遵照贵格会教徒的原则行事，不可能轻率地勾引新来的女郎，滥用她的爱情。

这天晚上，埃尔薇拉在五彩缤纷的舞会上展现出的新的魅力让本来就坠入情网的年轻人彻底陶醉了，被征服了。急于正式表白的爱情的烈火在眼中燃烧，每刻都在撩拨双唇。阿尔瓦洛不能、也不想继续拖延。刚刚走到外人听不到他们之间谈话的地方，他便满怀激情、语气庄重地说：

“埃尔薇拉小姐，如果说在家里您是天使，在舞厅便成了女神。我的心早就属于您了。我感到，从今以后，我的命运将取决于小姐。不管命途坎坷还是平步青云，小姐将永远是我生活道路上的明星。我想您对我已经相当了解，会相信我的话出自真心。我有一份可观的财产，在社会上享有荣耀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如果小姐不同意与我分享命运慷慨赐予我的财富，那么我将永远得不到幸福。”

阿尔瓦洛这一席话说得情真意切，若是在别的情况下，会象上天的慰藉一样滴滴渗入伊佐拉的心田，让它沐浴在难以描述的欢快之中，而现在，却成了对命运辛辣、残酷的嘲弄，成了在地狱的苦难中听到的天堂的钟声。她看到，有个面带微笑的天使拉住她的手，向她展示一个赏心悦目的乐园，竭力把她带进那欢乐的境界，而在另一边，却有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在用沉重的脚镣锁住她的双腿，并用全身的重量把她拖向永远受难的苦海。

原来，在瓜德利尔舞曲的一个空拍中，可怜的伊佐拉注意到马尔蒂纽的举动，顿生疑心，吓得六神无主。当时，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正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张纸，象是在仔

细打量她。这场面在她身上产生了电击一样的效果。她不再怀疑，自己已经被发现，一切都完了，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突然而来的眩晕使她眼前一片漆黑，似乎脚下的地板轰然崩裂，深不可测的沟壑行将把她吞噬。若不是两手紧紧抓住阿尔瓦洛的胳膊，身体靠在他的胸前，姑娘一定会栽到地上。

“你怎么啦，我的小姐？”阿尔瓦洛吃了一惊，赶忙问，“不舒服吗？”

“有一点。”埃尔薇拉声音微弱，气喘吁吁，慢慢打起精神之后才接着说，“一阵剧痛……在这边……会过去的……不习惯这么多人……跳舞旋转也使我难受。”

“很快就会习惯的。”阿尔瓦洛说着，拉住她的一只手，伸出胳膊托住她的腰，“小姐有在沙龙里大放光彩的天分……不过，要是想退场的话……”

“不，先生，接着跳吧，终曲已经响起来了……”

听到这几句遁词，阿尔瓦洛放心了，并且瓜德利尔舞终曲节奏很快，他没有注意到埃尔薇拉脸色极其苍白，表情异常。可怜的姑娘不是在跳舞，而是机械地在舞场错动脚步。她魂飞天外，眼前一片混沌，耳边声响全无。偶尔向门边投去焦虑、恐怖的目光，只见马尔蒂纽龌龊的形象，象一尊凶神，杀气腾腾。她全身的血液都涌到心脏，象一只鸽子感到凶狠的秃鹰把利爪伸向脖颈，吓得失魂丧胆。

伊佐拉站在休息室里，惊恐慌乱之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年轻人真诚热烈的表示。她沉默了一会儿，而阿尔瓦洛以为对方是由于腼腆或者激动难以张口。

“不想回答吗？”他声音还是那样温柔，“只要一个字就够了……”

“啊！先生，”伊佐拉叹了口气，低声说，“对于刚才从您口中听到的甜蜜的话，我能怎样回答呢？这些话让我心醉，但是……”

埃尔薇拉戛然而止，一阵急促的颤抖传到阿尔瓦洛的胳膊上，他朝姑娘一看，大吃一惊。

“是他……”这两个字象一声嘶哑、抽咽的呻吟滑出伊佐拉唇边。她看见马尔蒂纽走进他们所在的休息室，感到一阵致命的寒颤流过全身。

“请原谅，先生。”她接着说，“今天，不能听您甜蜜的话了。我感到身体不适，要早走一步了。如果能劳您驾把我送到父亲那儿……”

“那还用说，埃尔薇拉小姐？……可是，哦！……你脸色多苍白！……一定很难受，对吧？……要我陪你？要么叫医生来？……这儿有医生……”

“谢谢，阿尔瓦洛先生。不用担心，一时难受，或许是累了，回到家就会好的。”

“难道您就这样离去，不给我留下一句安慰或者希望的话吗？……”

“安慰或许可能，但是希望……”

“为什么？”

“连我自己也没有希望……”

“这么说，您不爱我……”

“非常爱。”

"那么您就是我的……"

"不可能……"

"不可能！……会有什么阻碍？……"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先生。因为我命运不幸。"

情意缠绵的低声交谈正进行到最有趣的时刻，突然被马尔蒂纽打断了。他闯到两人跟前，深深鞠了一躬。阿尔瓦洛心头火起，眉头一皱，就要象轰一条狗一样赶走这个不知趣的家伙，而埃尔薇拉却惊得象石雕一样一动不动了。

"阿尔瓦洛先生，"马尔蒂纽恭恭敬敬地说，"如果阁下允许，我有两句话要对和您手挽手的小姐说。"

"这位小姐？"年轻绅士非常诧异，"先生同这位小姐有何关系？"

"事情非常重要。她本人知道，比我和先生知道得更清楚。"

阿尔瓦洛了解马尔蒂纽的底细，知道他是个多么卑劣的东西，以为是某个怯懦而又心怀妒忌的仇人设下圈套，指使这个可怜虫前来挑衅，企图侮辱他或让他当众出丑。阿尔瓦洛正要发作，又强忍住怒火，对埃尔薇拉说：

"小姐与这个人有什么事情可谈吗？"

"我？……没有，肯定没有。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姑娘面无血色，颤抖不止，话说得结结巴巴。

"我的上帝！埃尔薇拉小姐，为什么颤抖成这个样子？脸色多么苍白！……该死的捣蛋鬼，你惹得她多难受！……啊，看在上天的份上，埃尔薇拉小姐，别害怕，我在您身边，看他胆敢欺侮我们！"

“谁都不想欺侮你们，阿尔瓦洛先生。”马尔蒂纽说，“事情要比先生想的严重得多。”

“马尔蒂纽先生，用不着绕圈子了，直截了当地说吧，你到底要对这位小姐干什么？”

“我可以直说，不过还是不让先生知道为好。”

“哦？这里面还有秘密！那么，我告诉你，我一刻也不会离开这位小姐。假如不肯说明来意，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不会上你的当，也不想浪费时间，更不想断送我的活计，失掉五个康托。”这最后几个字是从牙缝里说出来的。

“马尔蒂纽先生，请你不要滥用我的耐心。既然不想说明来意，那么请离我远点……”

“啊，先生！”马尔蒂纽不动声色，“既然逼我到这一步，我也就不觉得难于启口，只得满足你的愿望了。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你挽着的这位小姐是个逃奴！……”

尽管阿尔瓦洛了解马尔蒂纽厚颜无耻的本性，但突然听到这出乎意料的指控，不由得心里一惊。他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稍加思考之后更加肯定，这一切只不过是某个卑鄙的仇人导演的丑剧，企图让他扫兴、丢脸。确实，马尔蒂纽不只一次扮演过这种小丑的角色，充当无耻之辈手中的工具，为他们报复和发泄私愤效过犬马之劳。想到这里，阿尔瓦洛更觉得自己怀疑得有理，对眼前这位丑角的不光彩行为只感到厌恶和气恼。

“马尔蒂纽先生，”他提高了嗓门，厉声说，“如果你受人收买前来给我和这位小姐难堪，那么，请告诉我，你挣了多少钱？只要你让我们安静一会儿，我愿意加倍付给你。”

对这番带血腥味的詈骂，马尔蒂纽那张肆无忌惮的大脸毫无反应。他大声回答：

“我再重复一遍，并且要高声说，让所有的人都听清楚：眼前这位小姐是个在逃女奴，我受权抓获她，把她交还原来的主人。”

这时候，伊佐拉瞧见父亲正东张西望地找她，就放开阿尔瓦洛的手，跑过去扑到父亲怀里，把脸伏在他肩上。

“太丢人了，爸爸！”她抽抽噎噎，声音低得难以听见，“我早就预感到……”

“如果不是个大胆狂徒，他要么疯了，要么喝醉了。”阿尔瓦洛气得脸色煞白，大声叫道，“不管怎样，应当把这个败类赶出社交界。”

阿尔瓦洛的几个朋友已经揪住马尔蒂纽的胳膊，要把他当疯子或醉鬼推出门外。

“慢着！朋友们，慢着！……”他镇定自若地对他们说，“在我说清楚之前，请不要谴责我。现在先给诸位念念这则启事，然后任凭你们往我脸上吐唾沫，把我从窗口扔出去。”

这场小小的口角开始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一伙又一伙的人受好奇心驱使麇集到争吵者的周围。马尔蒂纽高声说的那句关键的话——那位小姐是个女奴！——以难以令人置信

的速度从这个人的耳朵传到那个人的耳朵，从这伙人传到那伙人，顿时嗡嗡的低语声在每个休息室、每个角落散布开来。绅士、贵妇、所有的人，包括乐师、看门人和仆从们，跌跌撞撞，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涌向小室，来和我们一起观看这场世所罕见的风波。小室里人头钻动，挤得水泄不通。人人竖起耳朵，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以便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事态的发展。

马尔蒂纽站在鸦雀无声、纹丝不动、焦急得近乎麻木的人群中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我们已经看过的启事，在眼前打开，又从头到尾高声朗读了一遍。

"事情明明白白，"念完之后，马尔蒂纽接着说，"特征完全相符，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她正是启事上所说的女奴。为了排除所有疑点，只需要检查一下她的胸部是否有那样的烫伤伤痕。这并不难，只要小姐允许，马上就能核实。"

马尔蒂纽一边说，一边嘻皮笑脸地朝伊佐拉走过去。

"住手，你这个法院小听差！……"阿尔瓦洛大喝一声，揪住马尔蒂纽的胳膊，用力朝远处一推。要不是踉踉跄跄撞到围得越来越紧的人群，他肯定会摔个嘴啃地。"住手！太放肆了！不管是不是女奴，不准你那双肮脏的手碰她。"

伊佐拉把脸埋在父亲的怀里，被痛苦和羞辱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她终于抬起头来，转向人群，从两只手痉挛着合抱在一起的动作上可以看出内心多么慌乱。

"用不着碰我，"她语调哀切，"先生们，夫人们，小姐们，请原谅！我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一种不可饶恕的无

礼行为！……但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是残酷无情的厄运迫使我这样做的。先生们，这个人说得对，我是……我是个女奴！……”

女奴的脸罩上了一层死尸般的铅灰色，象一朵被砍断的百合花耷拉到胸前。若不是阿尔瓦洛和米盖尔赶紧扶住，她那优美的身体会象一尊迷人的大理石雕像被飓风吹下底座一样摔倒在地。

女奴！……这两个字象弥留之际的哀鸣，从伊佐拉胸中抽咽而出，通过一张张嘴传遍呆若木鸡的人群，在各个大厅里长时间回荡。它犹如一股妖风，乘着夜幕，在阴森可怖的密林中嚎叫。

这桩怪事产生的效果如同营房里的火药库突然爆炸一样：最初时刻人们惊愕、莫名其妙，嗓子里发出痛苦的声响，紧接着是骚动、恐慌和喧哗。

阿尔瓦洛和米盖尔把昏迷不醒的伊佐拉架到女宾休息室，在几位好心的太太帮助下为她进行了必要的抢救，并且在她完全恢复知觉之前一直守候在身边。马尔蒂纽烦躁不安地站在他们后头，尽量就近监视，惟恐别人抢走他的猎物。

这出人意料的坦白煽起的大哗，引起的混乱，产生的五花八门的看法，难以用笔墨描绘。知道了在容貌、高雅与才华方面均在自己之上的人只不过是个区区女奴，那些头等美女、那些地位尊贵的夫人们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我这支拙笔是无能为力了，留待读者们去想象吧。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她们当中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看到绅士们兴高采烈、忘乎所以、向陌生的美女竞相表示敬佩而心怀芥蒂的夫

人、小姐们，不安之中夹杂着窃喜。不错，她们遭到了污辱，而同时又报了仇，雪了恨。至于对阿尔瓦洛的爱情抱有希望的人——这类女人为数不少——看到高尚的年轻绅士成了冷嘲热讽的目标，她们更是心花怒放。

“那位女奴的奴隶怎么啦？”她们说，“这可怜的人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用他原来的脸面。肯定会把她赎出来，然后跟她结婚。那个人呀，是个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的疯子。”

“那有什么不好？娶了个妻子，同时又得了个也蛮不错的厨娘。”

可悲的自我安慰！上天用神圣之手在伊佐拉额头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高尚印记，奴隶的火印不仅不能抹掉它，反而能使它更加醒目。

小伙子们意见各异。为数很少的几位对倒霉的漂亮女奴的命运既失去了浓厚的兴趣也没有什么同情和怜悯。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激烈地谈论，争辩。尽管伊佐拉特征明显相符，并且她自己也供认不讳，但仍然有几个人怀疑摆在眼前的事实。

“不会，那女人绝不可能是奴隶。”他们说，“这里边定有蹊跷，早晚会水落石出。”

“蹊跷？事实确凿，连她本人也已经承认。那个野蛮的庄园主是个什么人？太不近人情了，竟然养着这么漂亮的女奴。”

“大概是个愚昧而又品德恶劣的低能儿……”

“也许是个颇通享乐之道的小小的苏丹王，想把她留在

宫殿里。”

“不管那个家伙是什么人，应当迫使他给女奴以自由。完全有资格坐上王位的女人却被塞进了黑奴房舍，岂有此理！……”

“马尔蒂纽也太不要脸。只有他才有魔鬼般贪婪的本能，在天使般的人儿身上闻出女奴的气味来！太无耻了！我恨不得掐死他。”

马尔蒂纽事先已经拿到拘捕证，并且由一名法院警官陪同，坚决要求对方交出伊佐拉；而阿尔瓦洛倚仗他的身份和威望断然拒绝，并且请在场的人作证，宣布自己充当女奴的保证人，答应把她交给她的主人或受主人委托前来索要的任何人。马尔蒂纽还想坚持，但人群中爆发出的斥责声和叫骂声劈头盖脑而来，他不得不偃旗息鼓。

“啊，你们这帮混帐东西，想抢劫我呀！”马尔蒂纽象着了魔似地咆哮，“我的五个康托！唉呀，我的五个康托完了！”

他一边狂叫一边退到门口，一步两三级地跳下台阶，朝门外跑去。

第十五章

从我们刚刚讲述的事件发生之日算起，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由于阿尔瓦洛强有力的干预，伊佐拉和米盖尔依然住在圣·安东尼奥区那座小小的别墅里。现在，他们再也不能指望匿影藏形或者逃往远方，只好听从保护人的劝告，留在原处等待他为解救他们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奏效。父女两人整日里焦虑不安，提心吊胆，好象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就吊在头顶。

阿尔瓦洛几乎每天都到两个潜逃者家里长谈，述说为被保护人争得自由的办法，用命运会好起来的希望安慰他们。

为了对那次灾难性的舞会之后发生的事情有个大致的了解，让我们来听听阿尔瓦洛和他的朋友热拉尔多博士在伊佐拉家里的谈话吧。

舞会以后的第二天上午，博士便离开累西腓，前往内地某个小镇办理一件重要事务，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返回州府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找到阿尔瓦洛。这倒不单

①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请达摩克利斯赴宴，让他坐在宝座上，头上挂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利剑。

单是为尽朋友之谊，而且也是被好奇心所驱使，急于想知道舞会上那次奇特的冒险如何收场。他两次登门拜访，都扑了空，于是想到如果伊佐拉还留在累西腓，住在原来的别墅，在那里最有可能找到阿尔瓦洛。热拉尔多没有猜错。

阿尔瓦洛听到花园门口有人打听他，并且听出是朋友的声音，便出门迎接。不过事先向主人保证来人是他的密友，完全可以信赖，请他们允许把来访者带进里边。

热拉尔多被请进小小的客厅。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小室，光线幽暗，陈设又极为简朴，但是空气清新，香味扑鼻。门窗上葛藤缠绕，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使人顿觉如置身于秧蔓的凉棚、植物的洞府。室内的光线完全来自后面与阳台相通的敞开的大门。站在阳台上，透过掩映着整座别墅的株株椰子树极目远望，平静的海面伸向远方，与深邃的苍穹浑然一体，清澈而又流光溢彩。

米盖尔和伊佐拉问候过客人，寒暄了几句，估计两人想单独谈谈，便退到里院去了。

“果真不错，阿尔瓦洛，”博士笑着说，“这个寓所恬静舒适，堪称仙女神秘的洞府，怪不得你喜欢在这儿度过大部分时光呢。可惜，万恶的妖魔突然破坏了你的仙女的魅力，把她变成了区区女奴！”

“啊，别开玩笑了，我的博士。那个吓人的场面在我心中留下了最奇特、最痛苦的印象。不过，我坦率地向你承认，对这个女人，除了有片刻动摇之外，我至今初衷不改，感情依然。”

“你说什么？……你竟然古怪到这种程度?!……”

“有什么办法呢？本性难移嘛。在最初的时刻，我被羞辱、甚至还有一股怒气蒙住了眼睛，带着近乎快活的心情看着她熬过残酷的窘境。多么刺人肺腑的失望啊！……转眼间，用心中全部的爱建造起来的光彩夺目的城堡突然坍塌在泥污之中！……一个女奴竟然蒙骗嘲弄我如此之久，最后让我在社交界当众受到污辱和耻笑！我把一个女奴带进了堂皇的舞会，那些高贵的夫人、小姐们在上流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和她一起跳舞。请你想想，当着她们的面，我该是多么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更有甚者，”热拉尔多接过话茬，“这个女奴以罕见的容貌和光彩照人的才华使她们个个眼花缭乱。即使你有意恶作剧，也无法让她们蒙受更为严重的奇耻大辱。即令知道了你同样受到蒙骗，她们也决不会宽恕你这桩罪行。”

“是啊，热拉尔多。当时我心慌意乱、举止失措，不知道把脸往哪儿藏；今天，我却为造成这一险境而欢笑、庆幸。似乎上帝特意准备下这个有趣的场面，告诉人们，以出身贵贱和财富多寡来区分人是多么荒唐可笑；让大人物们的威风和自负扫地以尽，让出身低微者扬眉吐气，身价倍增；表明一个女奴胜过一个伯爵夫人。最初的不愉快的印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对这样一个女性的厄运所产生的同情、好奇和关心，对，或许还有爱情——它并没有因为引起轰动的丑闻而在我心中泯灭——使我忘记了一切，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站出来直言不讳地保护漂亮的女奴。等她刚刚恢复知觉，脱离危险，我便跑到警察局长家里。凭借和他的交情，我获准让伊佐拉和她的父亲——你现在该知道了，他确实是伊佐

拉的父亲——自由地回家。我向警察局长担保，他们绝不会失踪。虽然马尔蒂纽不愿放走到手的猎物，不停地狂呼乱叫，事情还是这样办了。可是，警察局长考虑到事关重大，第二天上午又要当面审问伊佐拉，核实身份。我把她带去了。啊！那时候你看到她该多好！……险恶处境激出的满眼热泪映照出人的尊严的全部光彩。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奴隶的卑下，而无处不显示出灵魂的正直与高尚。她是痛苦的天使被赶出天界，拖到了人间的法庭。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我简直难以置信。警察局长对眼前文雅而又高尚的姑娘满怀敬意，非常钦佩，说话和颜悦色，审问时也彬彬有礼。伊佐拉面带羞怯，以纯洁的灵魂特有的天真供出了一切。主人放荡、凶残，要以暴力和刑罚强迫她满足其兽欲。她是为躲避主人的蹂躏才和父亲一起出逃的。由于得天独厚的颖慧，加上后来良好的教育，伊佐拉从小就懂得羞耻和自尊。她不怕威胁，不受引诱，果敢地拒绝了卑鄙的主人。一句话，她是在受到最恶毒、最野蛮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已经开始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无路可走，才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的。”

“如果潜逃的原因确凿无误，阿尔瓦洛，对她来说出逃倒也是再体面不过了，并且使她成为一位巾帼英雄；可是……到头来，她毕竟不能不算个逃奴。”

“正是因此才更值得关心和同情。伊佐拉对我讲了她的全部经历。我想，她可以要求，也许能证明她有自由的权利。过世的女主人，就是现在主人的母亲，精心把伊佐拉培养成人，让她受到良好的教育，曾不止一次当着证人们宣布，她死后要让伊佐拉自由。老人出人意料地突然死亡，没

有留下遗嘱，所以伊佐拉仍处在极端荒淫无耻的主人的魔爪之中。”

“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要求保持伊佐拉的自由，并委托一个监护人为她处理权利事宜。”

“你指望在什么地方找到证据或者文件，为你的要求提供佐证？”

“我不知道，热拉尔多，我正想和你商量。我焦急地等待你回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你利用你的法学知识在这个案子上给我指教和启发。我已经采取了我想到的最显而易见的第一项措施。舞会的第二天我就写信给伊佐拉的主人。信中，我用最温和、最恳切的词句请他为释放女奴出个价钱。可是，事情反而更糟。那个好色的酋长醋意大发，寄来这封怒气冲冲、粗暴无礼的回信，指责我诱骗他人女奴，并且扬言要采取法律手段收回她。”

“这个小小的苏丹王太愚昧、太无礼了：”热拉尔多飞快地浏览了一遍阿尔瓦洛递过去的信，“不过，应当说，撇开粗暴无礼……”

“我要正告他，为此他必须彻底、严肃地向我赔罪。”

“撇开他的粗暴无礼不谈，如果你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为你被保护人的自由辩护，那么他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要求归还或者拘捕女奴，不管她在什么地方。”

“这权力既无耻又残忍，我亲爱的热拉尔多。受到文明、道德和宗教高声抗议的野蛮制度公然被称为权力，这本身就是个笑柄。蛮横的主人，出自卑鄙无耻的目的，有权摧

残清白无辜的纤弱女子，只因为她生来就是奴隶，而社会竟然不闻不问。这太残酷、太可恶了。”

“也不尽然，我亲爱的阿尔瓦洛。这类暴行和弊病应当制止，但是，司法和政权怎能闯进公民庭院、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呢？由于奴隶制的存在，那些榨糖厂和庄园之内什么骇人听闻的丑恶事件不会发生？对其中的奥秘不要说司法，就是邻居也一无所知。……只要存在奴隶制，这类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一种糟糕的制度造成的弊端数不胜数。要斩草必须除根。”

“不幸得很，确实如此。可是，即使社会惨无人道地遗弃这些受害者，听任刽子手肆虐，世界上却还有慷慨好义之士以保护他们、或者替他们报仇雪恨为己任。我庄严地向你保证，热拉尔多，只要我的心在胸膛里跳动，我就要竭尽全力把伊佐拉从奴隶制中抢救出来。但愿上帝帮助我完成这个神圣而正义的事业。”

“据我看，我的阿尔瓦洛，你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出于慈善之心，而且出于非常爱这个女奴。”

“说得对，热拉尔多。我非常爱她，并且要永远爱她，对此我毫不隐讳。难道爱一个女奴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怪事吗？多国之父亚伯兰爱上了女奴夏甲，为了她，遗弃了妻子撒拉①。低贱的地位未能使伊佐拉失去纯洁的光环。我看到了，现在仍然看得见她头上光芒四射。美丽和纯洁之星在厄运逆境的黑暗中能放出更加艳丽的光彩。”

①见圣经。亚伯兰即亚伯拉罕，被耶和华立为多国之父；因妻子撒拉不能生育，纳使女夏甲作妾。

“你的哲学很美好，也符合你崇高的心灵。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民事法律，社会习俗，都出自人类之手。它们有缺陷，不公正，而且往往残酷无情。天使在奴役的枷锁下痛苦地呻吟，而魔鬼却倚仗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权势作威作福。”

“说得也对。”阿尔瓦洛颓丧地说，“莫非你从这些祸国殃民的法律里找不到任何办法，把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从刽子手那里争夺过来？”

“在提供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被保护人的权利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在法律眼中，奴隶不过是私产而已，几乎与其本人的本性风马牛不相及。主人对奴隶有绝对所有权，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可能失去这种权力：他同意释放奴隶或通过某种协议把奴隶让予他人，再就是他人通过诉讼证明奴隶有自由权力。主人的残忍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都不能构成正当理由。”

“你们的法律尽是些蹩脚而无聊的废纸。欺骗善良，保护诡诈，哄瞒无知，坑害穷人。帮助富人巧取豪夺，它们的办法与计谋应有尽有；别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保护无辜不受强权之害，援救不幸的人免遭迫害之苦时，它们却装聋作哑，或者助纣为虐。不管法律如何，我要竭尽全力把可怜的女奴救出火坑。我这样做，不仅仅出自慷慨好义，而且是为了最纯洁、最炽热的爱情，对这一点我无须回避。”

阿尔瓦洛这番议论说得坦率、激昂，他的朋友仿佛在听癫狂的梦呓，不觉打了个冷战。

“我万万不曾想到，”热拉尔多语气严肃，“你这古怪

而又多灾多难的爱情狂热到这种程度。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感去保护无依无靠的女奴，是最高尚最合情理的行为，而其余则纯属一时冲动，异想天开。试想，为了一个女奴，被强烈的激情所左右，能算行为高尚吗？与你的社会地位相符吗？……”

“女奴！”阿尔瓦洛越来越激愤，高声喊道，“这只不过是个空洞无物的名称，没有任何意义，或者仅仅表示谎言！天使的纯洁、仙女的容貌，这才是现实！难道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能与造物主的看法相悖，把从上帝的手中掉到人间的天使变成卑贱的女奴吗？……”

“由于命途多舛，天使从天上掉进了奴隶制的泥淖。在世人眼里，谁也无法洗净她翅上的污垢。阿尔瓦洛，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屈辱，我们不得不低头弯腰在下面通过，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谁不遵从社会的习俗甚至偏见，就有威信扫地或成为笑料的危险。”

“奴隶制本身就是一种耻辱，是国家脸上一块脓疮，而国家却偏偏容忍它，保护它。至于我，我看不到任何理由要对荒谬的偏见顶礼膜拜。世代沿袭的陋习造成的这种偏见让我们在文明世界的心目中脸面丧尽。迈出这崇高的一步，虽然我是头一个，但也许会有人起而仿效。它至少是对野蛮、可耻的制度的一声有力而严肃的抗议吧。”

“你很富有，阿尔瓦洛。凭借财富，你过着舒适的生活，能实现慈善的梦想，满足怪诞的想法。然而，不管你有多少财富，也永远不能改变世人的门户之见，永远不能使这个女奴——从各种现象来看你想把自己的命运和她联系在一

起——为上流社会所容……”

“只要善良、正直的人们对我们好眼相看，上层社会有何关系？况且，我亲爱的热拉尔多，你完全想错了。不管在哪里，人们总是崇拜钱财。黄金使人眼花缭乱，能洗尽那些天生的所谓污点。只要我们手中有钱，——我无须向你证明——就不会缺少社会的重视与尊敬。”

“可是，阿尔瓦洛，你忘了一件非常根本的事：倘若不能为你的被保护人争得自由，你该怎么办？”

听到这句问话，阿尔瓦洛的脸突然变得煞白。想到这既可能又残酷的前景，他无言可答，凄楚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这时，阿尔瓦洛的马车夫从花园门口进来说，有几个人来找他，想和他或房主谈谈。

“找我！”阿尔瓦洛嘟嘟囔囔地说，“莫非这是我的家吗？……可是，怎么也找本户的主人……让他们进来。”

“阿尔瓦洛，”热拉尔多正从一扇窗户朝外观望，“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来人是警察。我看有个人象法院警官。莫非舞会上的场面又要重演？……”

“不可能！……他们有什么权力来动一动警察局本身交我担保的神圣所在！……”

“不要相信那一套。司法是个反复无常、谎话连篇的女妖，昨天做的，今天就能推翻……”

第十六章

马尔蒂纽在舞会上捕获伊佐拉的企图落空，离开晚会之后，马上字斟句酌地写了封长信给莱昂西奥，说自己有幸发现了他正在千方百计寻找的女奴。

信中，他不厌其详地讲述了如何费尽心思，多方察访，最后在舞会上发现了她，并且吹嘘自己劳苦功高，目光敏锐，说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嗅出聪明漂亮的小姐是个女奴。他用小酒馆老板特有的如簧之舌，肆意歪曲事实，竭尽污蔑之能事，说米盖尔带着女儿在累西腓住下来，用她的美貌钻营。伊佐拉向当地阔绰的浪荡公子们撒下罗网，最后抓到一只极有油水的肥鸭——一个名叫阿尔瓦洛的伯南布哥人。这个年轻人——双料百万富翁、千倍缺乏头脑的家伙——狂热地爱上了伊佐拉。小伙子被她诱惑得神魂颠倒，到了想和她结婚的地步，竟然把她带到舞会上，给马尔蒂纽提供了机会。了解女友的卑贱身份之后，阿尔瓦洛先生还不顾廉耻，公然站出来保护。要不是阿尔瓦洛从中作梗，马尔蒂纽早就把女奴抓获，或许现在已经启程，在送往主人手中的路上了。阿尔瓦洛利用他强有力的社会联系和由于其财产在

当地的影响，阻挠逮捕逃奴，并且蛮不讲理，置法律于不顾，自称保证人，把她掌握在手，扬言除非主人前来索要，绝不交出。估计阿尔瓦洛的目的是设法为她谋求自由，最后娶她为妻或者纳为情妇。马尔蒂纽最后说，他认为有义务奉告这一切，请莱昂西奥定夺。

以上就是马尔蒂纽的信件的大致内容。这封信和阿尔瓦洛那封建议释放伊佐拉的信在同一艘邮船上到了里约热内卢。莱昂西奥为这一发现而高兴，同时又因马尔蒂纽提供的情况充满嫉妒和不安。他赶紧提笔答复。给阿尔瓦洛那封粗暴无礼、出口伤人的信和给马尔蒂纽的信，又乘同一艘邮船到了累西腓。在给马尔蒂纽的信里，莱昂西奥授权他在任何地点拘捕女奴。为了更保险起见，同时寄去了一份特别委托书和几位要人写给警察局长的函件，让他协助马尔蒂纽侦破此案。

马尔蒂纽急不可耐地奔到警察局，把所有证明文件交给局长，要求局长命令阿尔瓦洛把女奴交给他。局长看到了马尔蒂纽带来的证件，认为不能拒绝对方的要求，于是签署了一道公文，命令把女奴交给马尔蒂纽，并派一位警官和两名警士执行。

就这样，马尔蒂纽肩负警方授与的全权，由警察护卫来到伊佐拉家门口，要从阿尔瓦洛手中夺走早已垂涎的猎物。

“还是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看到马尔蒂纽走进来，阿尔瓦洛咬牙切齿地小声说。——这是心如刀绞的年轻人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充满怒火的无力的哀鸣。

“你找我干什么，先生！”阿尔瓦洛语气傲慢，干巴巴

地问道。

“阁下认识我，”马尔蒂纽回答说，“能够大致猜到我来这里的原因。”

“我连影子也猜不到：特别是你由警察护送前来，更是奇怪。”

“要是知道是来要求交还在逃女奴的；你就不会奇怪了。她的名字叫伊佐拉，很久以前在一个舞会上被我捉住，当时阁下也在场。我本该把女奴送到里约热内卢，交给她的主人，但你公然践踏别人的权利，横加阻挠，扣押至今。”

“住嘴，马尔蒂纽先生！我看你没有资格随意给予或者取消别人的权利。先生清楚地知道，我是这个女奴的保证人，当局同意并且赋予我全权保护她。”

“这个权利——如果说一意孤行也可以称为权利的话，——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阁下提不出任何证据为女奴辩护。并且，”说着，他拿出一张纸，“这是警察局长签署的公文，措词明确，语气坚决，命令把女奴交我处理。对此，谁也不能从法律上提出反对。”

“依我看，马尔蒂纽先生，”阿尔瓦洛飞快地看了一遍马尔蒂纽递过去的公文以后说，“你还不愿意放弃卑鄙的行径。为了区区几个小钱，就甘心做刽子手的无耻工具，坑害一个不幸的女人？仔细考虑考虑吧，你会看到，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只能激起所有人的厌恶与憎恨。”

马尔蒂纽觉得有警察保镖，有恃无恐，可以耍耍威风，于是不动声色地回敬说：

“阿尔瓦洛先生，我是以当局的名义要求交出隐藏在这

所房子里的逃奴，而不是来听训斥的。你没有权力训斥我。你要遵守法律，谨慎行事，否则我就行使权力……”

“什么权力?!……”

“搜查这所房子，强行带走女奴。”

“滚出去，不要脸的密探！”阿尔瓦洛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大声吼道，“要是不想为你的大胆放肆付出高昂的代价，就给我滚开！……”

“阿尔瓦洛先生！……注意你的行为！”

热拉尔多博士明知自己的朋友理亏，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出于慎重。现在，看到阿尔瓦洛的火气和鲁莽超越了限度，觉得应当站出来阻拦了。他走到阿尔瓦洛身边，拉住他的胳膊，压低了声音说：

“你在干什么呀，阿尔瓦洛？难道你看不出来，这样大发雷霆无济于事，不光你要受到连累，而且还会增加伊佐拉的不幸吗？谨慎些，我的朋友。”

“那……我该怎么办？……你不能告诉我？”

“把她交出去。”

“永远不会！”阿尔瓦洛斩钉截铁地说。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阿尔瓦洛似乎在思索。

“我想出一个办法，”他在热拉尔多耳边说，“现在就试试看。”

不等朋友回答，他就朝马尔蒂纽走过去。

“马尔蒂纽先生，”他说，“我想单独和你谈两句话。请博士原谅。”

“听你吩咐。”马尔蒂纽回答。

“我相信，马尔蒂纽先生，”阿尔瓦洛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这样对待一个素无嫌隙的不幸女人，你主要是为了五个康托的酬金。你有权力，我承认，况且这笔钱数目不算小。如果你同意就此罢休，让这个女奴平安无事，我给你这个钱数的双倍！”

“双倍！……十个康托！”马尔蒂纽瞪着眼睛惊叹一声。

“对，十个康托，今天就给。”

“可是，阿尔瓦洛先生，我已经答应了女奴的主人，并且开始……这……”

“这有什么关系！……你就说她又逃跑了，或者找个别的什么理由开脱……”

“谁都知道她在阁下手中，这怎么行？……”

“唉！……这就要看你的了，马尔蒂纽先生。象先生这样干练的人怎能叫这么点小事难住！……”

“行，说定了。”马尔蒂纽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既然阁下对这个女奴如此关心，那么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了。说实话，我也挺讨厌干这种事。好，同意你的主意。”

“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

“不过，我该怎么扭转这桩事的进程才能自圆其说呢？”

“这倒不难。你足智多谋，一定能想出个万全之策。”

马尔蒂纽咬着指甲，眼睛盯着地板，思索了一会儿。最后，他抬起头，把食指举到额前，高兴地说：

“想出来了！就说女奴又逃走了……不行，阁下为她承

担了责任，会受连累……。我只好说在仔细调查了案情之后，发现阁下负责的姑娘不是所说的女奴，那么一切都完事大吉了。”

“这主意想得不坏……不过，事情已经张扬开了……”

“没关系！……阁下不记得启事上说的，胸脯左边有块烫伤伤痕吗？我就说，没有发现这个特有的记号，是认错了人。我还可以说，阁下关心的姑娘晚上看上去是一回事，白天再一看，完全变了，与启事上描绘的美丽的女奴毫无相似之处，根本不象二十岁的姑娘，而是三十多岁、四十岁的妇女，年轻和美貌都是满脸的脂粉和枝形吊灯与座灯摇曳的光线造成的错觉。”

“先生的思路太敏捷了。”阿尔瓦洛笑着说，“不过，凡是见过她的人谁也不会相信这一套。还有一个困难之处，马尔蒂纽先生，就是她当众承认过！……这一点不好掩饰。”

“这算得上什么难处！……就说她癔症发作，产生了幻觉。”

“好哇，马尔蒂纽先生，我完全相信你的才干。那么，然后呢？”

“然后，我把这一切告诉警察局长，向他宣布我与此案无关，让愿意担当这项任务的刑警或者逃奴追捕者去侦破。接着，我再写信给女奴的主人，通知他我搞错了。这样，他肯定不再来这里查找女奴，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你看我的计划怎么样？”

“太好了！要抓紧时间，马尔蒂纽先生。”

“我马上就去，两个小时之内返回这里向你报告任务完成情况。”

“这里不行，我不会在这儿久呆。我回家等你，并把谈好的那笔钱付给你。”

“你们可以撤退了。”马尔蒂纽对站在门两边的警官和两个警士说，“这里用不着你们了。不用怀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象打兰斯开特牌一样，钱会成倍地赢。依我看，这女奴是个金矿，远没有开采尽呐。”

他搓着手，高高兴兴地走了。

“喂，和那家伙做成了什么交易，我亲爱的阿尔瓦洛？”马尔蒂纽刚转过身去，热拉尔多就问道。

“妙不可言！”阿尔瓦洛回答说，“我的主意产生了预期效果，甚至比原先希望的还好。”

阿尔瓦洛简单扼要地对朋友讲了讲和马尔蒂纽的这笔交易。

“马尔蒂纽这家伙的品质太恶劣了！”热拉尔多感叹说，“不能指望这种东西干出什么好事。阿尔瓦洛，你以为刚才迈出的这一步取得了很多东西吗？……”

“很多倒是不敢说，但总可以得到一些，至少能把劈头盖脑而来的打击阻止一段时间，正象俗语说的，我亲爱的热拉尔多，趁着棍棒上下飞舞的当儿，皮肉可以偷空歇息。乘莱昂西奥以为他的女奴不在累西腓而到处寻找的当儿，她可以在我的保护下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免遭野蛮的主人迫害和虐待。我呢，利用这个时间积极活动，张罗她有自由权利的证据和证明。眼下，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至于其他，

既然你断定我的事业无可救药，那么只能靠上天的公正来启迪我该如何行事了。”

“你大错特错了，我可怜的阿尔瓦洛！……你以为打发走了马尔蒂纽就能暂时摆脱对你被保护人的调查和迫害吗？太糊涂了！……同样钱迷心窍的告密者不乏其人。为了五个康托——在那帮浅薄的小人眼里，五康托是笔了不起的巨款——他们会争先恐后地寻找贵重的猎物。特别是现在，马尔蒂纽已经拉响了警笛，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追捕漂亮逃奴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百个马尔蒂纽，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要沿着始作俑者开辟的道路走。”

“你太过虑了，热拉尔多，总是从坏的方面看待事物。很有可能他们会相信马尔蒂纽编造的鬼话，没有人再想起我所关心的姑娘就是女奴伊佐拉。这样，即使一千个密探上天入地搜寻逃奴，也与我无关。至少可以拖延时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好吧，阿尔瓦洛，就算能如愿以偿，你不以为是一种降贵纡尊的做法吗？……这样，岂不真的自趋莱昂西奥的侮辱性称呼，成为名副其实的勾引、藏匿他人奴隶的罪犯？……”

“请原谅，亲爱的热拉尔多，我不能同意你的指责。它只能适用于庸俗之辈，与我和伊佐拉的极为特殊的情况相差千里。我既没有勾引也没有窝藏女奴，而是保护一位天使，帮助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免遭刽子手狂暴的荼毒。我的动机与被保护人的品德证明我的行为高尚，并且足以让我心安理得。”

“好吧，阿尔瓦洛，那就只能悉听尊便了。我的话已经说尽，无法让你改弦更张。我认为这样做是莽撞的，坦率地说，不仅莽撞，而且荒唐可笑，有辱你的人格。”

对于朋友的盲目情感，热拉尔多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快。在他看来，这种盲目情感让阿尔瓦洛失去了理智，干出了滑稽而又疯狂的事情。热拉尔多没有再为朋友出主意，帮助他寻找解救伊佐拉的办法，而是把事情说得难乎其难，竭力让朋友回心转意。假若可能，他乐意亲手把伊佐拉交给她的主人，使阿尔瓦洛摆脱可怕的念头，悬崖勒马，免坠身败名裂的深渊。

第十七章

屋里只剩下阿尔瓦洛一个人。他坐到桌子旁边，两肘支在桌面上，抱头沉思。

伊佐拉发现客厅里安静下来，知道已经没有外人，轻轻走了进去。

“阿尔瓦洛先生，”她小声说，“请原谅，……我来打扰你了，……你也许想独自……”

“不，我的伊佐拉，你从来没有打扰过我，恰恰相反，看到你我总是很高兴。”

“我看你很伤心！……好象还有别人来过这儿，吵吵嚷嚷的。他们惹你不高兴了吗，先生？……”

“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伊佐拉，是几个人来找热拉尔多博士。”

“那么，你为什么垂头丧气，郁郁不乐呢？”

“既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郁郁不乐，我的天使。我正在思考，怎样把你拉出奴隶的深渊、举到上天为你准备的所在。”

“啊，先生，不要为了一个不幸的女奴的爱情这样难过

吧，她不值得你这样极度焦虑。我的厄运无可救治，不要徒费心机了。”

“别这么说，伊佐拉。你低估了我对你的爱情！……”

“我不配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甜蜜的词儿。把你的爱情用到更值得爱的女人身上，忘掉可怜的女奴吧，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玷污了你的名声，甚至不应该得到你的怜悯……”

“别说了，伊佐拉……什么时候你才能忘记那个该诅咒的事件？……强迫你去参加舞会，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你有绰绰有余的理由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忘掉这些吧，我以我们之间的爱情请求你，伊佐拉。”

“我忘不掉呀，因为悔恨常常在我心中激起对那次过失的回忆。祸患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妇，时时搅乱我们的心境，给它蒙上一层厚厚的阴霾。我过去爱你，现在仍然爱你，并且越来越爱……请饶恕我，这种话出自一个女奴之口，实在太冒昧了。”

“说吧，伊佐拉，永远说下去：你爱我。我多么想永生永世从你双唇间听这句话呀。”

“这是名副其实的悲惨的爱情，女奴的爱情，既无欢笑又无希望的爱情。不过，有幸得到先生的爱，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慰藉！在我看来，先生爱我是抬举我，使我几乎忘记自己卑贱身份的现实。想到一旦真相暴露就要永远失去一生仅有的甜美的安慰，我不寒而栗。饶恕我吧，先生，饶恕一个不幸的女奴丧失了理智，冒昧地爱上了你。”

“伊佐拉，用不着顾虑重重，别说这些谦卑的话，它们不该出自你天使般的双唇。你爱我，我也爱你，因为我认为

你无愧于我的爱情。难道这还不够吗？……如果说在了解你的身世之前爱你是被罕见的魅力所征服，那么今天，看到在这魅力之外又加上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凄苦命运，我更爱你，更崇拜你。”

“你的爱情更让我痛不欲生！……既然连做你的奴隶的幸福都不能得到，既然不得不死在刽子手的手里，这爱情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呢？……”

“永远不会，伊佐拉！”阿尔瓦洛情绪激昂，大声喊叫，“我的财富，我的宁静，我的生命，为了把你从暴君的桎梏中解救出来，我将把这一切牺牲。如果地上的公理不肯帮助我实现这慷慨、高尚的事业，天上的正义也会通过我的手完成它。”

“啊，阿尔瓦洛先生！……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可怜的女奴牺牲自己，这对于她来说太过份了。丢开我，让命运去摆布吧。对我来说，此生能享有象先生这样亲切、高尚的绅士的爱情已经是不小的幸福了。在日后的苦难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我会感到振奋，得到安慰。但是，我不愿意看到先生仅仅为了爱一个女奴而玷污名声。”

“发发慈悲吧，伊佐拉，不要再用常常挂在嘴边的字来折磨我了。你是女奴！……不，你不是！从来不是！永远不会是！难道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暴戾能把上帝之手造出的人人尊重、个个敬仰的天使变成卑鄙的小人，打入奴隶的魔窟吗？不能，伊佐拉。我会把你捧到上天为你指定的崇高而又荣耀的地方。公正的上帝一定能帮助我，因为我所保护的是他的一位天使。”

舞会之夜以后，虽然阿尔瓦洛知道了伊佐拉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奴，但依然对她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就象对待名门望族的小姐一样。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所遵循的崇高的道德原则和心中高尚而又细腻的感情。在他看来，廉耻、无辜、才华、品德和厄运，不论在公主还是在女奴身上，都是值得尊敬的神圣事物。他的情感和这种情感的承受者本人一样纯真，从来没有——哪怕是一点点——想过利用心上人岌岌可危的处境亵渎她无瑕的贞洁。阿尔瓦洛从来没有任何过分的举动，也没有说过一句不检点的话让女奴脸上泛起羞怯的红晕；他的嘴唇从来没有——哪怕是轻轻地——吻过姑娘童贞的脸颊。经伊佐拉一再恳求，他才敢以“你”字相称，而且仅仅限于两人单独相处的场合。

现在，一直到现在，阿尔瓦洛说完最后几个字，心中充满甜蜜而热烈的激情，才头一次轻轻搂住伊佐拉，让她贴在自己胸前。

两人正沉浸在第一次拥抱的销魂荡魄的柔情之中，忽然一辆马车隆隆作响，驰到花园门前停住，随着一声粗野的吼叫“在家吗？”，两人才不得不分开。

这时候，阿尔瓦洛的马车夫进客厅通报，又有人来找他。

“啊，我的上帝！……今天怎么回事！……莫非又是那几个可恶的法院小听差？……”阿尔瓦洛稍加思考，对伊佐拉说：

“我的朋友，你还是小心一些，离开这儿为好。谁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让他们看到你不合适。”

“唉呀，我总是给你增添麻烦！”伊佐拉嗫嚅着退出客厅。

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英俊的青年。阿尔瓦洛看到，他穿着考究，举止故作斯文，虽然仪表堂堂，眉宇间却显露出鲁斯贝尔①那种难以言状的凶狠与奸诈，阴森森的目光令人厌恶而恐惧。

“这位肯定不是密探。”阿尔瓦洛暗自寻思。他指着一把椅子对刚刚进来的年轻人说，“请坐吧。请告诉我，找我——您的仆人——有什么事吗？”

“请原谅，”绅士用搜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客厅说，“我来这里不是想同阁下交谈，要找的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或者他的女儿。”

阿尔瓦洛打了个冷战。事情很明显，年轻绅士看上去不象密探，却是为追踪伊佐拉而来。为了核实心中的疑虑，阿尔瓦洛没有叫出房子的主人，而是想先试探试探对方的来意。

“不过，”他回答说，“我受这所房子的主人委托，处理他们的一切事务。阁下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谈。”

“好吧，先生，我毫无异议。此事光明磊落，无须隐瞒。我确信一个叫伊佐拉的在逃女奴藏在这里，前来抓捕……”

“我是这个女奴的保证人，请您和我交涉。”

“啊！……看来阁下就是阿尔瓦洛先生了！……”

---

①即撒旦或魔鬼，原来是天使，后来因堕落犯罪，被谪降人间，在世上又诱人犯罪。

“对，您的仆人。”

“很好，在这儿遇到您我非常高兴。也请您知道，我就是莱昂西奥，这个女奴的合法主人。”

莱昂西奥！……伊佐拉的主人！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象块千钧巨石，顿时把阿尔瓦洛压垮了。他惊慌失措，哑口无言，呆呆地盯着眼前那个面目阴森的人。只见他象撒旦一样心怀叵测，冷漠无情，摆开架式，准备掠走伊佐拉，把她拖进地狱。阿尔瓦洛额上冷汗涔涔，心中悲痛难忍。

“是他！……正是那刽子手！……唉，可怜的伊佐拉！……”他万念俱灰，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凄惨的呼号。

第十八章

看到莱昂西奥出人意料地来到累西腓，直奔女奴藏身之处，读者的焦虑未必亚于阿尔瓦洛。

现在，有必要交代一下事情的原委，免得您茫然不解，以为有奇迹作祟。

把分别写给阿尔瓦洛和马尔蒂纽的信寄出以后，莱昂西奥还是难以安下心来。致命的烦躁和令人发疯的嫉妒煎熬着他的灵魂。伊佐拉落到一个为之倾倒的漂亮而又富有的青年手中，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犹如癌症在咀嚼他的五脏六腑，使他坐卧不安，濒于绝望，同时又进一步扇起他对女奴疯狂的欲火。得到伊佐拉的消息以后他便立刻赶到了首都，准备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捉拿逃奴。头一天他发出了两封信，第二天上午邮船便起锚北上。当时，巴西沿海的航线刚刚开辟，航班与航班之间间隔时间很长，船速比今天也慢得多。莱昂西奥心急如焚，不能坐等两封信的结果。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靠素不相识的人去侦探，靠别人的善心好意，他放心不下。再说，阿尔瓦洛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未必有胆量与他的权势抗衡。嫉妒和报

复从来不喜欢靠外人的眼和手去执行它们的图谋。

“我必须亲自走一趟。”莱昂西奥决心下定，便找到早有交往的司法部长，请他开了一封介绍信——这等于一道命令——给伯南布哥州警察局局长，让他切实协助持信人查寻并抓获女奴。事先，莱昂西奥早已通过当地法庭控告米盖尔犯有偷窃罪和拐骗他人女奴罪，弄到了一张给外地司法当局的公文和拘捕证。穷凶极恶的酋长机关算尽，一心想彻底报仇雪恨。

两封信先于寄信人几小时到达累西腓。

刚刚上岸，莱昂西奥便找到警察局长，交上司法部长的介绍信，说明前来拜访的目的。

“我不得不告诉你，莱昂西奥先生，”警察局长回答说，“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前，有一个人受阁下委托前去逮捕这一女奴。刚才他回来报告说，事情有错，他承认所怀疑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阁下的逃奴。”

“是个叫马尔蒂纽的人吧，博士先生？”

“正是。”

“真的？……您说的可是真的，博士先生？”

“真的。陪他去的警官和两个警士还在门口。”

“这么说，我白白跑这一趟了！……哦，不可能，绝不可能。请相信我，博士先生，这里面定有蹊跷……据说，那个阿尔瓦洛先生非常富……”

“而那个马尔蒂纽是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无赖。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阁下是当事人，应当亲自去核实一下。”

“我正打算这么办，去亲眼检查检查。如果可能，马上就走。”

“悉听尊便。刚刚回来的警官和警士就在那儿，让他们带阁下去。如果认出是您的女奴，就马上逮捕。让他们为您带路，再合适不过了。”

“还需要请阁下在这张公文上签发‘遵照执行’。”莱昂西奥说着递过判处米盖尔有罪的公文，“大胆妄为、拐骗我的女奴的盗贼，必须加以惩处。”

局长爽快地答应了莱昂西奥的要求。由这支小小的卫队护送，年轻人立刻乘车到伊佐拉的住处。前面，我正好讲到他与阿尔瓦洛面对面的一场舌战。

阿尔瓦洛的处境不仅危急，而且可以说是已经绝望。他的对手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可以压倒他、侮辱他，并且夺走他的心上人。荒淫无度的主人行将从阿尔瓦洛双臂间抢出他心中的偶像。伊佐拉即使不死于莱昂西奥的狂暴，也要被他强行奸污。阿尔瓦洛别无他法，只能缄口无言，屈服于命运的打击，眼睁睁地看着伊佐拉带上镣铐，交给刽子手糟蹋。在众多的美女当中，唯有这个高尚、善良的天使般的人儿拨动了他的心弦，激起了最真切、最纯洁的情感。

荒谬而又惨无人道的制度！我们目睹的一切可悲事实，根源盖出于此！

荒淫无耻之徒，声色犬马之辈，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倚仗着法律、官府和权势，趾高气扬，威风凛凛，不论出于贪婪还是出于仇恨，可以把魔爪伸向猎物，随心所欲地享用她或者碾碎她；而心灵崇高、生性慷慨的男子汉在法律面前却

手无寸铁，被压服，被捆住手脚，蜷缩在那里，无法援救想要保护的无辜受害者！从这一荒谬绝伦的事件上，我们足以窥见，法律培养了陋习，肢解了美德。

在莱昂西奥面前，阿尔瓦洛象是囚犯面对着刽子手。厄运以其全部的重量压在他身上，不容他动弹一下。

莱昂西奥胸中燃烧着愤怒与嫉妒的火焰。凭借有利的处境，他要报仇雪恨。当然，不是以绅士的高尚，而是用恶言秽语污辱对方。

“我知道，”莱昂西奥说，——在前一章，我们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很久以来，阁下就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以永远无法证实的虚伪言词欺骗当局，扣押着这个女奴。现在，我亲自来索要她，来戳穿你的阴谋诡计。”

“不是阴谋诡计，先生。我保护过，今天依然直言不讳地保护一个女奴不受行将成为她的刽子手的主人的暴力欺凌。”

“哈哈！……现在我才明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借保护的名义从主人手中盗取奴隶，随便什么人都有权干涉他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奴隶。”

“阁下存心奚落我。我告诉你，本人既无心讥讽别人，也不想受人讥讽。我承认，象希望自己的幸福一样非常希望为这个女奴取得自由，为此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我曾向你建议出钱赎买，现在仍然愿意赎买。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为了这个女奴，我愿意给你大笔财产。请出个价钱吧……”

“即便你拿出世界上全部的黄金也买不到她，因为我不想卖。”

“这是野蛮的怪癖，狠毒……”

“就算是阁下所说的怪癖吧。只要不妨害他人的权利，难道我不能有自己的怪癖？……阁下不是也有把她占为己有的怪癖吗？……不同的是，你的怪癖妨害了我的权利，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原因所在。”

“我的怪癖高尚、善良，而你的怪癖，如果不说是卑劣，至少是暴虐。强迫这个女子继续为奴，阁下是在自己身上涂抹擦不掉的污迹，是在亵渎并侮辱你圣洁的母亲的坟墓。她生前悉心教养这个女奴，本打算给予她当之无愧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满足阁下的怪癖。老人在天之灵——她肯定已经升入天堂——会诅咒你，诅咒这个强迫有德行、有天资、有容貌的姑娘为奴的家伙。”

“够了，先生！……现在我才明白，一个女奴只因为漂亮、聪明就有权自由。我也希望阁下明白，如果说我的母亲养育这个姑娘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怪癖，那么更不是为了满足与她素不相识的阁下的怪癖。阿尔瓦洛先生，要是想找个有姿色的女奴当情妇的话，去找别的吧，买别的吧。对这一个，你可以死心了。”

“莱昂西奥先生，阁下肯定是忘记了在什么地方，同谁谈话，以为是在你自己的庄园训斥你的工头或奴隶。我警告你，必须改换改换口气。”

“够了，先生，让我们停止这无谓的争吵吧，我也不是来听阁下说教的。我只要你交出女奴，别无他求。请不要迫使我使用权力，强行带走她。”

阿尔瓦洛被这粗鲁、野蛮的挑衅气得发狂，失去了一切

谨慎和镇定。

他看到，要摆脱眼前的可怕处境，只有一条出路——杀死对方或者死在对方手里。在恼恨和绝望的唆使下，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揪住莱昂西奥的领子，用力摇晃。

“刽子手！”他怒火万丈，大声吼叫，“你的女奴就在那儿，可是在带走她之前，必须先清算你对我的污辱，听见了吗？……莫非你以为我也是你的奴隶吗？……”

“你疯了！”莱昂西奥胆怯了，“我国的法律不允许决斗。”

“法律对我有什么重要！……对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来说，荣誉高于一切法律。如果你出乎我的想象，不是个胆小鬼的话……”

“来人呀！他们要杀我……”莱昂西奥叫喊着从阿尔瓦洛手里挣脱出来，跑到门口。

“不要脸的东西！”阿尔瓦洛双臂在胸前交叉，面带愤怒与轻蔑的微笑，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这时候，听到客厅里吵闹，一边走进了伊佐拉和米盖尔，另一边走进了警官和警士。

原来，伊佐拉躲在里边侧耳细听。现在，她一切都明白了。

发现一切全完了，再也无法挽救，她跑了出来，以便阻止阿尔瓦洛为了她而冒失行事。

“我在这儿，主人！”伊佐拉站到主人面前，叉着手，仅仅说出了这么几个字。

“他们在这儿！就是他们！”莱昂西奥指着伊佐拉和米

盖尔对警察高声呼喊，“抓住，给我抓住他们！”

“你走吧，伊佐拉，走吧。”阿尔瓦洛来到女奴旁边，声音颤抖，有气无力地说，“别灰心，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相信上帝，相信我的爱情吧。”

一个小时以后，马尔蒂纽来到阿尔瓦洛家。这个厚颜无耻的东西心花怒放，满指望交差以后谈妥的那笔款项就能到手。

“十个康托！……啊！”他一边走一边想，“发了大财！现在可好啦，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再见了，课堂上破旧的板凳！……再见了，沾满油迹的课本！多少年来，我胡乱翻呀，看呀，毫无用处！……现在我要把你们统统扔到窗户外头！再也用不到你们喽！前途已定，我马上要变成资本家、银行家、骑士、男爵！让你们睁开眼睛看看，我马尔蒂纽的本领有多大！……”

马尔蒂纽的神思在高利贷的世界漫游，他那笔款项成倍增长，顷刻之间已经膨胀到一百倍。

“我亲爱的阿尔瓦洛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一切都按我们的设想安排停当了。从今以后，阁下可以平平安安地和标致的女奴一块儿生活，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阁下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值得赞扬。只有象阁下这样心胸博大、慷慨的人才会有此等壮举！让一个娇美可爱、才华出众的姑娘当奴隶，没有比这更伤天害理的事了！……这是写给小小的苏丹王那个低能儿的一封信。我略施小计，一定让他晕头转向。”

马尔蒂纽一边说一边打开信，开始念起来，阿尔瓦洛不

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够了，马尔蒂纽先生，”他气乎乎地说，“事情已经办妥了，用不着你代劳了。”

“办妥了？……怎么回事？……”

“女奴落到她主人手里了。”

“莱昂西奥！……不可能！”

“千真万确。要想知道详情，到警察那儿去问。”

“那……我的十个康托呢？……”

“看来，我不该给你了。”

马尔蒂纽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奔出阿尔瓦洛的住所，急不择路，象是滚下了台阶。

对于这个可怜虫的狼狈相，我不想浪费笔墨，留待读者去想象吧。

饿狗上了树影的当，丢掉嘴里叼着的肉，结果是鸡飞蛋打一场空。

第十九章

“喂，罗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个姑娘呀，又贪玩，又马虎，什么也不会做，生来就不是在客厅干活的人，该到厨房去。”

“喝！你算什么东西，还想教训我！……谁叫你闯到这儿来的？还是到马厩养马去吧，安德列！不该你管的事少插嘴！”

“住嘴，大笨蛋！”安德烈挪了挪几把椅子，“你呀，只会播弄是非。这些椅子不该放在这儿……你看，花瓶放在哪儿了！……镜子还没有擦！……真是又懒又笨！……伊佐拉在的时候，这里一切都整整齐齐，一进来就觉得心里舒坦。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也难怪，你不是干这类事的人。”

“好哇，提起她来了！”罗萨满肚子火气，“你要是想念伊佐拉在的时候，那好，去把她从施夹板刑的黑屋子里拉出来吧。我敢保证，她现在没有兴趣用鲜花布置牢房。”

“住嘴，罗萨！说不定你有一天也会去蹲牢房呢。”

“我才不会呢，我不逃跑。”

“那是因为没有人要你！就是魔鬼看中了你，你也会跟魔鬼私奔。伊佐拉太可怜了！长得招人喜欢，心眼又好，却遭到黑人厨娘一样的对待！难道你不可怜她吗，罗萨？”

“可怜？为什么？……谁叫她干那种事呢？”

“哎，罗萨，我情愿替她受一半的处罚，当然，得让我跟她在一块儿受。”

“这倒不难，安德烈，跟她学就行了，到伯南布哥州去出出风头，准能去跟伊佐拉作伴。”

“好主意！……要是能和她一块儿被捉住，我当初非逃跑不可！糟糕的是，伊佐拉就要永远离开我们了。这个宅院的人们不知道该多么想念她哩！……”

“离开？怎么回事？”

“你很快就会知道。”

“把她卖了？”

“怎么会卖呢！”

“送人啦？”

“不对。”

“释放啦？……”

“真能追根究底！……等着瞧吧，罗萨。别着急，说不定今天你一切都知道了。”

“装得挺神秘！……这么说，你知道的别人就不能知道？”

“没什么神秘不神秘的，罗萨。这是我的担心。这院子里快出大事了，注意着点。”

“哈哈！”罗萨一阵浪笑，“看你那神气，真象出了什

么事。”

“嘘，……别吱声，罗萨！……主人来了。”

从上面这段对话里，读者已经知道，我们又回到坎波斯镇莱昂西奥的庄园，并且就在故事开头伊佐拉唱她喜爱的歌曲的那间客厅里。

自从莱昂西奥到累西腓捉拿女奴，又是近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莱昂西奥和玛尔维娜已经重归于好，两人头一天刚从首都回到庄园。几个奴隶，包括罗萨和安德烈，正在客厅里忙碌，打扫地板，整理和擦拭家具。玛尔维娜不在期间，富丽堂皇的大厅一直锁着。它是无声的见证，了解这个家庭的一切秘密，冷漠无情地目睹过种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卑鄙无耻的行径。

那么，离开伯南布哥州以后伊佐拉和米盖尔的命运如何？莱昂西奥怎样处置了或打算怎样处置她？庄园主夫妇又是怎样和好的？

在接着讲下去之前，我们要把以上几个问题向读者交待清楚。

莱昂西奥把伊佐拉带回庄园以后，对她严加看管。这样做倒也不单单是为了惩罚她或者消仇解恨。他知道，伯南布哥州的年轻人狂热地爱着伊佐拉，很可能铤而走险。他亲耳听到阿尔瓦洛对她说的最后几个字：“相信上帝，相信我的爱情。我不会丢下你不管。”这分明是一种威胁，阿尔瓦洛这个冒失富翁极有可能通过暴力或者阴谋诡计把威胁付诸实施。莱昂西奥不仅把女奴投入监牢，严加防范，而且武装起全体家奴，从此他们象城堡的守军一样枕戈待旦，庄园的田

地几乎完全荒芜。

凶狠的庄园主血气方刚，不会放弃疯狂的爱情，对于战胜伊佐拉的冷淡也没有失去希望。

现在，驱使他一意孤行的不仅是爱情或者肉欲，还有魔鬼般凶恶的复仇心理。要占有她，享有她，哪怕是一天也好。亵渎、玷污之后，再把她扔给情敌："来吧，来购买你的情妇吧，现在我同意出让了，而且价格低廉。"

莱昂西奥发动了一场新攻势。先是许诺、引诱、表白，继而是斥责、威胁、虐待。之所以没有采取酷刑或者强制手段倒不是因为缺少必需的残忍，而是因为他知道，伊佐拉性格倔强，使用这类办法只能致她于死地，而伊佐拉的死既不能满足他的兽欲，也无助于他报仇雪恨。所以，他绞尽脑汁，另设计谋，企图一箭双雕，两仇俱报，既把他称之为"女奴的傲慢"的东西踩在脚下，又把阿尔瓦洛的慷慨着实嘲弄一番。

除此之外，莱昂西奥不得不同玛尔维娜重归于好，这并非出于名誉和道德方面的考虑，更不是为尽夫妻之谊，而是为了切身的利益，这一点读者很快就能了解。就这样，莱昂西奥前往首都，找到了玛尔维娜。

这个伪君子不仅品质恶劣，而且是制造谣言、耍弄阴谋、血口喷人的行家里手。他装着羞愧交加的样子，说后悔当初粗鲁地对待妻子，发誓用将来的行动抹掉妻子对他往日癫狂的记忆。他用天使般的真诚承认一度被伊佐拉的魅力所迷惑，但那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时过境迁，现在早已经忘得干干净净。

他还对可怜的伊佐拉百般诽谤，说她靠天仙一般的容貌，利用种种狡猾的手腕偷偷挑逗他，勾搭他，为的是换取恩惠，得到自由。玛尔维娜轻信了丈夫捏造的谎言，以为伊佐拉确实是受人勾引逃出庄园的。情夫早就看中了女奴，他们却蒙在鼓里。正是这个情夫给伊佐拉的父亲提供了赎身的钱财，碰壁之后又合谋把她劫走。到了累西腓，另一个古怪的年轻富翁坠入情网，把她从第一个情夫手里夺了过去。伊佐拉施展伎俩，装作一位自由的小姐，哄得年轻人神魂颠倒，准备和她结婚，甚至得知她是个女奴以后仍然不愿意放手，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为她赎身，并且出言不逊，丑态百出。莱昂西奥去累西腓正是为了从那个年轻人手里把伊佐拉抓回来。

玛尔维娜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妇，心慈耳软，殊不知莱昂西奥这番话不仅是为以往的过失开脱，而且替将来的不正当行为铺平道路。

玛尔维娜发现丈夫向伊佐拉求爱，作为受到屈辱的妻子，确实一度对女奴非常恼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怒气渐渐消退，若不是莱昂西奥前来造谣生事，血口喷人，或许已经完全平息。现在，对于伊佐拉，她并不憎恨，而是象对任何大胆放肆、行为不轨的女奴一样，疏远和厌恶之中夹杂着悯怜。

这一点，足以使莱昂西奥把妻子视为帮凶，让她参与惩罚和报复多灾多难的女奴的阴谋。玛尔维娜心肠好，绝不会同意严酷的处置，莱昂西奥心里明白。不过，表面看来，他的办法毫不野蛮，而实际上，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美貌和

高雅的女性来说，是心灵上的莫大污辱与蹂躏。

“那么，你打算怎样处理伊佐拉呢？”玛尔维娜问。

“给她释放证明，同时给她个丈夫。”

“为她找到合适的人了吗？”

“难道会找不到？……连院子都不用出。”

“莫非是哪个黑奴吗？莱昂西奥？……哦！……这不行。”

“要是我把男奴也释放了，有什么不好？物以类聚嘛。我倒是想到过安德烈，他早就对伊佐拉垂涎三尺。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想把她送给这个恶汉。我发现了一个比安德烈合适得多的人。”

“谁呀，莱昂西奥？”

“还能是谁？……贝尔索！”

“贝尔索？……”玛尔维娜笑得前仰后合，“你是在开玩笑！说实话，到底是谁？……”

“真的，是贝尔索。”

“你指望伊佐拉会愿意嫁给那个丑八怪吗？”

“要是不同意，她的处境更糟糕。我不给她自由，让她戴着镣铐在监牢里过一辈子。”

“哎呀！……这过于残忍了，莱昂西奥。不让她自由选择丈夫，给她自由又有什么用处？……莱昂西奥，给她自由吧，让她随意同什么人结婚吧。”

“她不会同任何人结婚，而是要马上飞到伯南布哥州，恬不知耻地躺到那个大胆妄为的花花公子怀里，嘲笑我……”

“那又有什么关系，莱昂西奥？”玛尔维娜带着某种怀疑的口气问。

“有什么关系？……”莱昂西奥有点局促不安，“还说有 什 么 关 系！……这等于问我还要不要脸。你知道那个蠢货怎样对我破口大骂！……怎样出口不逊，百般威胁，扬言一定要把伊佐拉从我手里夺走……要不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母亲生前的愿望，虽然这个女奴对我一无用处并且还要象对待公主一样侍候她，我决不会给她自由。放她为的是打掉那横行不法的无赖的傲气，报仇雪恨。”

“也好，莱昂西奥。不过，依我看，伊佐拉宁愿被活活烧死，也不肯嫁给贝尔索。”

“不用担心，我亲爱的，有办法让她回心转意。我计划已定，能使她心甘情愿地和贝尔索结婚。”

“如果她本人同意，我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了。”

确实，莱昂西奥早就设下圈套。他把米盖尔和伊佐拉一起从累西腓押回坎波斯以后，把老人也投入监牢，逼他赔偿伊佐拉出逃造成的一切花销和损失。可怜的米盖尔交出了剩余的全部钱财，还欠下一笔巨款。莱昂西奥是当地富户，与部长们有来往，在这一带颇有影响，所以当局对所有这些迫害听之任之。

莱昂西奥发现伊佐拉仍然执意不肯就范，改变了复仇的计划，亲自去找米盖尔。

“米盖尔先生，”他郑重其事地说，“虽然你们父女两人给我造成了损失，带来了麻烦，但我还是很可怜你们。我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结束你女儿造成的混乱、争吵和烦

恼，免得搅乱我家庭的平静和我生活的安宁。”

“我准备接受任何安排，”米盖尔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只要公正就行。”

“这办法再公正不过了。我想给你女儿自由，让她嫁给一个老实人。不过这需要你大力协助。”

“那么，请讲吧，我如何为您效劳。”

“我知道，和我所指定的人结婚，伊佐拉会感到嫌恶。看来，她听信了伯南布哥州那个混蛋的花言巧语，还在痴心妄想，疯狂地爱着那个阔少爷呢。”

“我想，她每当想到那个青年总是充满感激……”

“还感激呢！……你以为阔少爷真的看得上她？……人家只不过把她当作一双新鞋穿穿罢了。那是昏头胀脑的家伙一时心血来潮，阔佬们常常这样恶作剧。这封信就是明证，你看看……这个强盗竟然写信给我，好象我们之间素无嫌隙，以老朋友的口气通知我他已经结婚了！……这从哪里说起呢？……他结婚不结婚干我什么事！……这还不够，在信上还没皮没脸地请求说，不管什么时候处置伊佐拉，不要忘记通知他一声，因为他很想要伊佐拉作他夫人的贴身女奴！卑鄙无耻到何等地步！……”

“真的，先生？……阿尔瓦洛干出这种事，真难令人相信！”

“眼见为实嘛，你亲眼看看。不认识他的字体？……”

莱昂西奥说着把信递给米盖尔。信上的字体确实模仿得维妙维肖。

“毫无疑问，是他的字体。”米盖尔读完信，沉思了一

会儿，“世界上有些伤天害理的事，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残酷的教训，不能不吸取，对吧，米盖尔先生？……好啦，你把这封信收起来，给女儿看看。应该让她明白这一切，不要再对那个人抱什么希望，扫除头脑中的迷雾。也请你尽量劝说女儿同意这桩非常有利的婚事。我不光免去你欠下的全部债款，还要退还你赔偿我的所有钱财，让你在坎波斯这里开个店铺，在女儿和女婿的陪伴下安度晚年。”

“这个女婿到底是谁呀？阁下还没有说呢。”

“可不是嘛……你看，我忘记说了。是贝尔索，我的园丁，你认识吧？……”

“当然认识！……唉呀，先生！……你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个多么丑陋的人呀！……可怜的伊佐拉！……我非常怀疑她会同意。”

“如果心眼儿好，勤劳忠厚，相貌有多大关系？……”

“这倒也是。关键是她会不会同意。”

“我相信，经过你耐心规劝，她一定能同意。”

“我尽量做吧，不过希望不大。”

“如果不愿意，对她对你都更加不利：刚才说的全部作废，一切照旧。”莱昂西奥斩钉截铁地说。

米盖尔不是个坚韧不拔的刚强汉子。女儿一生为奴，永遭囚禁，加上眼前的贫穷和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这一切都是青面獠牙的幽灵，吓得他六神无主。在他看来，凶残的莱昂西奥为他摆脱穷困并让女儿获得自由而提出的代价并不过分高昂。他同意了主人的安排。

第二十章

罗萨和安德烈正在有说有笑地打扫客厅，与黑奴房舍毗连的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却是一番凄凉景象。伊佐拉坐在木墩上，一根铁链锁住她洁白细嫩的脚踝，铁链的另一端牢牢钉在墙上。

根据莱昂西奥的命令，米盖尔被带进来，把主人的计划一五一十告诉女儿，劝她同意主人提出的条件。这间肮脏的小牢房里，场面惨不忍睹。被厄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父女两人垂头丧气，脸色苍白，两个月后初次相见，谁也说不出一句问候的话，只是长时间抱头痛哭，用泪水倾诉各自难言的悲伤。

“是啊，孩子，只能忍下这口气，做出牺牲，这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生路。我是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才能进这间阴森森的牢房的，你在里边已经关了整整两个月了。当然，这样做对你的身心来说是惨痛的牺牲，不过比起他们想置你于死地的这种奴役生活要好受得多。”

“确实是这样，爸爸。刽子手让我在两种桎梏之间选择。只是我不知道其中哪一种更加可恨，更加无法忍受。我

长得漂亮，人们都这样说。我接受过富贵人家继承人似的教育，养成了女性强烈的自尊自爱。我是一个女奴，却让无数美丽的姑娘嫉妒得咬牙切齿。我具有无以伦比的相貌和心灵。而这一切为的什么呢，我的上帝？……为了奉献给一个獐头鼠目的白痴！……还能有比这更残忍，更刺心的嘲弄吗？……”

伊佐拉毫无血色的唇间爆发出一阵惨然大笑，笑声在阴暗的牢房里回荡，活象坟场里突然响起猫头鹰尖厉的叫声。

“事情并不象你遭受折磨的头脑想象的那样。时间力量无穷，只要有耐心，肯忍受，你就能习惯另一种生活，比这灾难重重的地狱无疑要轻松得多。如果说享受不到幸福，至少比现在平静、安宁。”

“对于我，爸爸，只有坟墓里才有安宁。在两种可供选择的刑罚之间，我还看到另一种东西，它在朝我微笑，给我以安慰。这是上帝为走投无路的人们留下的最后出路。”

“你说的自然就是逆来顺受了，对吧，孩子？……”

“啊，爸爸，如果不能逆来顺受的话，就只有一死……”

“住嘴，孩子！……不许胡说八道！我要你活下去，我需要你活下去。你忍心把年迈的父亲扔在世界上，孤苦零丁，无依无靠？没有你，这苦难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

“请原谅，我亲爱的、好心的爸爸。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想到死。我知道，为了爸爸，我应当活着，愿意活下去。可是难道为了这个我就该嫁给个丑八怪吗？……这嘲弄

和污辱太过分了！让他们最严厉地奴役我吧，让我穿上粗布衣服，打着赤脚，手拿镐头到田地里干活吧。惩罚我吧，一句话，象对待最下贱的女奴一样对待我吧！我只要求他们发发善心，别让我蒙受这奇耻大辱！……”

“贝尔索并不象你想的那么丑陋，况且时间和习惯也能让你们亲近起来。你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他还很年轻，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好起来。现在你一定认不出他来了，看上去已经不那么粗俗、龌龊，举止也不象当初那样委琐。振作起来吧，孩子。一旦走出这间凄凉的牢房，自由的空气就会使你恢复欢乐和安宁，即使和他们给你的丈夫在一起，也能幸福地生活……”

“幸福！”伊佐拉苦笑着叹息一声，“再不要和我谈起什么幸福了，爸爸。至少当初我不该有颗自由的心……没有爱过任何人该有多好！唉！……他不应当爱我，不应当！只要愿意收我当个女奴就足够了，而那个善良的天使却白白竭尽慷慨的努力，要把我拉出深渊。当他的女奴要比被迫与可怜虫结婚幸福得多！唉，我还该想到他吗？他，高尚而又富有的绅士，怎么还会惦记着不幸的女奴！……”

“说得对，孩子，再也不要想念那个人了。我劝你，我请求你，把那疯狂的爱情从头脑里清除干净吧。”

“为什么呢，爸爸？……我怎能对那个青年人忘恩负义呢？……”

“你不该再指望他，更不能指望他的爱情。”

“这是为什么？莫非他把我忘了？……”

“卑贱的地位不允许你爱慕如此高贵的人物，你们之间

隔着一条鸿沟。他对你的爱情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阔少爷逢场作戏。告诉你这件事，我难以张口，伊佐拉，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啊，爸爸，你在说些什么呀！你该知道，这番可怕的话使我多么难过！……你该让我相信，他爱过我，现在还爱着我，这至少是个安慰。欺骗一个可怜的女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本不想让你伤心，可是必须让你明白一切。那个年轻人……唉呀，孩子，你心里要作好准备，再承受一次残酷的打击。”

“那个年轻人怎么啦？”伊佐拉心烦意乱，浑身颤抖，“说呀，爸爸，莫非他死了？……”

“没有死，孩子，可是……他结婚了。”

“结婚了！……阿尔瓦洛结婚了！……哦，不，不可能！……是谁告诉你的，爸爸？……”

“他自己，伊佐拉。你看看这封信。”

伊佐拉哆哆嗦嗦地接过信，用两只痴呆的眼睛看了一遍。她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叹息，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半张着嘴，眼睛死死盯着地面，脸象死尸一般苍白，站在那里，很长时间一言不发，身体僵直，纹丝不动，仿佛是罗得的妻子回头观看火焰中被神诅咒的城市，突然变成了盐柱①。后来，又猛然扑到父亲怀里，泪水象涌泉一样流到老

①罗得的妻子变成盐柱的故事见《圣经·旧约全书》：约旦河谷地的古城所多玛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只有罗得及其女儿为天使所指点，得以逃出。罗得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话，回头观看，结果变成盐柱。

人身上。

大哭了一场，伊佐拉轻松了。她抬起头来，擦干眼泪，似乎恢复了镇静——冰冷的、不祥的、死人般的镇静。遭到这致命的打击以后，好象灵魂已经消逝，眼前的伊佐拉只剩下空虚的幻影。

“我已经死了，爸爸！……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让他们随意处置我吧……”

这是她在那个黑洞洞的小屋里说出的最后几个字，声音凄惨、微弱。

“走吧，孩子。”米盖尔吻了吻女儿的前额，“别这样灰心丧气。我觉得还有希望，你一定能生活得幸福。”

米盖尔心地善良，明白事理，但是性格懦弱，感情平庸，对巨大的激情一无所知。不可能理解他强加在女儿头上的牺牲的全部含义。对于幸福，他更多地考虑到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不懂得心灵的享受与追求。他真诚地指望女儿能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却看不到这类屈辱会糟蹋了女儿的灵魂，碾碎她的心。他想让女儿活下去，却看不到饱经痛苦磨难之后撮合的婚姻辱没了女儿，只能断送了她的情感。而结束生命，却能缩短她受苦的日子。

玛尔维娜正在客厅里等待着米盖尔和女儿商量的结果。罗萨和安德烈两人都叉着胳膊，站在一旁，听候女主人的吩咐。

看见伊佐拉的身影在门口出现，玛尔维娜一阵心酸。不久以前，就在这间客厅里，她亲眼看到年轻美貌的女奴光彩夺目，她那甜美悠扬的歌声仿佛还在客厅萦绕。而现在，眼

前的伊佐拉由米盖尔搀扶着，面目全非，脸色惨白，披头散发，步履艰难，象个行将入木的病人，或者从坟墓里唤出来的冤鬼。

尽管如此，不幸的女奴并未失去固有的娇美。她消瘦了，脸上的线条反而更鲜明，纯洁与庄重的神情也更动人。

黑黑的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混浊、哀伤的光芒，看上去象坟墓的拱顶上燃起了两支阴光惨惨的蜡烛。散乱的头发顺着肩头披落下来，起伏流溢，产生了奇异的效果，使人觉得仿佛是一尊因年深日久颜色褪尽的大理石雕像，上面垂下郁郁葱葱的常春藤。此时的伊佐拉为雕塑家们提供了远古时代尼俄柏①最理想的模特儿。

“伊佐拉成了这个样子！……啊，我的上帝！太可怜了！”玛尔维娜看到她，心里一阵难过，忍不住掉下两滴眼泪，几乎要去恳求丈夫宽恕那可怜的人儿。但是，想到莱昂西奥编造的伊佐拉存心不良、行为不轨的话，又尽量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这么说，伊佐拉，”玛尔维娜态度温和，“你已经决定了？……同意和我们指定的人结婚了？”

伊佐拉只是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没有回答。

“是，太太，”米盖尔替女儿说，“伊佐拉决定顺从您的愿望。”

“做得很对。她再也不能遭受残酷的折磨了。只要在家一天，我就不会坐视不问。过世的老夫人当年精心培养她，

①据古希腊神话，尼俄柏是第比斯王安菲翁的王后，七子七女全部被宙斯射死，因此整日哭泣。宙斯把她变成石像。

给她以最好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让她落到这步田地。伊佐拉，我不记恨你以往的过失，还希望你好，但不能容忍再做出类似的丑事。我们给你自由，同时给你个绝好的丈夫。”

“绝好的丈夫！……我的上帝！绝妙的嘲弄！”伊佐拉心中暗想。

“贝尔索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温顺、平和、勤劳，我想你会和他相处得很好的。为了获得自由，多大的牺牲也不算过分。对吧，伊佐拉？”

“当然啦，太太。”伊佐拉心里想，“既然你要这样，我只能驯服地听天由命。把我拉出暗牢，为的是打入地狱。”

“很好，伊佐拉，看来你是个听话、有头脑的姑娘。安德烈，去把贝尔索先生叫来。我想亲自告诉他，多年来的美梦终于要实现了。我相信，米盖尔先生对于我们的安排不会不满意。能脱离奴隶地位，同一个诚实的白人结婚，总是件好事，比起逃走、到处流浪来要强得多。伊佐拉，为了证明我多么希望你好，结婚的时候我愿意作你的教母。这次婚礼将要结束你的苦难，恢复这个宅院的欢乐。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欢乐了。”

说完，玛尔维娜打开桌子上的首饰盒，取出一条光彩熠熠的金项链，戴到伊佐拉的脖子上。

“收下吧，伊佐拉。”她说，“这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

“谢谢你，善良的太太。”伊佐拉说，心里却加上了一句：“刽子手套在囚犯脖子上的锁链。”

这时候，安德烈把贝尔索叫来了。

“我来了，太太。”贝尔索说，“叫卑贱的仆人有什么吩咐吗？”

“祝贺你，贝尔索先生。”玛尔维娜回答说。

“祝贺！……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马上你就能知道。我先告诉你，伊佐拉要自由了，剩下来的你来猜猜看。”

“她肯定要走了……啊！……是个不幸的消息！”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猜不到。伊佐拉决定和你结婚。”

“您在说什么呀，女主人！……请原谅，我不能相信。您在拿我开心。”

“我说的是实话。那不是，伊佐拉就在这儿，她不会让我撒谎的。准备结婚吧，贝尔索先生，越早越好，明天也行，就在这所宅院里。”

“啊！我的好太太！地上的圣人！”贝尔索呼喊着扑到玛尔维娜脚下，“让我吻吻您的脚……”

“站起来，贝尔索先生。你不应当感谢我，该感谢伊佐拉。”

贝尔索爬起来，跑过去匍匐到伊佐拉脚下。

“啊！我心上的公主！”他大声叫着紧紧抱住女奴的两条腿，因为热情奔放，用力过猛，几乎把虚弱的姑娘推倒在地。要是有谁看到这场丑剧而又不了解其凶残、痛苦的剧情，准会笑破肚皮的。

“伊佐拉！……怎么不看看我呀？脚下有你卑贱的奴隶

贝尔索！……看看他吧，看看你的崇拜者吧，从今天起，他比亲王还要幸福……把你的小手伸过来吧，我要吻个够……”

“我的上帝！他们在逼迫我演出多么令人作呕的丑剧呀！”伊佐拉嗫嚅着转过脸，把手丢给贝尔索。只见他把嘴贴在姑娘手上，激动得象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

“你看，真是个笨蛋！”安德烈对罗萨说，他们俩正在一旁观看这个悲喜剧场面，“你说，这不是拿蜜往驴嘴上抹吗？”

“我宁肯嫁给一条鳄鱼！”

“主人真会想鬼点子！谁能想到让美人鱼嫁给个呆子呢？”

“妒忌！……我看你倒是想当呆子！不然，为什么满脸怒气？活该！……现在，主人只能把你当嫁妆送给伊佐拉了！”

“我巴不得呢！……我敢打赌，伊佐拉绝不会心甘情愿和他结婚！……我再想想办法……既然呆子也能从针眼里钻过去……”

“滚开，傻东西！……你以为伊佐拉看得上你？……”

“别发火，我的罗萨。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拿你凑合凑合。不管怎么说，你长得也蛮漂亮……掉进网里就是鱼嘛。”

“混蛋！……别降低你的身价，随便找个什么人去安慰自己吧，我可不干。”

第二十一章

“莱昂西奥，”一天上午，玛尔维娜对丈夫说，“看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今天就把事情了结，好吗？”

“大概这是你第一百次向我提这个问题了，玛尔维娜。”莱昂西奥笑着说，“现在，我第一百次回答你：很快就能准备就绪。昨天我派心腹到坎波斯，请公证人来正式向伊佐拉递交释放文书，请神父来主持婚礼。他们马上就到，不会拖延。你看，我一条都没有忘记。让大家都准备好。你，玛尔维娜，打发人把小教堂收拾收拾。你好象比操办自己的婚礼还着急。”

玛尔维娜出去了，客厅里留下莱昂西奥和一个叫若热的人。读者对此人尚不了解。我们说他是位食客，实际上远不止于此。

食客种类很多，他们肤色不同，面目各异。眼前这位长得仪表堂堂，精明强干，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这些都是当一个好食客必不可少的条件。若热不靠吮吸一棵树的树汁生活，不在一棵树的树荫下乘凉，而是从这棵跳到那棵，不断地长途跋涉。这种做法再好不过了：一则能经常变换口

味，过得自在舒适，再者不致过分打扰朋友们，让他们感到厌烦。帕拉依巴河沿岸，从圣·若奥·达·巴拉到圣·费德利斯，所有的庄园主都是他的朋友，和他保持着交往。据他本人说，成千桩重要事务都靠他操办，所以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只要数不胜数的朋友当中有人请他去陪伴十天半月，他却能马上脱身前往。

莱昂西奥和玛尔维娜闹翻以后，在庄园里倍感寂寞，若热便成了他的座上客，陪他吃饭、玩牌、打猎、讲笑话和种种丑闻艳事，并且投其所好，吹捧他的荒诞举止和邪恶欲念，而莱昂西奥则真的以为找到了知音，把他当成心腹，向他披露内心深处的想法、恶毒的阴谋以及家庭的隐私。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莱昂西奥凶残、卑鄙的鬼蜮伎俩，让我们来听听这两个臭味相投的朋友之间的密谈吧。

“若热，我总算想出了一条万无一失的妙计，足以克服一切困难。我想，事情一定能干得滴水不漏。”

“毫无问题，请允许我预先庆贺你大获全胜，为天衣无缝的筹划喝采。”

“你再听我说几句，以便更好地领略其中的妙处。这桩婚事既满足了我妻子的愿望，又不让伊佐拉逃出我的手心。姑娘的父亲完全在我掌握之中，愚蠢的园丁和伊佐拉结婚以后，我会严加看管，然后……你清楚地知道，时间和韧性能降伏最暴烈的猛兽。同时，胆大包天的女奴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步我不得不走，因为只要伊佐拉还是我的奴隶，妻子就顽固地拒不同我和好。对于妻子的任性，我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可是……喂，朋友，这话只在我们两人之间说

说，我相信你守口如瓶。”

“说吧，不用担心，对于朋友的秘密，我的心象一座坟墓。”

“好，刚才我说到……对妻子的任性和赌气，我本来不会放在心上，可是，我的各项企业无人管理，杂乱无章，情况非常糟糕。由于各种原因——无须解释你也明白——，我的财产面临彻底完蛋的危险，不靠别人帮助，很难保住。现在，只有岳父还能以现金或债权支撑我摇摇欲坠的财产大厦。”

“确实是一条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的妙计。噢，你的岳父！……我认识。他资金雄厚，是里约热内卢屈指可数的富户之一，非常钟爱女儿，自然也就不会坐视女婿破产。”

“这一点我完全有把握。不仅如此，若热，听我接着说。我的对手，就是累西腓那个什么阿尔瓦洛先生，看中了我的伊佐拉，竟然不顾脸面，勾引她，把她藏匿起来，还当众保护她。那个为他人女奴争自由的头号英雄曾扬言不惜冒任何风险，要从我手里夺走伊佐拉。我这样做，就能使他的痴心妄想彻底落空。你看，若热，这桩普普通通的婚事包含着多少利益和好处！”

“好一条妙计，莱昂西奥！”若热赞不绝口，“你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如果投身政界，我敢保证，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功成名就的国务活动家。哈哈，那位新型的唐·吉诃德，看到别人的女奴漂亮就为之争自由的斗士，将来只有向风车开战了。倘若他还不死心，继续进行滑稽的冒

险，那么我们可以拿他大失所望的窘态嘲笑一番。”

“估计他不会愚蠢到这般地步。可是，如果他真的来这儿，我们非好好戏弄他不可。”

“先生，”安德烈走进客厅说，“几位骑马的绅士在门口求见。”

“好，知道了。”莱昂西奥说，“是他们，我差人叫来的：神父、公证人，……很好，现在一切都齐全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安德烈，请他们下马，进来。”

安德烈一出去，莱昂西奥摇了摇铃，罗萨应声走进来。

“罗萨，”他吩咐道，“去把玛尔维娜太太叫来，还有伊佐拉、米盖尔先生和贝尔索。他们大概准备停当了，要他们全都到这里来。”

“我已经忍耐不住了，急于想看到这场闹剧的结尾。”莱昂西奥对朋友说，“不过戏要演得排场、庄重，显出我非常乐于满足玛尔维娜的奇怪的想法，好让她轻信我。可是，——这话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这桩婚事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伊佐拉从心底里讨厌那个粪土不如的白痴，他充其量当个名义上的丈夫，而我却要等待时机。估计我的计划能收到预期效果。”

“这样独具匠心的计划，我毫不怀疑，一定能实现。”

若热的话刚刚说完，客厅门口出现了一位英俊的年轻绅士，身着讲究的旅行服装，后面有三、四个人跟随。莱昂西奥正要前去迎接，却又突然停住了。

“哦！……他们不是我等的人！”他喃喃自语，“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是阿尔瓦洛！……”

“莱昂西奥先生！”倒是来访的绅士先开口问候了。

“阿尔瓦洛先生。”莱昂西奥回答说，“我想……光临敝舍的大概是阿尔瓦洛先生吧。”

“正是，先生，您的仆人。”

“啊！非常荣幸……我没有想到……请坐……看来，是想到我们南方各省来转转吧！……”

莱昂西奥寒暄着，竭力摆脱阿尔瓦洛在这关键时刻突然出现引起的慌乱。

就在这个时候，玛尔维娜、伊佐拉、米盖尔和贝尔索从后门走进客厅，他们都按照举行婚礼的要求穿戴停当了。

“我的上帝！……我看到了什么呀！……”伊佐拉摇晃着米盖尔的胳膊低声说，“莫非我看错了？……不会！……是他！”

“真的是他！……上帝！……这怎么可能？”

“啊！”伊佐拉惊叫了一声。这宛如叹息的惊叫意味着卸下了压在心头的重重愁绪。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张仿佛被痛苦折磨得注定永世象大理石一样惨白的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正当生命行将埋葬在苍茫的暮色里的时刻，这希望的朝霞却把头一束光辉怯生生地投向她的面颊。

“没有想到今天有幸在家里欢迎您。”莱昂西奥渐渐镇静下来，恢复了趾高气扬的神气，“不过，请允许我祝贺我自己，也祝贺先生。您来得太巧了，好象是上帝的安排，天赐的吉兆。”

“当真?!……我很高兴……阁下能否赐予说明，为什么呢？……”

"非常乐于从命。您在伯南布哥州不遗余力保护的女奴今天要获得释放，并将同一位好心人成亲。阁下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亲眼目睹您对女奴的慈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阁下愿意参加婚礼，为庄严的仪式增色，我会感到非常宽慰。"

"由谁来释放她呢？"阿尔瓦洛勉强一笑。

"我是她的合法主人，除了我还能是谁？"莱昂西奥态度傲慢，语气坚定。

"那么，我现在向你宣告，你无权这样做。"阿尔瓦洛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个女奴不属于你所有了。"

"不属于我！……"莱昂西奥跳起来大声吼叫，"先生是神经错乱还是在开玩笑？……"

"既不是神经错乱也不是开玩笑。"阿尔瓦洛平心静气地回答，"我重复一遍，这个女奴不属于你所有了。"

"谁胆敢剥夺我对她的权力？"

"你的债主们，先生。"阿尔瓦洛仍然口气坚决、态度冷静，"这座庄园，连同所有奴隶，这所房子，还有一切豪华的家具，包括餐具在内，没有一件属于你所有了。从今天起，先生无权动一动这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请看，"说着拿出一摞文书，"你的全部财富都在我手里。你的债务大大超过了你的家产。你已经彻底破产，无可救药。财产的处理办法马上通知你。"

阿尔瓦洛把手一招，陪他同来的书记官把没收和处理财产的判决书交给了莱昂西奥。他用颤抖着的手夺过那张纸，飞快地看了一遍，两眼冒着愤怒的火花，嘶叫起来：

"岂有此理！……这种事怎能处理得这样武断、仓促？

难道不能缓期执行，让我用别的办法挽回面子、收回财产？……”

“债主们对你一再迁就，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你还应当知道，今天，我是你最主要的债权人，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你的全部债券几乎都归我所有，在我手中，而我无意同你进行什么交易，也绝不允许拖延。交出财产清单，这才是你应当做的。任何借口和遁词都是枉费心机。”

“混帐！”莱昂西奥又揪头发又跺脚，声嘶力竭地叫喊。

“上帝！……我的上帝！……大难临头了！……多可耻啊！……”玛尔维娜抽噎着，呼叫着。

第二十二章

上一章我们说到，两个年青人在客厅里面面相对，一个象雄狮制服了对手，威风凛凛；另一个象斗败了的凶残的老虎，在强敌的铁爪下无可奈何地狺狺哀鸣。现在，我们暂时打断他们的谈话，离开客厅，以便向读者交待清楚，什么原因使阿尔瓦洛突然在莱昂西奥家里露面，把他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残忍阴谋打得灰飞烟灭。

伊佐拉被夺走以后，阿尔瓦洛垂头丧气，苦不堪言。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上的人儿被人夺去，又遭到蛮横的奴隶主的嘲笑和污辱，他绝望到了极点。热拉尔多博士得知朋友的高尚心灵遭到命运的沉重打击，马上前来照顾、开导。多亏了热心而又聪明的朋友，阿尔瓦洛才忍住悲伤，镇静下来。在朋友的劝说下，他甚至已经相信，在当前的困境中，最好的选择是设法忘却伊佐拉。

“如果你要为伊佐拉的自由费力，”朋友对他说，“那只能是百分之百的疯狂。除了陷入新的困境、遭到耻笑、蒙受屈辱之外，不会有别的下场。你已经两次大失所望，头一次在舞会上，而这第二次更加悲惨，更加丢脸。为了从合法

主人手里夺取一个女奴，你几乎坐到警察局的被告席上。我敢保证，如果不悬崖勒马，以后的失望将越来越糟。你将从一个深渊滚到另一个深渊，一直到彻底毁灭。”

阿尔瓦洛听从了热拉尔多的苦苦劝告，想横下一条心，舍弃爱情，抛开对伊佐拉的一切慈善愿望。但是，他欲罢不能。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和自己的感情搏斗，但屡试屡踬，觉得力不从心，明白了与万能的命运较量是不明智的举动。在心事重重的日子里，他也曾在上层社会轻佻的消遣当中寻求欢乐，企图从记忆里抹掉女奴的形象。然而，她总是萦绕在阿尔瓦洛的脑际，有时象在舞会之夜那样，温柔、美丽、妩媚、光彩照人；有时又面色苍白，让厄运压得无精打采，两个手腕被紧紧铐住，两只眼睛盯着他哀告：

“来吧，不要抛弃我，只有你能为我打碎镣铐。”

最后，阿尔瓦洛终于坚定不疑地相信，他的命运和迷人的不幸女奴相连是苍天的旨意，上帝挑选他来执行一项崇高、慷慨的使命：把伊佐拉救出奴隶的火坑，给她以和其容貌、品德与才智相匹配的社会地位。

他决定不顾一切后果，继续进行慷慨的努力。这与其说是由于上天启示的驱使，倒不如说是出自盲目的狂热。

阿尔瓦洛启程前往里约热内卢。他只是去碰碰运气，既没有现成的计划，又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仅仅恍恍惚惚地觉得，上天能赐予他机会和手段。他打算首先在邻近莱昂西奥的地方住下来搜集情况，了解一下是否有什么办法迫使他释放伊佐拉。

在首都登岸之后，阿尔瓦洛准备继续前行，到坎波斯

去。不过，在前往目的地之前想在商界打听打听莱昂西奥的情况。

“噢，我太认识那个家伙了。”阿尔瓦洛问到的头一个商人爽快地说，“那个年轻人破产了，完全破产了。如果阁下也是他的债主，那就请把胡子沾湿吧，因为别的债主都急得胡子着火了。他产业的净值按比例分，还不够偿还每个债主百分之五十的欠款呢。”

听了这番话，阿尔瓦洛象个在风狂雨骤的夜里迷了路的行人，正在狼狈不堪的当儿，突然亮起一道闪电，发现眼前有家开门迎客的旅店。

“莫非阁下也是那个庄园主的债主吗？”阿尔瓦洛问道。

“十分不幸，并且是最主要的一个……”

“请问，那个莱昂西奥的财产总共有多少？”

“不仅一无所有，正如我刚才说的，他的债务或许超过他全部财产的两倍。”

“那么，他的债务大概有多少？”

“估计在四百多到五百康托左右，而他坎波斯的庄园，包括奴隶和所有动产在内，价值也许超不过二百。我们给了他一切可能的照顾，延期偿还也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义务继续让步，决定依法执行。”

“其他债权人都是谁呢？阁下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商人说完，把其他债主的姓名和住址统统告诉了阿尔瓦洛。

确实，莱昂西奥的家业早在他父亲晚年就已经日见衰败。老骑士荒淫无度，穷奢极欲不减当年，几乎总是住在首

都，挥霍了不小一笔财产。由于管理不善，庄园不仅大大减产，而且奴隶们死的死，逃的逃，数目逐渐减少，而骑士父子又购买新的奴隶及时补充，更加重了债务负担。

骑士死后，事情更是每况愈下。我们已经了解莱昂西奥的为人和所受的教育。经营偌大一个庄园，管理农业生产，他是再糟糕不过的人选了。

声色犬马、荒诞不经的生活，后来又鬼迷心窍，疯狂地看中了伊佐拉，使莱昂西奥完全丧失了头脑，大量耗费钱财，毫不计算。女奴出逃以后，他差人到全国各地寻找，不能不支付令人咋舌的花销。这样，他自掘了破产的坟墓。在很短时间里，年轻的庄园主就一文不名，无力偿还任何债务，而他的债主的钱包里却装着无数到期的债券。当债主们明白过来，想宣布他破产、没收其产业的时候，却发现连所欠债款的一半也难以收回。于是，他们急不可耐地打算通过法律手续征收财产，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阿尔瓦洛和莱昂西奥的债主们协商，提出以半价买下他们的全部债券。为了防止这种作法引起对他本人的反感，阿尔瓦洛特别向他们说明，他绝对无意欺凌或者污辱不幸的庄园主，恰恰相反，是要保护他不受法律的严厉制裁而脸面丢尽，落个可悲的下场。对于咎由自取的莱昂西奥，阿尔瓦洛憎恨、轻蔑，但的确不想利用偶然到手的机会进行过分的报复。阿尔瓦洛的财富比对手多十倍，假如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他本来会非常乐于心平气和地达成一项协议，送给庄园主一笔与其全部财产相等的款项，以换取伊佐拉的自由。

现在，命运把肆虐、卑鄙而趾高气扬的对手的全部财产

放到阿尔瓦洛手里，慷慨的年轻绅士并不因此而想看到他陷入绝境。

债主们一刻也没有犹豫便接受了阿尔瓦洛的建议。既然按比例瓜分莱昂西奥的家产也毫无希望收回债券的二分之一以上，他们当然愿意不费吹灰之力马上拿到相当于债券一半的现金，了结这场债务纠纷，省得奔波劳顿，到当地去没收奴隶和家产，花费钱财、拖延时日。

阿尔瓦洛持有了莱昂西奥的所有债券，或者说，占有了他的全部家产，便带上各种文书、证件，由两名警官陪同，赶到坎波斯，来到莱昂西奥的庄园，当面通知他有关破产的判决。

“混帐！”莱昂西奥从阿尔瓦洛嘴里听到全部财产已被查封，气急败坏，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嘶叫。这猛烈的一棒打得他头昏脑胀，几乎发了疯，拔脚就往门外跑。

“再等一等，先生。”阿尔瓦洛拉住他的胳膊，“刚才我们谈到的女奴，你打算怎么处理？”

“释放！我已经说过了。”莱昂西奥没好气地说。

“还有一件事。好象你刚才也对我说过，要让她结婚。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下，征得她本人同意了吗？”

“啊，没有！没有！……是被迫的，先生！”伊佐拉坚决地呼减。

“的确是这样，阿尔瓦洛先生，”米盖尔插嘴说，“可以说，她是被迫同意的。莱昂西奥先生以给她自由为条件，强迫她同那个可怜的男人成亲，你看，他就在这儿。”

“那个人?!”阿尔瓦洛一看米盖尔指着的那个猥琐不

堪的侏儒，又惊愕、又气愤。

“是这样，先生。”米盖尔接着说，“如果她不同意这桩婚事，就要一辈子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黑屋子里，脚锁在一根粗粗的铁链上，从离开累西腓来到这里，她一直是那样生活的……”

“刽子手！”阿尔瓦洛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神圣的正义之手总算按到你的头上，来清算你骇人听闻的暴行！”

“太丢人了！……羞耻啊，我的上帝！”玛尔维娜伏在桌子上，双手捂着脸叫起来。

“可怜的伊佐拉！”阿尔瓦洛朝女奴张开双臂，满怀激情地说，“过来吧，……我早就暗暗以自己的名誉发誓，一定替你解除压迫和屈辱的枷锁，为你报仇雪恨，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天使的纯洁，看到了殉教者崇高的容忍。这是上天赋予我的神圣使命，今天，得以顺利、圆满地完成。上帝终于通过我的手惩罚了刽子手，使你久经磨难的清白和美德得以伸张。”

“不要夸口，先生！”莱昂西奥气得跺足捶胸，“这是卑鄙无耻、鼠窃狗偷、奸诈……”

“伊佐拉！”阿尔瓦洛接着说，口气依然坚定、深沉，“如果说不久以前这个刽子手还掌握着你的自由和生命，只有你同那个丑陋蹩脚的东西结婚他才肯给予，那么，现在你掌握着他的全部家产。对，正是这样。我掌握了他的家产，交到你的手中。伊佐拉，今天你是主人，他成了奴隶。假如他不想以乞讨为生，只能求助于我们的慷慨。”

“先生！”伊佐拉喊着跑过去扑到阿尔瓦洛脚下，“啊，对我这个不幸的女奴，你多么善良和慷慨！……我跪在这里请求你，以同样的慷慨，饶恕他们吧……”

“请站起来，慷慨而又崇高的女性！”阿尔瓦洛伸手去扶她，“站起来吧，伊佐拉。你不该扑在我的脚下，而应当偎在我的怀里，紧紧贴着我的心。不管世人有多少偏见，能作为丈夫把手伸给你，我就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先生，”莱昂西奥大声嘶叫，嘴上泡沫飞溅，眼里冒出疯狂的火花，“你占有了我的一切，可以尽情报复，但是，我发誓，你永远不能高兴地看到我乞求你的慷慨。”

他一面说，一面怒气冲冲地走进与客厅毗邻的房间。

“莱昂西奥！莱昂西奥！……到哪儿去？”玛尔维娜喊着慌忙追过去。可是，刚刚跑到门口，就听见轰然一声枪响。

“啊！……”玛尔维娜摔倒在地上。

莱昂西奥用手枪打碎了脑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女奴伊佐拉
作者＝（巴西）贝纳多·吉马良斯著范维信译
页数＝１８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１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１月第１版